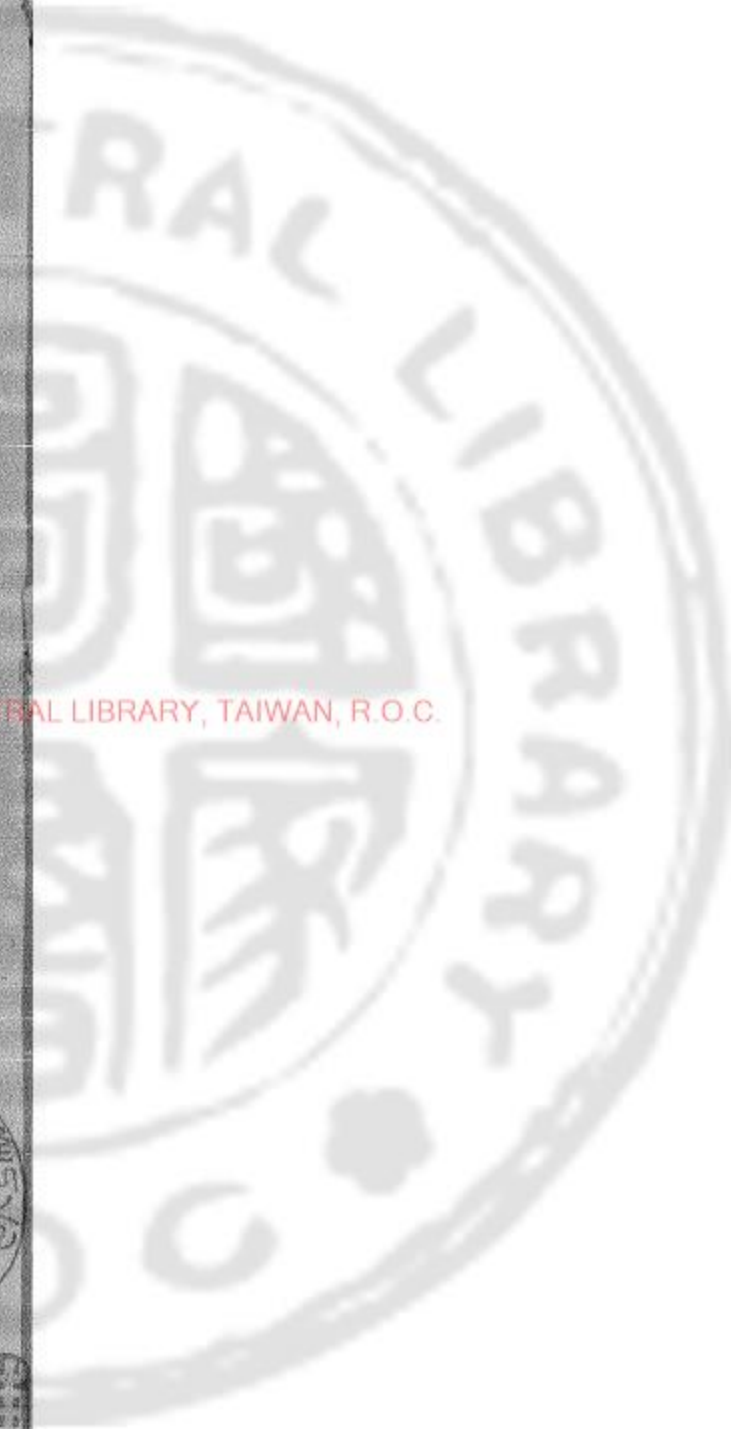




天地之相感而文生為氣神周流物象變化而不可窮
 已者亦由文章之出乎人者矣故夫以高下厚薄夷險
 肥磽荒易之地以通乎風雨雷霆霜露之用摩蕩聚散
 消息起伏各因其所在而發為千態萬狀之迹其可涯
 我是故必有聰明特達之材而充其周普融攝之識觀
 乎天人古今之變以達其浩博精要之理而後足以為
 文也嗟乎解矣彼局促于咕嚕之間每不足以得之而
 妙契心要于形骸之外者庶幾言之而無礙執之而無
 方以縱橫出入于當特者乎南昌訢公早有得于其宗
 精神所及六藝百家殆不足夸也故其說法之餘肆筆
 為文莫之能禦以予所知自其先師北磻簡公物物現
 公梅機熙公相繼垂大道場開示其法然皆有別集汪



洋紆餘辯博環異則訢公之所為有自來矣我
文皇建大利于潛印之舊處特起訢公居之天縱神明
度越前代取一士而表異之冠乎東南之叢林其遇合
之故尊禮之意豈凡庸所得窺其萬一訢公于是吸江
海于硯席肆風雲于筆端一聖十年在四方來者之求
則一代人物之交見乎篇章蘭竹者殆無虛日豈尋常
根器之所能哉予與訢公相知二十年天曆至順間一
再邂逅京師殊未暇及茲事歸卧山中五六載方外之
士相遭于淡泊時得見其一二已不勝其驚喜高上人
久從公游不鄙予之衰朽而來過焉乃得所為蒲室
集者數巨帙惜予有子夏丘明之疾危亞虛室使善讀
書者琅然誦之如洞庭之野裛樂並作鏗宏軒昂蛟龍

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于名教節義則感厉奮激
老于文季者不能過也何其快我何其快我豈期寂寥
遲暮之餘而有此獲也故題其編末而歸之至元四年
歲在戊寅四月八日蜀郡虞集叙

蒲室集自錄

第一卷

古辭

倚蘭辭

思親辭

山雲辭

風篁別

宋孝子詩

古詩四言

高門一首贈嶽柱公

客去一首送妻所性歸江西

瞻雲亭詩



畫蘭

泉石為劉君安賦

古詩五言

期石室不至

心遠堂為吳江張清夫賦

陶隱居像

題程仲華西行集

送暉東陽往江西省佛智師

送楊子誠臺郎

送江希顏兼呈佛智師

追和洪景廬內翰題龍臺寺詩

次韻王伯循御史見贈

贈曹伯珪

梁楷田樂圖

賦得露盤送邵本初侍親之括蒼

次韻廉公秀御史送覲志能臺郎赴都

送覲志能臺郎赴都得勸字

次韻石室贈琦上人

顏暉損

子昂竹石

武仁夫蘭

萬空

送欽上人

送吳希賢提卒

琴書自樂詩

怡如堂為劉彬之賦

題畫

感興二首

索士巖都事赴湖東食憲以疾不能送作詩

寄別

第二卷

古詩 七言

月氏王頭飲器歌

曹娥江讀碑圖

太白硯瀑布圖

駿馬圖

宿牛頭菴

初發金陵夜泊龍灣寄茅山道士李方外

趙魏公松石梵僧圖

嶽柱畱守捕蝗詩

商德符畫為雲門若季蘅題

會曹伯珪

送張清夫

顏暉耕牧漁樵圖

次張夢臣侍御游鍾山五十韻

曹伯珪築室曰桂齋戲作俳諧體

送許典史

贈醫者夏仁齋

寄隆祥使司張 司丞

湯氏義門詩

蘭蕙同芳因為送彦常賦

第三卷

律詩 五言

送趙公子去疾侍平章魯國公歸蜀

次張夢臣侍御游鐘山五十韻

遂懷送現空海歸臨川七十韻

送宋誠夫侍郎福建注選歸 朝

送何彥敬赴山東憲幕

送暉昧谷歸蜀

完者萬總管瑞麥詩

第四卷

律詩 五言

送劉文美知事赴燕南

佛智師歸仰山

送張用鼎遊燕南

寄皇甫州判三首

次韻甯宣尉

送別二首

趙大年小景

送秦元之叅議赴大禧宗禋院二首

送人奔父喪

寄趙伯寧中丞

答張雪峯司農二首

庚午秋過淮安

過淮河口

送薩天錫照磨赴燕南憲幕

送簡上人

蘭蕙同芳圖為馬元博賦

挽陳如心縣尹

次韻答楊執中二首

次韻奉答吳可堂左丞致政寓九江見貽

送睢陽王德明辟內御史府掾

第五卷

律詩七言

萬歲山

黃河阻風

高彥敬尚書墨竹

送郭幹卿李士赴奎章閣次韻趙魯公二首

次韻王繼李侍御金陵雜詠十首

新到建業二首

龍翔寺

君子堂

東窻看山

忠勤樓

重登忠勤樓

獨坐君子堂

賞心亭

潛宮

為餘姚同知 賦林泉

次韻馬昂夫總管飲仙橋詩

贈王吉甫提本

次韻吳間間宗師贈茅山徐真人

次韻薩天錫賦三益堂芙蓉

次韻王伯循僉事將上江東留別

謝張雪峯司農惠西域珍果二首

次韻張夢臣侍御 太子千秋日燕龍翔寺

李遵道墨竹二首

王元戴御史為沈禹錫畫洞庭圖

送太禧宗禋院照磨觀志能監造 御麩還

朝

謝郭道淵以詩慶住新寺

次韻答曹德昭臺郎

次韻曹德昭答呂仲實僉憲三首

仲實復和見貽勉答二首

和張夢臣侍御題東林李高士西疇詩卷二首

送張可道管勾赴西臺

雪窻蘭

送趙仲德歸國李受業兼呈其父宗吉待制

送筮子敬赴蒼梧尹

送韓九成臺郎赴中臺

送趙子威臺郎還都

送楊文本赴江浙省宣使

柯敬仲墨竹二首

敬仲作枯木竹石寄樵隱御史命題其上

子昂竹石

眉壽堂為趙子威照磨賦

次韻馮東麓侍御遊鐘山

東麓侍御赴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第六卷

絕句五言

米元暉江山秋晚圖二首

松雪翁墨蘭

畫牛

溪山小景

口號四首為海樵公送別

絕句七言

次韻馬虛中道士送熊以善之金陵四首

次韻答石室元晦五首

贈日者沈愛山

次韻答熊以善秀才

風雨歸舟圖

古廟折碑圖

贈顧可和二首

虞伯生季士以五絕贈一上人蒙見及一公將

歸蜀謁趙魯公次韻

墨梅為馮仲碩賦

李息齋墨竹

雪窓蘭

舟至通州夜雨大作

次韻送廖天与

魚樂園

畫馬

湘水行春圖

淵明歸去圖

百鴈圖

孤嶼圖

梅雪齋為遂彥常賦

李遵道墨竹

次韻答失蠻彥脩御史五首

贈了空羽士

秋夜宿瓜洲江風山月樓

寄西山李處士

宿雪峯菴

游仙

濟法師清鏡閣

次韻馮侍御留題鐘山八功德水

東麓侍御赴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竹石因為喜近仁臺卽賦

聯句

秋夜同太原張蕭仲奉永嘉李孝光季和龍翔寺聯句

第七卷

序

道法師實錄序

天禧嵩講主刊施五十三佛名經序

送瑞少曇歸江西序

蘄州廬山接待菴序

道場寺雲峯閣詩序

悼中天竺布衲雍公偈序

送方上人序

楊雲巖居士作蔣山僧堂偈序

王氏孝感瑞華園詩

送張子安御史序

王可毅尚書還朝序

梅孝子序

送臺醫馮善甫序

第八卷

序

奉勅重看百丈山大智菴照弘宗妙行禪師

禪林清規九章序

祝聖章

報本章

報國恩章

尊祖章

住持章

兩序章

大衆章

節臘章

法器章

曹文貞公續集序

送常道夫游武夷詩序

送周君崇判官序

送高德潤滯義具序

送姪陳九萬道士序

楊氏鏡中序

月上人周易解序

第九卷

記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路淨慈寺歲閱藏

經記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路高麗惠因寺歲

閱藏經記

吳具封山資敬寺記代佛智師作

杭州路金剛顯教院記代趙魏公

松江府龍門寺記

龍具路靖安縣毘盧院記

龍具路奉新縣寶雲寺記

吳江州水月院記

龍具路南昌縣印土寺記

寧國路宣城縣玳瑁山法雲禪寺記

第十卷

記

王可毅尚書歷任記

集慶路江寧縣崇因寺記

潮州南山寺記

集慶路鹿苑寺記

龍具路新建縣雙峯寺記

集慶路溧水州明菴寺記

嘉定州南翔寺歲閱藏經記

集慶路觀音堂碑陰記

婺州永康縣光惠寺記

第十一卷

碑銘

荊門州玉泉山景德禪寺碑銘有序

龍具路靖安縣斐林太中禪寺碑銘有序

吳江長橋銘有序

揚州天寧寺新作石塔銘有序

集慶路真如院碑銘有序

饒州路樂平州天童山童領禪寺碑銘有序
池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碑銘有序

第十二卷

塔銘

永嘉江心寺一山萬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
金華智者寺雲屋閑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代趙魏公作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臨川資壽寺明公和尚塔銘
豫章般若寺絕李誠禪師塔銘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第十三卷

說

冲默字說
開通叟字說
繼齋說
靜隱字說
江山小隱說

題跋

恭題

文宗皇帝御畫萬歲山圖

題左明德刊施金剛經後
題曾師祖北磻禪師方中字說後
題晏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題高氏守拙詩後

題東坡与程正輔手簡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題東坡手帖

題松雪翁書千文後

題殷濟川畫

題思聰遺墨

第十四卷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

題三教圖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書金陵十詩後

題安國寺記後

書瞻雲亭詩後

書題商德符山水圖詩後

題凝翠樓詩卷後

題山谷詩後

題米元章書後

題斗極杓公遺訓後

題王荆公尋僧圖

書印土寺記後

題東林寺重刻李邕碑後

題放生記後

題趙開書心經後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菴皇像頌有序

歲

約之歲有序

明善歲

元履歲

讚

妙法蓮華經讚

摩騰竺法蘭讚有序

妙有堂讚有序

玄知讚有序

堯卿御史牙冠像讚

王道人讚

趙宗吉御史牙冠像讚

第十五卷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集慶路宗因禪寺鐘銘

板銘

龍河廣智菴鐘銘

板銘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

廣智菴三小鐘銘

二磬銘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

寧國路玳瑁禪寺鐘銘

建昌路福山寺鐘銘

銘

存：齋銘

近思齋銘

敬壽齋銘

魯山銘

定林佳處銘

頑石銘

書帶軒銘

卧雲室銘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祭鄧善之使君文

祭照元晦文

祭信南海文

祭徒弟知津文

吊劉忠憲公文

祭穎侍者文
祭徒弟行宥文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祭高独峯文
祭瑛石室文
祭徒弟寶滿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蒲室集卷之一

古辭

猗蘭辭

野漫漫兮蒹葭霜質、兮露滋露滋兮匪揚不晞彼美
不見兮以渴以饑湘之涉兮阻且濟掛長蛇兮吼玄巖
景翳翳兮歷崦嵫念祖歲兮愆芳期羌不畏乎色衰誰
招蒐兮若有知逝長風兮覽予懷寄音塵于竹帛兮枕
不媚厥姿玉之備兮參差風之佩兮陸離步霏、兮闐
吾惟緼朱弦兮待之娛子之獨兮澹忘歸

思親辭有序

王君室御史以游宦無常處因先整于軸歲時隨所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寓展祭之為作思親辭以致其思云

耳有聞兮如語目熒兮如睹來翩兮而欲奉條而
去兮疇與蕙蘭丞兮桂酒我祭而享兮尉我荼苦念舊
居之衡宇今歸而乘兮驄馬泉深兮長溜木翳兮陰
茂萬孝思兮無斁自我躬兮我後

山雲辭有序

予上人結菴餘英山中揭所居曰半雲夫雲之為物
不多寡大小形也而曰半何哉不以離世絕俗人不
得而友之能不趨利而合不避害而散同於無心既
于無跡惟雲克肖焉于是空半室以居之朝夕容與
而不異也笑隱子懼其久而忘之欲固其盟遺之以
歌

南山兮朝隕夕容與兮水涯復儻何兮余次賓而肅之
兮款扉撫瑤席兮布函丈樂無斁兮澹忘歸褰不瀆兮
去不違毋軼其疆兮犹有矚畦山中之人兮薜蘿衣游
萬物兮守天倪行之拙兮世無知匪雲之從兮其從誰
徐勉之有琴曰風篁為作風篁引

湘之波兮夕風夕風兮龍吟在泓韶之亂兮盈耳接鈞
天兮雲中雲旒旒兮襟羽下風蕭兮雨灑灑兮澗梧江
兮涕無從涕漬土兮爾竹維篁鳳翻兮不顧其凰不
念先君兮勗萬邦

宋孝子詩有序

黃河嚙汴宋氏之墓湮焉孝子翼卿禱而繫髮于漵
鞅曳行積壤上絀而止發之悉得其壙改葬之永嘉

李季和書其事予釋其遺思為之此曰
水有源兮木有本我有親兮親沒而不返念我稚兮有
鬢髮、俄壯而冠兮歲莫慕、墓有朽骨兮呼不應河
之齒兮胡不仁幽則鬼兮明則人死生雖異兮豈無其
心我親不見兮何有我身我求而獲兮寧有鬼神

古詩 四言

高門一首贈嶽柱公

昔在唐虞比屋可封其民不知倥侗額蒙五子歌夏常
棣詠周漢具孝廉其俗日偷棄沃而隕泉流而遠歲不
我與予懷婉婉親之育我如不保矣我育我貴親之老
矣親疾而呻我痛在腹親喪三年惟日不足我圃我廬
于親之居栝棧犹存親食之餘我匪木石念之維何聖
訓是則靡知其他事君以忠友第以愛以充吾宗如親
之在乃作高門国有令典亦有鄉公醜醜衍衍高門言
言過者必式予以作詩歌之無斃

客去一首送姜所性歸江西

客去復留客留終去鼉吟夜風鳩乳新雨有匹鳴鳥灌

木滑滑豈無交友不如晤語亦有多吝束帛乘馬無爽
我懷我疾過愈

瞻雲亭詩有序

張君克禮赴任南臺御史以不克歸養誦狄公白雲
親舍之語感而作瞻雲亭以寄其思夫愛其親而朝
夕養者人情之常窮閭委巷皆能然而士之有才
有志必期于樹勛業流聲實于無窮思所以崇顯其
親其親之命子亦若是而已故有出仕四方問道千
里而曾子所謂以志養親者也然道降俗薄或因是
以流連沈湎蕩厥良心而日遠日忘其親者有之克
禮才茂器宏年方彊任責顯矣維盡悴王事而無時
忘親推是心以臨吏民施政措之天下豈外是哉

子幼以親命季佛而不能弘其道忝居官寺比乞退
欲效古人織屨為養未獲所請視克禮微顯有間而
所感則同也作瞻雲亭詩

雲濟于天倏往而還我行于邁以日以年雲之將雨翳
翳其陰孰無父母獨勞我心我次于野飲馬于河載旌
揚揚其儀孔多鵬鯤海運豕豢于牢乃分之宜豈曰賢
勞占子婦矣鵲集于桷恩榮于家子有高爵賜號與秦
曳組若若載笑載言與子滿酌

畫蘭

爾丞維藉我佩斯紉有肖于德薰然而春匪夷匪惠因
士振、高風百世懷我若人

泉石為劉君安賦

泉之始達維石齧：不盈瓶罌而酌不竭決而疏之為
江為湖澤及于物不如其初是故君子道不苟售雖有
夔臯愧于巢由我石孔貞我泉孔腴維德似之永矢弗
渝

古詩 五言

期石室不至

風水不可期，知君定來否。何處唱歌聲，月明大谿口。

心遠堂為吳江張清夫賦

適性無廣廈，安居自光榮。我生亦邂逅，均爾衆物情。方
春戒穡事，孰謂吾無營。濁醪聊自適，客至亦共傾。喧寂
庶可齊，所貴吾道貞。賸言邈千載，惻々茲抱盈。

陶隱居像

玄運撫八極，萬化同其根。委佩天池月，晞髮扶桑暎。仙
佛皆幻跡，著書亦寓言。神交千載上，一洗濁世昏。

題程仲華西行集

程仲華眉山少離故鄉居金陵數十年既老歸省

墳墓嘉其高誼為題其西行集

歸鳥投故林落葉庇本根人生首丘念所重骨肉恩蜀
土昔離亂脫身閒道奔及茲承平久慈孝況所敦苦心
在丘壠志不慕田園敢辭萬里遠衣薄霜霰繁白首攜
仲子斗酒酌幽菟墟里尽荆棘故老無一存幸託賢守
令大書刻墓門采詩無國史傳之令子孫

送暉東陽往江西省佛智師

故家西江上遊子未成婦而我豈不懷所慚志多違十
五知好道從師別庭闈竭來苔上寺遭時蹈危機秋風
走淮甸晏歲東海涯交情無厚親面諾心已非感子始
終意見我無瑕疵愛惡有妍醜人孰不自知目覩凌雲
質自足為我規况同早入室甚知多令儀前年黨禍作

衆潰如星馳老師卧一室四海浮雲悲我時關服役賴
子能扶持子去我始至曾不慰渴饑遂令八十翁落日
鄉土思別來鞠再華田圃霜露滋窮檐白日晚苦心徒
爾疲感激子遂行信有天下奇草堂白頭親有弟供甘
肥敢忘師道尊恩義無或虧意氣重然諾為道況孜孜
神機不停佇天馬脫馬羈能不念離索潦倒成荒嬉尺
書豈無郵問謁多愧辭我有心与目孰不為鳶鳴母老
家亦彈弟妹貧賤離長絕伯父恩骨朽葬無資天誅不
可違何用涕交頤因子感我私聽歌行步遲誓言如白
水我歸豈無期

送楊子承臺郎

六旬苦不兩寢食不違安佳人重遠別西風古長干碎

書豈無華中臺切雲端
執簡贊畫諾群彥集孔鸞
照白日雄辭鴻驚湍
所愛溫如玉何須鐵作肝
賢才有用行志良
独难上言保明哲
下以濟時艰
關陝民
子蜚蝗蔽淮堦
便須給餽餉
胡能及朝食
維斗不可酌
西望銀河乾
安得仙人掌盤傾
玉露溥

送江希穎兼呈佛智師

豐草霜不死孤陽地
中回佳人独憔悴
窮居謝行媒
竭來為親友
飲馬寒江隈
鷄鳴戒蓐食
晨發急景催
念子
篤孝道
每食涕盈腮
霜露感祥練
聞琴有餘哀
我生非
人類
未可置蒿萊
師老不得養
疇當恤凶災
尺書那忍
寄未語
先心推驪駒
且勿歌作詩
補南陔

追和洪景廬內翰題龍臺寺韻送曇西竺

中年涉憂患
事与壮心違
誅茅依磻曲
我歸已無時
上人受經地
遠赴千里期
江煙連竹色
香露滴薔薇
重閣無拒客
政使返門稀
只許毘耶老
天華不著衣

次韻王伯循御史見贈

昔居西巖下
茅屋三四間
野服愧朝命
孤雲不知還
使君起西土
白晝風景閒
遠謁承明廬
對策敢犯顏
錫燕上林苑
篋篋屨所頒
高度宜清要
蘭臺遂通班
我詩泉上寺
春溜答潺湲
感予松菊荒
日暮思故山
公才濟時用
我退亦靜憫
留衣從此別
勇往無後艱

贈曹伯珪

吾友瑛与照
昨日去雲水
堅子語燈火
惜別中夜起
君來豈有期
送迎如聚蠃
欢笑失窮憂
明燭代短晷
溪翁

樂禪寂文字棄糠粃恩公雲門來相向氣劇壘馬鄧列
仙癯杜鄴國良士道術有至樂無庸實筐篚不能信宿
雷孰有重於此洞庭波如山月出光散綺高齋桂團團
萬卷淨窓几壯夫各有慮豈有守閭里

梁楷田樂圖

作勞田中婦酒味薄可漉人生一醉飽良不負吾腹牽
携影參差歌吹非有曲流風一簣靡此樂不可復吾人
孰非古亦有心与目封倫恨不畱重睹貞觀俗昔在唐
虞世苗民有不服地境知良農畜瘠求善牧願持畫史
心獻君比和玉朝來愧斯因惻愴意未足

賦得露盤送邵本初侍親之括蒼

露盤何亭々高挹南山青南山豈終因托茲金石貞方

諸貴同縈九鼎儼或輕芳澤晞朝日恩光照紫庭瓊液
寒初凝黃流注不盈我願為膏沐漑然一氣清蒹葭旣
堅落蓼蕭亦滋榮但念括山遠霑衣戒宵征仙人解玉
屑游子藜藿情亦歆備甘旨非闕孝長生

次韻康公秀御史送觀志能臺郎赴都

我愛魯司寇談笑藜三都中流天一柱孰憂顛不扶使
君蘭臺秀去惡如摧枯利刃剗茅枿肯顧蔓難因問俗
湘水上重吊楚大夫長笛幽憤作落日壯心孤歸舟百
霧護風雨聞號呼

送觀志能臺郎赴都得勸字

皎々瓊林枝一見足良願三年獲周旋台端肅懲勸野
吹結夕陰江煙帶寒蔓歌長步遲々展以展懷戀

次韻石室贈琦上人

啄木驚我夢丁丁伐平林書來叙別久長憶倚梧吟重
江蛟鱗橫感子遠訪尋氣肅蟄戶閉天高鳥遺音風林
生野吹河漢蕩秋陰相期如古人庶以展我心今躬崇
道德不貴玉与金

顏暉損

峽冬拖長米崖滑如積鐵客子涕縱橫悲損助嗚咽仰
視浮雲崩再聽蒼石裂不畏行路難但感芳年歇

子昂竹石

石丈吾畏友此君義不薄寧知是因畫清風滿丘壑

武仁夫蘭

有蕊藉芳烝彼美蒨蒼玉山林雨露深保此媚貞獨

萬空

萬有歸一空一空具萬有真宰靜無營大化自樞紐

送欽上人

我有錦繡段翠鯨卷波濤君家古刀尺裁剪不憚勞散
作五色雲隨風九天高天高望不極江水日滔

送吳希賢提舉

孔子萬世師委吏尚為之吳君季孔氏義尽所當為因
用資泉府况復官非異錢幣有輕重相權酌其宜舟車
運四海使命速星馳流行防壅遏新故代有特靡腐界
炎燎監臨肅官威邇來苦剗偽奸弊日繁滋闕閤役閭
左逃奔困囚繫君才剗煩劇洞照情無遺游刃析肯綮
爬梳理芬絳強弱均惠施示信明質劑駢羅紛瑣碎不

異貝与龜貿易欣所獲童稚莫或欺巨賈或深藏或負
歌而喜巨市置酒慶父老再陳辭郡侯樂僚友飛章省
与臺為政不如此寧憂事不治陳平宰天下分社先自
期况君早榮遇陪直通金闈品榮瑚璉器凌厉青雲姿
壯業知不負祖張書吾詩

琴書自樂詩

鼓琴由藝進讀書以享博通耳音不留空言亦奚託千
古會吾心於焉有真樂雨過晚凉生臨池看魚躍

怡如堂為劉彬之賦

舜琴解民愠象傲未必悛周公賦崇棣莫釋管蔡寃不
齊物之情大聖何能全劉氏廬陵秀詩禮世蟬聯討論
自師友萬卷金籀縣所適况吾土山水清而妍嬰鳴悅

佳蔭賴尾便漪漣富貴若憂患皆由外物遷漂泊悲夜
雨遠征愧飛鷲怡愉有至樂孰若斯堂賢一翁与二季
蘇也敢独專聯壁上金榜側耳鴻臚傳

題畫

遠山如故人夢寐思見之見之了非夢卜居可無期乃
知畫者意善巧牽吾思居然磔之曲琴碕俯茅茨川客
得春媚渙渙流情漸魚罟散蓬藿鹿瞳縱橫馳澄江起
暮色客袂風淒其所歷紛可數身世亦足悲百年俱幻
境对此奚独疑

感興二首

卧病長江上朔風撼我牀坳壞積雨弱柳空自長猶
懷嵩璉歸何曾羨奎章白璧忍橫道千金戒垂堂鳳皇

五色羽風雨傷摧殘坐視不遑恤百憂如驚湍我夜不
得寢我食不得餐因知古人意相戒行路難

索士巖都事赴荆東僉憲以疾不能送作詩寄別
絕筆

鯤鵬雖鉅物爲瑞不如鳳五金利而堅良玉世所重古
來德輔時不必趨俗用公德配古人文藝復掩衆前驅
失班揚後顧無屈宋譬之武事巖萬甲卷殺雍往年試
春闈對榮天威動烈風挾長波電影掠飛鞚稱此衣繡
崇人品賴甄綜任衆難拙專棟桷雜楹棟分憲得問俗
施惠徵前痛積水散冕鷲良疇沒菰葑飛章擇守令邦
賦足輸貢懷德民不欺率教童知誦平生許經濟無由
預賓從方外亦何有天地一空洞所漸世網嬰不虞禍

機中車債長途暮舟膠哀壑凍甘澤被污萊巨照燭屎
嘗乞退悔苦晚誰無鉢飯供願從金華山芋區荒可種
更憐蘇長公忍別阻追送短歌愧知己空懷好音哢

蒲室集卷之二

古詩 七言

月支王頭飲器歌

呼韓款塞稱藩臣，已知絕漠无王庭。馳突猶夸漢使者，
縱馬夜出居延城。我有飲器非飲酒，開函視之萬鬼走。
世世无忘冒頓功，月支强王頭在手。帳下朔風吹酒寒，
凝酥點雪紅爛斑。想見長纓繫馬上，髑髏濺血如奔湍。
手麾欵回斗杓轉，河決崑崙注尊滿。酒酣劔吼浮雲悲，
使者辭歡歸就館。古称尊俎備獻酬，孰知盟誓生戈矛。
斬取樓蘭縣，漢關功臣猶數義陽侯。

曹娥江讀碑圖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海門五月潮如山龍伯喫負蒼蛟頑越俗輕生好巫鬼
娑娑踏舞洪濤間羣巫妖服盱獨好歌聲忽絕紅旗倒
孝娥死抱父屍出天地无情日杲杲雄詞不媿邯鄲兒
萬金莫購中郎題碑陰八字非隱語德祖有智如滑稽
豈是阿瞞不解此感媿上馬歸路迷女德猶能奮其節
壯夫氣吐萬丈霓奸雄復欲欺後世白頭矜愛漢征西
丹青似是董狐筆千年要与竹帛齊娥江新廟照江水
可憐銅爵草萋萋

太白觀瀑布圖

我本白雲人見山每回首披圖得松泉感我塵埃久我
家只在九江口從共扁舟到牛斗翻愁天上銀濤堆石
轉雲崩萬雷吼水行地底不上天龍泓豈與滄溟連風

葉无声飛鳥絕月光雲影天茫然丈人何来自空谷謫
僊招隱當不辱林梢噴雪舞飛華尚想隨風唾珠玉馬
首青山如喚人歸來好及松華春泉香入新釀解公頭
上巾今者孰不樂荒墳委荆榛遂令畫師意萬古留酸
辛酸辛復何益東海飛紅塵

駿馬圖

世无伯樂亦久矣駿馬何由千里至披圖猶似得權奇
豈伊畫師知馬意何人致此鐵色驪旋毛統腹新鑿蹄
帝閑遠謫天駟下馳來月窟浮雲低古王有土數千里
八極周游寧用爾方今萬國効奔命合遣龍媒獻天子
飈馳電沒爭辟易萬里所向无前敵男兒馬上定乾坤
腐儒詩書果何益幾愁骨折青海煙黃沙野雪穹廬前

幸逢好事寫真傳似向長鳴誰與憐嗟我身如倦飛鳥
十年爾足愁山川安得千金購神駿攬轡欲盡東南天

宿牛頭菴有序

延祐甲寅十二月登牛頭山雪後見草菴如壺有淵
道人居之從一竇俯入中可丈五設一柴牀无他長
物客至則立語謝客客故去淵以半壺分我且言始
至從樵者丐菴茅席地為聖滄雨沮如翹立終日居
人始憐我有周文卿為構瓦屋三間而子適至豈有
所待耶敢以菴累子一日會周相歡如平生翌日作
詩相留予既暮融公高風歆憇止焉而志不果作短

歌謝周

憶昔壯年游東溟大船椎鼓江上行天女吹華龍象舞

風水夜作蛟鮪驚浩歌聲戛牛斗上百年有志非功名
箋經肯讓甘露滅上書獨許嵩仲灵青春悠：去不返
萬里孤蓬尚漂轉可憐歲晚長干城冰雪連天江漢遠
紫雲如蓋青石寒必逢勝處一解顏平生始識周處士
臨歧握手俱忘還老子胸中飽丘壑道人眼底無江山
十日茅茨卧風雨便擬掛錫煙蘿間師年八十不可待
又歎為毋營朝餐况聞大法可痛哭我心安得如石頑
初發金陵夜泊龍灣寄茅山道士李方外

人生不必行萬里亦不願讀萬卷書願為茅山十日客
小僧坐列羣仙圖大風揚旗出天闕小宰萬馬爭奔趨
俄傾波濤忽破碎木末飛上金畢逋青書畫馳壇室靜
玉鞭夜擊聞傳呼去年獨宿丹井下天風拂地迎麻姑

今年許入玉柱洞誰遣旅食隨播鳥懷人吊古夜寂寞
寒江落月號猩猩祖龍埋金玉氣歇梁宮晉苑沈煙蕪
想見雲龍映朝日山中宰相良非迂

趙魏公松石梵僧圖

趙公說法如淨名自言前身元是僧惟師祭可樂禪寂
譯經不讓什与澄如幻三昧驚幻目遊戲三生餘習熟
天子置之白玉堂富貴苦人如桎梏不受一塵虛自照
萬物芸芸觀衆妙揮豪不假意經營我知顧陸非同調
當時西域多象龍獨畫深禪了真妄巖石寧頂著幻輿
凌煙不必求諸將誰呼胡僧從定起向人不語唯彈指
顴頰深眸貫双耳歸渡流沙三萬里我獨何人甘陸沉
著脚紅塵十丈深長松有約從公去南嶽天台无處尋

嶽柱畱守捕蝗詩有序

嶽柱畱守嘗監懷慶路穀將登而蝗至禱之唐太宗
廟一夕大雨蝗盡死歲以大穰都人士作詩美之予
亦追賦一首

蛇可捕兮虎可搏古者尚譏官政虐彼蝗為災不可禦
忍使吾民委溝壑我侯作郡民父母救災弭患必師古
貞觀天子天可汗仰天吞蝗天悔怒新廟亦、神所持
牲肥酒旨拜且祈我苗芄、黍離、嗟我婦子同耘耔
生而孔艱復殘之曷若勿生勞我為雲車風馬來委蛇
凍雨前導風淒其盡珍孽類无留遺僵若蟬蛻粘枯枝
民頌侯德侯曰辭歸切於神民不疑嗟我彼蝗人共知
彼人而蝗胡可欺膾人之肉啖以肥維路暨繫盜所資

亦有讒舌如銛錐笑譚只尺生危機古來覆國七廟隳
四海流血民瘡痍神不殛之神所疵惡稔而斃往莫追
天人好惡常背馳不生鸞鳳生梟鷂茫々大化不可推
為惡可肆為善危文皇至今天日姿宜錫我侯福如茨
如房如杜登天墀去惡如草務芟夷如殲厥蝗不復滋
吾民重覩負現時作歌長尉吾民思

商德符畫為雲門若季蘅題

左山文采妙一世季子德符以畫傳家世風流寧復爾
粉繪零落隨朝煙德符一飲一石酒山中作客兼旬久
携我一匹東絹歸畫成許寄隨烏有溪翁何幸得片幅
看我風瓢寄枯木萬壑驚濤聲撼屋陰崖六月寒生粟
我倦將迎奔驥渴有怀浩蕩春江闊慧遠何曾過虎溪

猶聞大覺焚龍鉢豈無荷屋薜蘿衣豆苗如玉山雨肥
十年已負長松期扁舟好逐畫圖歸

會曹伯珪

故人乍見如生面良夕熟視仍驚呼六年怪我憂患餘
不應豐美如瓠壺煖湯濯足敷座坐呼童爨玉羹土酥
携過雙林謁大士天華吹墮紅氍毹斷穗清霜農圃淨
寒鴉落木漁村孤從游復恨冬日短張燈待月松堂虛
淵明不入惠遠社杜子頗是贊公徒彼皆艱難困生理
好事豈有此樂且曹君曹君慎勿踈他年念我專壑居
夜來竒夢果有徵乘風萬里雲龍趨

送張清夫

清夫吳江人為其友袁通甫收遺文來錢唐作歌送

另

袁子平生妙斲輪未必俱化隨埃塵十年讀詩不相識
斯文義與骨肉親徧搜遺藁走江城吳人徃徃未知各
錢唐晚值張公子爲我開篋金石鳴昌歎尚須論所好
惜哉已徃空戀嫫況有張公德業崇訢也敢不摠懷抱
去年湖陰三日雨飢吟待且聽五鼓風水愁催畫鷁飛
松杉喜作龍亂舞別後寄書能幾回塞裳有約今雨來
高歌擊節孰不樂空山井塌生秋草王門曳裾三十載
只今鬢影霜皚皚風流何止一丘壑置之燁燁黃金臺

顏暉耕牧漁樵圖

南陽草廬人已非短衣飯牛歌獨悲渭濱之叟非熊羅
買臣五十印累累江湖與子終忘歸北風吹面鬢如絲

次張夢臣侍御游鐘山五十韻

驪駒在路客在門送客張燕當平原鐘山猿鶴有舊約
石磴百折不憚煩振衣西揖洪崖月持竿東拂扶桑暎
天風高寒鳥不度陰崖六月挾纈溫張公身到牛斗上
歸路雲中哦七言老韓角勝光萬丈山火爛爛照陸渾
玄冥却走海若避大旗偃道車橫塹蘇仙騎氣御八極
乘月夜過羅浮村神交千載若有待天界王室爲屏藩
平生知名今識面精爽飛動風中旛繡衣東來肅南紀
玉質照映沙塵昏相依願爲繞樹鵲擇木不愧投林猿
揮豪千章水東注雅思萬古雲孤鶩前席趣歸宣室殿
瞻星夜近太微垣林下從游恐相負小山藪桂何滋蕃
新詩題徧霜筠節雄文鐫入蒼崖根上方樓觀壓霄漢

御榻當年朝

至尊灑海三山扶納陸雲煙千尺上鉤援嶽瀆奔驅百
靈集蛟龍上天九河翻芒碭雲氣不復見鼎湖弓劍今
猶存松檜毵毵葆羽合重岡肅肅萬馬屯中丞元勛王
相種天庭遶羽翔鸞鷲六時長齋供梵唄終歲不聞絲
竹喧每對羨墻增感慨從狩鈞天勞夢魂洞庭日下蒼
梧野落木西風揮淚痕居憂起復重嗚咽百年忠孝情
彌敦幕中從事盡金玉雅頌更奏伯氏墳山人枯槁甘
自棄幸一染指如解黿豸冠峩鐵面寒翠柏清霜玉
露繁鼓鐘會食列五鼎蘭烝桂醑羅芳蓀上疏骨鯁動
天聽南山可移舌莫捫側聞徭獠肆猖獗竊發五嶺長
蛇奔海隅赤子苦脅從如掩澤雉居籠樊官軍深入期

格捕帶甲十萬乘冬暄無乃州縣失撫字彼猴而冠鶴
而軒災異示儆孰不畏震驚坤軸如風掀齊魯洪流及
淮甸鯨喙鼉擲相吐吞公歸補袞佐調變駿奔百祀埋
璵璠股肱明良元首聖矯矯玉柱擎崑崙畫圖早上麒
麟閣迎春先酌白獸罇吾徒無爲樂閒暇賸收芋栗克
晨殮墨翁三生道林老譚經屢對華林園披圖再覩
天日表愧我杯渡從乘鯉投機未能箭鋒直懷德請以
知已論門徒散華時八室公卿問道夜叩闔玄風載揚
化月永八荒壽域開

皇元郊天祭地

神考享降福簡簡施

聖孫奕奕相輝聯棟鄂至哉地勢培重坤明公作歌播

金石山礪河帶矢弗緩

聖明日月昭萬代但願容光及覆盆

曹伯珪築室曰桂齋戲作俳偕體

阿仙騎鱗白銀闕醉折秋華餐玉屑霓裳曲散隨清塵
涼夜素娥悲白髮玉輪碾香空翠寒流光萬里君合歡
大星漸低海色白高齋翠影空團團萬卷芳心期厚地
憔悴秋香忍相棄百年苦使富貴羈淮南小山歸不歸

送許典史

杜老愛為青城客不唾其地心惻惻我居錢唐三十年
與君沉是巷南北我來金陵主官寺君佐邑宰爲長吏
奔趨同是可憐生貴賤何分等兒戲方今人情尚往復
吏事公才要精熟君雖足疾善應酬踣躄可擬追風速

獄訟簿書森似束剖決詳明如破竹烏臺巖巖巖人側足
霜威砭體寒生粟近聞郡縣不知戒高冠駟馬多顛覆
君今美解及瓜期縣幕雖卑良不辱父老扶携邑長留
載酒百壺車折軸我自山人寡送迎作歌庶以勵風俗

贈醫者夏仁齋

宋清知名自柳子夏生何幸逢魯公魯公況是國元老
品題孰敢當才雄試藝潛宮稱絕藝喜動

天顏錫金幣後來竊比介推賢徵車不入都門市一壺
自有一乾坤誰道天人隔幾塵白榆紅杏成行種鷄犬
仙家萬戶春莫怪風塵彫玉質芳名誤被時人識更將
草木代垂魚陰功早已標仙籍我行南北倦將迎何暇
從君問養生身幻不須憂二豎心安那用守三彭是身

是病從何起因癡有愛淪生死天華如雨石房深誰識
毘耶老居士

寄隆祥使司張司丞

聖皇孝治嚴宗裡祠官秩秩皆大臣光動雲霄金鸞驚
駿奔風日天麒麟我公惻怛劇忠愛精誠默與神靈會
鸞旆華雨佛壇深玉色天容儼如在潛宮重念大江南
江華冥冥柳毵毵白頭父老望巡幸雲車風馬龍爲駟
古昔褒崇前聖墓守墓猶令復其賦山中御榻神龍護
忍對羹墻重思慕省臺文移副

宸秉我公驅馳早夜同門徒書來感深意一飯必報心
忡忡相知何必論相見千里同風如對面終願臺端有
高選繡衣南來尉懷戀

湯氏義門詩

九江義門是吾族流落四方困窮獨幼承慈訓寄空宗
隻影江湖隨鴈鷺吳門湯氏碩且蕃七世同居二百年
中書旌表部符下郡乘載之太史傳幸際明時歌有道
誰謂古來風俗好孔子東西南北人周公兄弟不相保

蘭蕙同芳圖爲遼彥常賦

生子當如陳仲弓元芳季芳古無同後來蘇氏亦聯璧
皆以二子奉一翁二難繼美復繼世爰有衛墟之遼氏
王孫揮灑寄清標同芳婉德宜蘭蕙前登佩玉舞爛班
後者巧笑生眉鬢置之臺閣伯仲間况復齊名大小山
休論九畹與百畝優劣較香華可數離騷三復對靈均
再鼓朱絃尉尼父

蒲室集卷之三

律詩 五言

送趙公子去疾侍平章魯公歸蜀

所羨還鄉樂茲行得侍親魯公黃閣舊宣詔紫泥新給
傳舟車備承篚玉幣陳會靈奔嶽瀆移次動星辰父老
懷遺愛朝廷眷大臣百年輕重計一舸去留身子職共
承重親知囑諭諄行庖供膳早張燕進觴頻寶瑟調銀
甲瑠盤繪玉鱗雲林還吊古風物獨傷神地勢金城壯
山光錦浪勻江喧初上峽樹遠欲通秦牛女天河夜魚
龍野水春豐碑臨異負高塚撫麒麟側聽歌淇澳猶聞
起渭濱上尊羅甲帳仙仗擁蒲輪朽櫟依瓊樹飛華蕊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錦茵峨眉尋舊約谷口卜芳隣願結香山社終陪綠野
賓相期無遠別萬里月隨人

次韻張夢臣侍御遊蔣山五十韻

勝游還送客秋日淨郊原別酒歡逾洽行厨禮不煩
楓林生晚吹鞠沼媚晨暉蒲座金貂貴斯人玉雪溫
絲綸承異渥黼黻進嘉言宥密皇猷重才華大雅渾
披雲簾掛玉前席錦爲墩接武夔龍地冥懷鴈鷺村
外臺分重寄南服占名藩登麥初橫榻迎春及賜旂
馮高荒墮恐吊古斷碑昏種竹期招鳳尋僧共聽猿
洞呀嶒嶸化海立怒鵬騫珠鈿沈昏井金鋪委壞垣
國初遺老在江表故家蕃及物多膏澤爲邦固本根
化行民自信身退道彌尊美俗時丕變吾人溺可援
山川還寂寞歲月去翩

翻廢館弦聲絕虛龕繪像存苔斑饑鼠走梅卧野蜂屯
除道看駝馬來儀隼采鸞傳呼驚鹿麋笑語荅江喧
撫跡多遺恨懷人欲斷魂馭風寧有待駢聖妙無痕
師表儒林盛賢勞王事敦不求金躍冶但愛土爲墳
陳寶徒祠雉柏溫苦化龍青山隨地好朱曾著霜
銀索味和椒桂同馨佩芷蓀衡廬肩可拍參井手先
捫說劍雙龍吼揮豪萬馬奔築臺先自隗學圃耻如
樊破衲多年吟窮檐傍午暄不才甘朽櫟何幸在高
軒蕪穢煩芟制泥塗賴力掀班揚鋒遠避屈賈氣還
吞舉世懷燕石惟吾重魯璠三光開渾沌萬派出崑
崙喜接東山屐叨陪北海樽寧知榮篚帛懷德報壺
殮多稼欣逢歲嘉蔬更滿園雲霄翔鶴鶴溟渤偃鯨
鯤寒士勤嘘拂諸生淑討論望

塵趨末路立雪候重閣緣忝三生舊心冥萬化元崇陰
思召伯柳色憶王孫精衛慙填海神龜力負坤他時愁
遠別此意竟難緩嵩華相從去重窺玉女盆

述懷送觀空海歸臨川七十韻

幼慕空門貴高蹤世可遺功名輕閱閱塵土豈磷磴澄
觀難居俗湯休不廢詩三生猶有習四海豈無師身去
江湖遠山空雷雨垂諸方驚老宿同舍走群兒素昧平
生願居然會面期解牛須肯綮相馬必權竒壯業期軒
輊新功日倍捷氣豪空虎穴戰勝失魚麗五載靈谿寺
千章白雪詞清游忘且暮物論不瑕疵奎畫前朝祕清
霜古佛規巖空孤有塔山古寺無基松燎供宵讀芹香
助午炊凍泥蛙似蟹春雨菌如芝遠客愁猿狖村童抱

鹿麕雲藏吳猛廟雷護柳公碑物色紛難數雄材應接
疲願終盤谷隱耻事北山移未覺歡娛盡深蒙造物私
寒巖徒刻畫元氣忽淋漓共喜師門盛何嗟友道睽青
山吳甸没白水楚天涯落日三年望浮雲兩地思驛書
勞白鴈貞信卜玄龜果爾期雞黍同心感鐵鎡群公來
雜運餘子去委蛇風日矜神駿雲霄刷羽儀古今存道
統師友得網維今代誰潛子宗門一器之聯芳端不忝
清要合如斯自許奔流象何知測海蠡芟夷開撲檄洗
滌脫瘡痍吊古多閒暇登臨甚怛怵山河泰百二宮闕
漢果愚黃壤侵銅狄春風動兔葵林蘇仁異物標畫不
同時志大交難合歌長聲愈悲近人山擁座照席月臨
池正擬追金玉方將脫馬羈不才還涉世中道遂分歧

相失嗟狼狽無謀哂鷓鴣交情淡於水真味美如飴衣
綻寒分絮囊空遠貸貧鷓鴣原兄弟急狂獄簡書疑仁者
應無敵將軍自數竒波濤孤梗汎風雨一巢危亡命憐
張儉逃生愧范睢百年俱繾綣千里許驅馳誓欲同生
死那能顧渴饑推恩豈望報非德竟何爲吾道縣孤注
叢林失一夔老師甘屏棄弟子頌期頤逝水歸東壑流
光及崦嵫空餘匠石斲誰善宰夫脔行獨招群忌名高
得謗隨長鳴悲病鶴老氣卧孤羸人室猶橫榻承顏或
奉匡樓孤金驛遠河直玉繩歌未歇從師樂其如念母
慈江雲連穉稭山雪濕茅茨短世驚炊黍成功付覆基
何曾犀首貴空作虎頭癡白日真成去青春有別離風
煙辭北固江漢抱南箕浪穩饒蛟睡天長白鳥遲鄉關

迷遠近雲樹暗參差幸喜收蠻獠于今靜鼓鼙詩成須
數寄清響播填箎

送宋誠夫侍郎福建注選歸朝

已見崇儒效端由取士優涵濡知聖化啓沃待嘉謀歷
以諸難試旋聞百廢修分曹仍領選南省且停騶齊相
門難掃山公啓可投炎荒逾嶺海東極控閩甌水鏡明
群象銓衡列九流人期修乃職吾欲拔其尤分寸躋難
上錙銖細莫收匪惟公論合若應衆心求六翮雲霄闊
脩鱗窟宅幽乾坤生物大雨露化工侔紫詔頒宸極清
光動冕旒天高煙嶂淨氣肅雪霜稠高蓋相迎候遺經
得校讎人材臻盛世文物並中州公已多遺愛誰同紀
勝游清商金石奏歸思繭絲抽蓐食愁征僕梅蒸損弊

衷諸君懷感激短景惜淹留愧我同擣檠勞生甚贅疣
斷蓬風卷絮破屋雨傾秋煙水蛟龍暮江湖鴈鷺秋銀
河斜斗柄雲海限瀛洲待月飛金錫因風駕玉虬天台
無負約爲我訪問丘

送何彥敬赴山東憲幕

風物中州美人材聖代優恢恢光嶽合蕭蕭羽儀脩省
署千官盛臺網衆目收諸公多汲黯文椽獨何休健筆
回天險精機洞鬼幽靈奔羣蟄奮鬣負五山浮責已常
存怒知人庶寡尤平生周禮樂後世魯春秋西極銷鋒
鏑坤維得綴旒元功推衛霍首罪竄共鬼陳寶無桐維
桃林已放牛九天行日月一命重山丘幕府非閒散山
東且勝游飈車馳羽檄霜刃避吳鉤白下諸侯酒淮南

使者舟風清捎退鷗月冷動潛蚪歷數無雙士誰爲第
一流託交慚素昧道術得相求塵土縑衣滌山林白髮
羞送君因有感暮色起滄洲

送暉昧谷歸蜀

西土稱多士吾宗代有賢百年罹末運三蜀竟中捐江
漢情悽若關河氣藹然重來天下士忽見國初年日月
臨雙闕星辰共一天人材端有合地勢豈云偏今代誰
名勝斯人亦靖專鶴雛文翮健驥子肉駿拳濯足思滄
海浮栝動碧蓮池魚知法要山兔學深禪行李元無住
飄蓬也自憐登高群水下吊古大江前猶說錢唐好徒
聞鐵甕堅英雄銷鷲鳥蒨牘謾蟬聯故國雲千疊新秋
雨一川江風今夜急巴月向時圓鴈起傖人笛鴉迎賈

客船出潭天似束入峽水如縣久駐邦君騎爭輸邑子
錢雨華知滿地鐘鼓報林泉

完者薦慈管瑞麥詩

白下農登麥民歌秀兩岐樂郊原煦煦化日景熙熙膏
澤均千里薰蒸足四時舜琴方日奏鄒律協期吹玄測
猶存象休徵不待龜誠通天自應氣感物無疵紀瑞農
司喜披圖太史知聯纓珠的皪雙佩玉葳蕤宿雨含芳
賦鮮飈動綠漪烏嚶金羽並雉雒錦雲披克市邀湯餅
比隣餉糗養丙丁先薦祖庚癸免呼師翁飽支頤睡兒
間鼓腹嬉不須秦貸粟無復魯魚蔡子產多遺愛張堪
匪溢辭頌慚連理木歌忝九莖芝仙李彌蕃衍甘棠願
永思登庸期燮理布治待絀維展也風雲會懷哉雨露

滋思文尊配稷洪範遠傳箕王道惟歸極民心貴秉彝
來年存古典貽訓可无詩

送刘文美知事赴燕南

江陵初扈蹕忠義可回天代邸朱虛重南陽鄧禹賢揮
豪當白日舞劔動華筵宮錦紅雲暖金盤玉露圓古來
三語掾今代孝廉船无薄燕南幕相期日九遷



蒲室集卷之四

律詩 五言

佛智師歸仰山

早發扶輿拜鑿明愛白頭故鄉元自好
游子獨淹滯
業真何用孤懷未忍休始終存衆望不敢畏離憂

送張用昂游燕南

天上知名久由來漢客星江湖歌白雪風露滿青冥
已
蜀須傳檄燕山待勒銘壯夫期遠大不獨抱遺經

寄皇甫州判三首

吏隱風流甚高怀似野僧八分秦畫古三尺漢官能止
水心无競清秋氣欲增扶搖如有待萬里看飛騰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錫谷泉無比，青山亦可人。試茶招野客，拄笏及清晨。
平野牛羊卧，空庭鳥爵馴。學優為政樂，風俗見遺民。
講罷長干寺，牛頭取次游。秋風三載別，滄海一身浮。
擊鉢隨漁艇，翻經滿石樓。故人知我意，書札為相酬。

次韻甯宣尉

將門三葉貴，古劍削霜刃。霰卷烏蠻薄，風生碧海清。
投壺驚甲帳，飛墨動雲屏。未悵清游興，松房听雨聲。

送別二首

行役何時了，宗門可罷參。樓連无杜曲，苗滯尚周南。
渡水聞天磬，登山礼佛龕。百年重回首，風柳正毵毵。
沙鳥高低語，江雲斷續飛。青山携手別，秋日故人稀。
落芳心在悠，昨夢非歌長。不用續鯨浪，暗吹衣。

趙大年小景

斷葦仍摧雪，寒潮不上溝。扁舟從此去，一衲更何求。
望遠支頤倦，臨流照影羞。披圖重有感，空負五湖秋。

送秦元之叅議赴太禧宗禋院二首

聖皇思孝治，禋祀答鴻釐。文祖尊虞典，祠官肅漢儀。
嘉言資畫諾，直道在網維。珍重如金玉，山林尉所知。

臺省東南重，俱稱幕府賢。人誇冠有豸，我愛筆如椽。
行李江東月，離觴柳下筵。春風遺愛地，賑粟萬樓船。

送人奔父喪二首

樹訃奔程急，秋陽晚作威。馬悲循道踣，烏感傍人飛。
遊季期身達，哀榮與願違。始終全志養，德業足光輝。
死生千里別，父子百年心。淚盡黃泉咽，愁來白晝陰。雲

山通楚迤江水入淮源廬墓多祥應他年惠好音

寄趙伯寧中丞

八月廿一日人干趙伯寧中丞書其日趙初度遂寄詩二首趙與予同生甲申也

早忝相知舊小林愧不才生申同八月雌甲異三台鶴
驚龍庭會風雲玉帳回遙知初度日宣賜紫霞杯
新寺承恩重深慚燕爵微寶階華散綺金地月增輝布
畫芳鈞軸經營識化機西湖風雪夜還憶對麻衣

答張雪峯司農二首

宿衛十官直明公列上頭露華金井凍紅葉石渠秋分
職農司重為邦食貨優不忘方外興書札到林丘
營繕芳供億推忠答聖恩玉泉上林苑金地給孤園華

雨看還眩星河坐可捫南宗猶借重不惜問風旛

庚午秋過淮安

百感何嗟及行人過楚州笛聲今夜月雲物向時秋古
驛依城住長河傍海流天王南狩日曾此駐鳴騶

過淮河口

水次千家市蜚商聚百艘揚徐元接壤河泗此交流乘
傳陪天使浮枳任海漚夜涼瞻斗柄想見上林秋
送薩天錫照磨赴燕南憲幕

蕭寺留詩別高怀不負公江声元自急山勢古來雄下
榻踈鍾雨登臺落木風重來元幾日除道避乘駟

送簡上人有序

分院官按行告安諸山取妄庸住持十數人革去令

蘭持咨赴行院投之蘭求詩贈此

千古象龍地淒涼孤兔居固應韓子論无復仲灵書使
命文仍重宗網網未疏煩君馳檄急感激壯懷孤

蘭蕙同芳圖為馬元博題其凡伯庸為三臺中丞

元博御史掾時人榮之

比德宜君子同芳伯仲間舞風長佩委笑日淺眉灣蕙
帳懷幽遊蘭臺接上班國香應自媚容伴玉人間

挽陳如心縣尹

自昔稱人望寧論祿仕豐平生太丘長今見魯山公顯
著思時雨薰然被德風承顏室有夢長与逝川東

楊執中幼与予同舍自予去鄉里一別四十五年
矣乍見俱不相識承惠詩二首次韻謝之

勛葉双蓬鬢江湖萬里心扣舷山月近欹枕夜濤深多
士懷東甌何人賦上林只將絃上趣白雪寫遺音
青衿巷南北鷄犬識比隣驟面初疑夢論交晚覺親文
章元有命耕釣豈死人老矣非吾願滄洲合問津

次韻奉荅吳可堂左丞致政寓九江見貽

晚節陶元亮平生賀季真雞豚粟里社賓客午橋春風
物三生夢功名百歲身種蓮毋負約金地不生塵

送睢陽王德明辟內御史府掾

巡遠睢陽後遺風士氣豪河經商邑壯山並闕臺高月
窟求龍種天池集鳳毛辟書寧易致不用歎賢芳

蒲室集卷之五

律詩 七言

萬歲山

蜿蜒金翠倚青冥，虛谷時傳萬歲聲。
採羽毳旃雲氣濕，玉龍鱗甲夜寒生。
關河拱挹皇居壯，宮殿深嚴聖慮清。
自愧山林麋鹿性，也隨鵝鷺到承明。

黃河阻風

九域重尋禹蹟荒，喜聽縣水夜浪浪。
中原迤邐河流壯，元氣汪洋地脈長。
萬里風雲來黯澹，五更星斗下光芒。
我行不有神灵助，風送天香自帝傍。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高彦敬尚書墨竹

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
倉梧帝子秋風淚翠袖佳人日暮寒
妙處寧論鐵鉤鉗深情莫報翠琅環
誅茅何處陰厓底靜看稍頭玉露漙

送郭幹卿學士赴奎章閣次趙魯公韻二首

歲晏俄聞上國行安車可是暮年情
早朝翠霧霑衣濕夜直銀河入坐清
社稷憂勤霜鬢短江湖歸夢釣絲輕
相攜不盡丁寧語歌斷驪駒白下城

短褐寧陪衣繡行相忘道術愧深清
光分玉樹精神合氣肅金盤沆瀣清
孤鳳遠歸阿閣晚六鰲浮去五山輕
微踪亦与扁舟約煙水南詢第幾城

次韻王繼學侍御金陵雜詠十首

新到建業

翻、筆勢捲春潮自倚經綸答

聖朝澣海天高霜鶴健沙堤單發玉駝驕
只知鰲負三山重誰信鵬搏萬里遙
今日烏臺還趣召聚觀父老滿江橋

江表風流辱寵臨青山无恙只如今
高陵雲合遺金化秋浦涼生古玉沈
吏散圖書齋閣靜公餘女樂後堂深
題詩石壁山靈護莫遣春風薜荔侵

龍翔寺

潛宮樓現頌中興王氣東南百倍增
瞻鵲欲從銀漢度攀龍空想白雲乘
經營不惜金沙布願命於傳玉几馮
誰識再來房次律重尋筆塚記吾曾

君子堂

堂名君子為君開喜報傳呼柳下來當道豺狼應屏跡
故山猿雀莫驚猜波搖翡翠風生佩露冷金莖月滿臺
況是青谿江總宅黑頭勛業未低回

東窻看山

微茫翠浪湧青瑤木末斜分鳥道遙雲歛江亭初過雨
月明澤樹欲生潮崖根橘柚知誰種磻曲茅茨許共樵
不羨東山攜妓看堆盤鱸玉映紅消

忠勤樓

自負東南一劍橫故膺宸翰錫嘉名帛書峴首愁歸雁
鼙鼓江心吼怒鯨落木藜祠孤淚墮西風長笛壯心驚
奸雄欺國真兒戲只比藏鉤謾闔羸

重登忠勤樓

宋亡諸將寂無聞猶有高樓倚暮雲并幹璇題彫雉羽
碑摹玉篆缺龍文君恩虛負忠勤寵王道須知禮義尊
空與後人增感慨當時羅綺只醺醺

獨坐君子堂

繼學嘗師節善之鄧綿州人也

海上歸來鬢未霜登臨應不愧斯堂風生葆羽迎仙蓋
軍散艸旆供佛香江上靡蕪隨意綠雨中新樹過人長
綿州學士深埋玉淚濕遺編可得忘

賞心亭

碌碌從人媿抱閨賞心應共雀飛還孤舟野水東西渡
落日長淮遠近山神鼓乍喧香霧合賓筵初散綠陰闌
相思只尺長相隔一似河流九曲灣

潛宮

御榻當年小殿西，龍光照地起虹霓。
蓬萊珠館珊瑚樹，夜月瑤臺白玉梯。
甲帳列營環衛密，龜茲按拍蹋歌齊。
代來故事為誰紀，只有年年杜宇啼。

為餘姚同知

賦林泉

興在林泉道自存，不妨吏隱駐高軒。
蒼生未起東山卧，坐客先留北海尊。
谷口風高青兕吼，崖根雨過玉龍奔。
壯夫出處皆隨分，且及明時報主恩。

次韻馬昂夫總管飲僊橋詩

鐵鎖高懸隔杳冥，僊橋有路上瑤京。
夜涼暗覺潛蛟動，曉色微看素練平。
坤極尚遺神禹力，小靈空識祖龍名。
爛柯旧事馮誰問，石柱題詩薛荔生。

贈王吉甫提舉

治未嘗為樞密揆建
義誅逆賊史臣書之

早贊中樞勇有謀，翩翩筆勢萬龍緇。
直書趙盾辭無媿，請討陳恒志未酬。
委質朝廷思報効，得官隴畝課鋤耰。
野人好惡無偏徇，老穉遮留擁道周。

次韻吳間開宗師贈茅山徐真人

當年野服謾朝天，不羨稽山賀老船。
翠壑夜蟠金井月，采鷺朝下玉爐煙。
俄聞劫燒嗟灰墨，還見宮城慶醴泉。
莫道僊人無白髮，步虛聲裏又年。

次韻薩天錫臺郎賦三益堂芙蓉

華開未覺早霜殘，雷伴仙人酒半闌。
翡翠巢空秋浦深，落霞飛盡暮江寒。
玉真對月啼雙頰，楚袖迎風舞七盤。
持向昆耶聽說法，病翁元作色空看。

次韻王伯循僉事將上江東留別

江南江北白雲秋，隨分高情且宦游。
醉著鸕鶿歸月，夢披葭葦釣槎頭。
先生玉宇秋先見，氣肅銀河夜不收。
明日繡衣終遠別，看山不盡更登樓。

謝張雪峯司農惠西域諸果

殊方佳實未知名，何幸分甘及野僧。
把玩乍疑金粟碎，緘題還愛翠囊盛。
鮮色映琉璃盤露，漿液寒生玉井冰。
報以鹽梅助調鼎，願言百祿與川增。

張公天上久乘槎，珍果南來合拜嘉。
楚子謾誇萍勝蜜，安期不數棗如瓜。
敢忘止足求多味，已分克饑飽一麻。
但喜遐荒時入貢，瓊車風露滿流沙。

次韻張夢臣侍御

太子千秋日，燕龍翔壽

天香一騎出燕山，闔闔雲開近可攀。
華渚龍光瞻斗極，芒碭雲氣識龍顏。
紀綱吳楚東南重，事業夔臯伯仲間。
燕罷題詩煙景暮，松高千尺雀飛還。

李遵道墨竹二首

有美清揚鬢髮垂，神飈爲佩水爲衣。
虬鸞萬舞群僊下，採羽多儀帝子歸。
翠色夜寒雲靡靡，綠陰晝靜日暉暉。
李公父子深埋玉，誰賞淋漓醉墨揮。

長憶簫簫谷裏行，蕭蕭几杖早涼生。
庭虛月色僧還佛，院靜秋聲客獨驚。
僊鳳去隨秦弄玉，雲驂留待許飛瓊。
錦裯只愛龍孫好，溥露梢頭照眼明。

王元戴御史為沈禹錫畫洞庭圖

白簡風生薇色秋，揮毫能為故人酬。
霜華慘澹青楓樹

日脚微茫杜若洲萬化胚胎元氣濕巨灵斧鑿五丁愁
何時聽徹鈞天樂從此乘雲八極游

送太禧宗禋院觀志能照磨監造御麴還朝

宗禋從事擬分曹卷耳誰憐我馬勞犧象雲雷陳鉅鬯
鷗夷風露出蒲陶周廬入直天光近待漏隨班斗柄高
此去便鴻傳好語雲中錦字認揮毫

謝郭道淵以詩慶任新寺

住近城南尺五天眼看金屋會群仙雲霞海上无三島
風月人間即四禪父老多情思沛邑從官有意賦甘泉
恩波不独新蘭若麟鳳呈祥五百年

次韻答曹德昭臺即見寄

華壓雕欄護玉墀光涵珠網耀摩尼室空誰問維摩病

才絕徒憐顧愷瘖塵土汚人思自奮雲霄舉翮欲何之
期君臺閣鵷鷺集濯濯清風慰所知

曹德昭嘗蒙寄詩已率諸徒同和呂仲實僉憲偶

見連和三首相遺予与仲實未及識感其相知
率爾次韻上答

桂殿蘭宮九尺墀從游扑握与伊尼形殘尙儻空全智
腹飽侏儒只學癡辱贈瓊琚非報也載瞻銀漢欲杭之
道同何必論傾蓋白首如新不易知

百挫摧殘不自持雪山巢頂愧芻尼人祈天女多求巧
我學吳兒欲賣癡拭目扶搖斯下矣馳心江漢願東之
使車不欲煩迎候只恐星移太史知
繡衣千里想光儀何待蒙俱識象尼鼠首兩端知吏黠

蝥酣萬穴笑兒癡，孔顏聖域先登矣。儒墨風流一貫之，願續三賢龍井社。山行應許野僧知。

仲實復和見貽勉答二首

佛國親登七寶堦，見超無見總持尼。情塵空盡還同俗，結習都忘不斷癡。東嶺雲歸招共宿，北山雀怨任他之。吾徒未識毘耶老，衣染天華不自知。

當年射策動丹墀，獨考遺經演聖尼。早化鯤鵬矜意氣，肯憐鸞燕語嬌癡。支郎居越逢玄度，蘇子來吳識器之。脫畧形骸忘物我，風流莫遣俗人知。

張夢臣侍御題東林李伯高西疇詩卷次韻二首

風流一代盍纓簪，千載令人感慕深。老去歸田三迳樂，賢勞報國百年心。霜餘鞠圃踈堪摘，雪後梅坡遠獨尋。山水至今遺愛在，風清如聽倚梧吟。

濟南汶上政相隣，只合歸耕致此身。雖雅淺畬桑日薄，鳩啼初雨燒痕新。彭殤俱盡同今古，物我无私孰主賓。欲問香山容入社，底須更覓葛天民。

送張可道管勾赴任西臺

臺閣清流孰與同，還家乘傳似乘駟。西秦風物由來盛，三輔關河自古雄。邑子爭迎舟旆簇，津亭張燕鼓隆隆。相期衣繡重來日，還訪青谿野水東。

雪窻蘭

誰把幽芳寄所思，山林久已負歸期。蘿龕騰著雲千頃，蕙帳空留月一規。作賦何人捐洛佩，招魂有限吊湘纍。因知老衲芳揮灑，杖錫敲冰上劍池。

送趙仲德歸國學受業兼東其父宗吉待制
文采家聲固足褒也應地勝得人豪遺民思遠唐風古
太嶽疆分晉水高壯志聞鷄思擊手揖雄才倚馬待揮豪
而翁久擅絲綸美露冷穹廬夜直勞

送管子敬赴蒼梧尹

簡書深念遠人安出宰蒼梧選上班虛市穀登秋社早
津亭杵靜晝陰閒島夷德被唐虞世邠魯風移桂象間
奉詔遺祠躬謁奠思看叢竹兩斑

送韓九成臺郎赴中臺

賢勞念子獨遐征上計郵程夜不停月暈有虹連碧海
星流如使度青冥權衡執法裁風紀禱杌誅奸肅政刑
報奏歸來承異渥好迂駉馬到林垌

送趙子威臺郎還都

王事雖勞足勝游千官迎候夜鳴騶憲綱久著威名重
人望還推學術優攬轡直踰沙漠雪題詩偏愛海門秋
歸臺更美皇華使報奏天光動瓌旒

送楊文舉赴江洲省宣使

凍解春泥柳未青駢車四牡在林垌家聲弈世推韓斗
天上何人識使星黃閣盍簪春盎火城分直夜炎
明年重對賢良策第一臚傳出漢庭

柯敬仲墨竹二首

醉墨淋漓雨露春九重何止動奎文老龍夜奮千年鬣
采鳳朝翔五色雲淇奧多賢歌衛武蒼梧有淚憶湘君
買山只合丹丘住贖種清陰為我分

何處龍吟百丈泓，驟驚風雨助縱橫。
紫紆拳石藏千畝，次第寒梢發寸萌。
嶰谷何人調六律，柯亭无客賞竽簧。
五湖付与垂綸手，斬取長竿掣巨鯨。

柯敬仲作枯木竹石圖寄樵隱御史命題其上

木石山中託旧盟，歲寒不改此君清。
相期雲霧隨龍化，更待天風引鳳鳴。
靜对聞琴宜夜雨，閒來欵枕愛秋聲。
老樵自是伶倫手，調入黃鐘取次成。

子昂竹石

竹君石丈旧相忘，曾奉王孫直玉堂。
碧映吳猨雲氣合，潤侵宮硯露華涼。
平泉回首班樵牧，良嶽隨時化犬羊。
猶想胸中立壑在，龜谿拱木雨浪浪。

眉壽堂為趙子威照磨賦

壽域鈞陶萬類春，華堂偏尉白頭親。
黃封儀汎雲霞動，紫誥鸞回雨露新。
闕閼姻森虎兕曾，玄弁葉盡麒麟。
繡衣不改斑衣樂，忠孝全在子身。

次韻馮東麓侍御游鐘山詩

底須勝集慕山陰，只尺鐘山足訪尋。
畱客但教尊有酒，歸田寧計橐无金。
才名久著三朝望，經律仍窮萬化心。
一代風流真可畫，後來感慨亦由今。

東麓侍御赴燕南憲使畱別次韻奉餞

從車祖帳候城陰，畱別題詩辱重尋。
愧乏鸚鵡酬斗酒，空憐駿骨市千金。
烏臺衣隸中朝貴，牛巷煙簑故国心。
萬世不磨存有道，人間彈指去來今。

蒲室集卷之六

絕句 五言

米元暉江山秋晚圖二首

紅樹宜秋晚，澄江媚落暉。
扁舟如喚我，莫待白頭歸。
江山自開闢，元氣忽淋漓。
貫月長虹夜，浩翁許獨知。

松雪翁墨蘭

風佩參差倚，秋香暗襲予。
愁來禁不得，誰吊楚三閭。

畫牛

草煖犢子肥，牧閒牛耳濕。
誰知荷蓑翁，風雨租稅急。

溪山小景

溪光深照席，雲氣暗沈山。
好似西丘上，扁舟幾日還。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口號四首為海樵公送別儀真舟中作
道合形皆寓心親跡任疎偶然成解后握手勝交書
矮蓬仍漏雨盤屈不如鍋漢使天河工難追萬里槎
功名隨分有聞道古難能收拾香山社霜顧及老僧
蒲香仍五日不是獨醒時有酒從人醉長齋律自持

絕句 七言

次韻馬虛中道士贈熊以善之金陵四首

江湖隨處得相逢四壁囊衣客意同自是雲蹤無住著
秋蓬何事解隨風

師友平生孔文舉詞章今代沈銓期豈是雲林遺隱德
未應才俊困明時

朝望秦淮雲氣清夜聞鶴唳帶風聲參差天闕牛頭沒
斷續鐘山馬首迎

焚疏空聞招惠約上書誰復繼鐔津千巖萬壑不歸去
落日長江思遠人

次韻答石室元晦

不審任來相熟未青衣迎棹慣看人糗糝分餉家家似

薯蕷炊香頰頰新
憐君身大不及膽想見道公應更癯實錄自彰銘鼎義
能來重掃石浮圖

貝闕群僊羅玉質也知天上足金銀深慚造物相料理
巖穴偏宜槁木身

義公死葬廬山下也說曇華一度開猶喜老禪隨幻住
昨朝天目寄書來
抗標雪書同房住况是茗華雪不如扁舟短棹不成去
坐聽鐘沉月上初

贈日者沈愛山
君平天上知名久牛渚無人解汎槎獨抱囊衣江海去
扁舟風雨度年華

次韻荅熊以善秀才
陞堂齊赴鼓隆隆獨著儒衣謁嬾融也勝朝回隨鴈起
西風千騎過雲中

風雨歸舟圖
中流鼓柁欲何之乘興何如興盡時蛟鱗垂涎風作橫
山長水遠暮歸遲

古廟折碑圖
古廟殘碑野水村行人回首暗消魂遙天何許孤雲沒
不盡青山萬馬奔

贈顧可和二首
鏡容識我麒麟種茅氏憐吾丹鳳雖幸有小郎供膳美
土酥如練玉芝腴

江湖有術青烏子，香火多靈白鶴仙。乘興出游歸亦好，采芝種木赤城邊。

虞伯生學士以五詩贈一上人，蒙見及一公將歸，蜀謁趙魯公次韻。

醉罷蒲陶金叵羅，散華方丈寫伽陀。扁舟許我從公去，浩蕩江漚萬里波。
潛宮樓殿五雲開，雲外青山萬馬來。黼黻天容歸化筆，故應畱待謫仙才。
我愛鐘山七佛居，曇曇霜刃重掃劫。灰餘先皇同受靈，山記千古神龍護寶書。
魯國數年書疏斷，每思高會聽雲和。別時有約終相覓，綿竹江頭兩一筇。

西蜀高僧識馬駒，十年江表飽蒿藜。宗門喜見南回日，千衆開堂借品題。

墨梅為馮仲實賦

林華瘦影月微落，風袂參差玉佩瑤。更覺微酸生齒頰，千林烟雨待青黃。

李息齋墨竹

李公墨妙俱陳跡，誰識湖州苦用心。惆悵此君猶玉立，空山風雨夜棠陰。

雪窓蘭

百畝無香失舊叢，若為膏沐轉光風。趙家三昧吳僧淡，未覺山人鶴帳空。

舟至通州夜雨大作

明日京華拂面塵，寧虛如雪馬如雲。雨声未忍孤蓬別，故遣蕭蕭枕上聞。

次韻送蔡天與

楚江送客暮帆開，眼底何人識異林。後夜月明潮又滿，青山空繞兩華臺。

魚樂園

予作菴東園將謀退休而未能入居之

築室開池學放魚，旋紫九島作江湖。畫園更覺煙波好，野水寒塘雪葦枯。

畫馬

華山歸牧空籠種，傳得丹青十二閑。前歲上京聞扈蹕，白雲如見六龍還。

湘水行春圖

湘江何處問幽棲，野服行春曉色微。著我茅茨相伴好，不堪衰疾未能歸。

淵明歸去圖

橫亡海上只徒傷，夷隘空聞鐵首陽。歸去柴桑吾故里，高風猶是晉文章。

百鴈圖

既集還飛水正深，風驚葭菼亂聲音。江湖尚爾防增弋，肯爲傳書到上林。

孤岫圖爲鴈山德長老題

澹煙疎樹月朦朧，路隔寒潮漸復通。添箇茅菴分我住，明年飛錫海門東。

梅雪齋爲逮彥常賦

梅雪相輝映遠空參橫猶愛月朦朧更期佳會克調鼎
好在青黃煙雨中

李遵道墨竹

曾共琅玕節上題淋漓不記醉時揮湘波如舞風如佩
猶待騎鯨碧海歸

次韻荅失蠻御史五首

贈了空羽士

劍光電繞蒼崖裂阿母金盤進紅雪攜手一笑三千年
更約乘鸞拾海月

秋夜宿瓜洲江風山月亭

波底織綃聞帛裂玻璃萬頃魚龍夜向來鼙鼓海門秋
鴈驚不度穹廬月

寄西山李處士

每憶西山水竹居秋風林影夕陽疎江湖正自無知己
底用嫌人索報書

宿雪峯菴

雪深麋鹿無行跡雲外樵歸何處笛老禪騎虎不驚人
損拾荒苔掛高石

游僊

乘雲直上黃金殿騎鶴歸來白玉京飲乾石髓開還合
指點蓬萊淺復清

濟法師清鏡閣

閣前湖水清如鏡好爲行人照白頭寄我畫圖憐我老
何年鏡裏認扁舟

次韻馮東麓侍御留題鐘山八功德水
天上群公玉笋森也隨陶謝入東林
臨池最愛清如鏡
不照衰容只照心

東麓侍御赴燕南憲使留別次韻奉餞

雄譚吐氣陰森玄度三生得道林
自喜神交忘物我
誰知宇宙本同心

竹石圖

往年會盛克明於幹禮部舟中後蒙以便面相寄
今見與喜近仁臺郎作竹石圖喜而為題

我愛淮南大小山
座分江月弄潺湲
竹君石丈能無恙
偏稱臺郎玉笋班

聯句

秋夜同太原張翥仲舉永嘉李孝光季和龍翔寺
聯句

先皇日潛邸梵宮冠東南金碧麗紺宇翬旌幢覆瓿插
六龍駐神馭光百靈護宣駟地蟠龍虎氣新殿擁貂蟬
簪文石露篆古翥化城天樂酣杏梁虹飲渚光壁甃蟾
生渾複道星辰直新觚稜烟霧合浮因琅當語翥藻井
果思函曾暉攬鐵鳳光清旭眩冰蠶望氣芒碣遠新閤
道空同堪御床塵宛翥仙仗華絳珠襦鑲玉柙光
猊座涌寶龕遺弓泣父老新執豆奔侯男衣冠閔原廟
翥不戟園精籃馮几敷末訓光銘鼎紀玄譚
聖祚萬世啟新法筵諸佛參貝翻譯經六翥因繪笑像

三華髮眾咀作光象教一嚙語猿鶴驚此客新林磻洗
餘慙齋厨飯香霽蕭瞑閣鐘声歸錦為渴飲扶光礎踞
雕虎耽洒掃媿無補新倡酬知匪堪燥吻茗屢沃蕭苦
心榮頻探焚膏續迅晷光捲簾納霏嵐翫解月來淨新
鑿落雲液甘風籟擬古柏蕭秋陰挾高栢戶牖絳脾蠹
光丹青海波涵社中合陶謝新方外師瞿聃息影了虛
寂蕭栖禪屏癡會艾芻交折聖光伊蒲不盈甌心同畧
形跡新累遣志憂悵錦雉絡扇羽蕭赤螭銜劔鐔鏡豪
走夔負光麈尾揮鬢鬢堅壘避屈賈新陋邦敵吳郟韻
劇魔胆落句雄神力樁擁鼻極營度蕭刺手勞鉤搏械
笥通銀鹿蠹葉剔白蟬幢鐙粟黍蠢光鼎香穗饒三山
河入帝網天人繞優曇新境勝情自曠理超思弥覃光

雲臥婁巾烏兩婦借篋藍蕭報章媿木李留帖踰黃柑
新話言諒所慕沾醉詎可姚光捧席曰足慧蕭觸屏蒼
頭慙新偏袒屬肩聳光鏤庄鏹耳僂蕭吾我涉誕謾新
尔汝志誌誦蕭罇發粟穰厚色滷齏味驛光剪韭差可
芼食魚更須泔蕭青谿渙以瀏苻陵聞其甜新茲事付
千載相期結廬菴蕭

蒲室集卷之七

序

道法師實錄序

宋徽宗朝方士林靈素譖毀佛教法師道公爭之徽宗怒黜械春陵及靈素敗國亦蒙昧者或誣佛以禍福吁郭隗進而彊燕穆生去而亡楚豈既能福穆生能禍人哉抑善者人同與賊善者人同棄也矧佛大聖行之國中繫童孺信之可終毀乎彼世之言治道者必徵於三代三代之所無則黜以為異獨不察夫三代之地不過數千里其俗簡易先王因其時而教之詩書易禮後世地廣數倍俗益偷薄而禮樂刑政不足以盡其術矣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然後西竺聖人之教出焉無刑威賞勸人自格非遷善
至若趣厥道妙窮神致化聖君賢臣陰資焉治其有功
生民也博矣古有功諸侯子孫猶得世食其土況吾以
道爲嗣者乎嗣而絕之不足以爲嗣矣器勞也而新之
火敝也而燧之不有弛也不有張焉若法師者其張宗
者與當宣和之政淫昏肆虐豈惟毀佛而已而廷臣無
敢言者法師能試命芥質食其食思死其事足以振世
勵俗則非徒有功於其教也有功於天下也自法師沒
今百七十載而世有不聞其名者十世孫福崇緝其遺
事求述於吳僧祖瑛：瑛曰吾祖也因述其譜與崇爲
從昆季蓋派別而不相聞知久矣乃拜受而述焉文成
請序於予予視今之寄我法中佚居豐食樂其盛以不

戒庸有念夫先世之孔難哉吾惧其盈焉世無法師矣
瑛也磊：有奇志彊記而辨可世其業尚勉乎哉尚勉
乎哉

天禧寺嵩講主刊施五十三佛名經序

吾法一入中國皆知佛爲大聖而當時華梵之譯者訓
佛之義不曰聖而曰覺者以佛與人均有靈知之性特
覺與昧之異耳能覺而不昧則人人皆佛也若截然以
大聖自尊使望之若天壤有間則人將退而自畫無進
修之益而非所以道世也譯者之示訓有深旨矣又覺
有三義焉能自覺者二乘也能覺他者菩薩也能自覺
覺他而覺行圓者佛也曰覺即佛矣復何假於念爲蓋
以人心昏亂故佛教之以心念口誦由外制內精專誠

一至於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常覺不昧以返求乎自性之佛也金陵法嵩講主博通經論嘗謂修行捷徑無踰念佛乃考經援義本其行願取五十三佛與三十五佛名印施勸誦其訓迪有方矣或問於予曰世有詩書禮樂之教若是得無混淆乎予曰聖人之教不同而同於爲善夫詩書禮樂郁乎文也而百姓有日用而不知者是道也無分於上知下愚由一念以擴夫自性之妙雖庸夫竈婦可能也使家授人誦下以戢惡興善雖刑措可也上以合乎道真雖比屋可封也又將游乎清泰之都躋乎仁壽之域則物也我也聖也凡也臆然同体尚何分於世教哉嵩聞而喜請書以為經序

送瑞少曇歸江西序

至大中予主餘英山寺三年寇至剽掠俱盡僅脫身免常所雅厚咸相聚匿笑莫有顧予者独少曇來勞苦數十返明年佛智遷徑山三月禍作其徒多背去而少曇又与二三子留侍暨佛智歸江右少曇分坐太白不得從今復走宜陽而省焉於其行重予有感矣世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教而民或悖之溺於愛者忘其親誅於利者傷乎義吾徒辭君父之尊絕伉儷之欲惟師与友之道得同乎人也而吾徒貴遠游大方多衆羣居千百錯礫砥礪期底于道若是於師友之道又專矣無汨乎欲無競於利其庶乎有終矣嗚呼孰謂俗之愛能移於吾徒者乎若少曇者可以敦俗者乎

蘄州蘆山接待菴序

世未有好施而不享其報者若翳乘餓人得單食執職
力效死地何報者之多義耶噫人無良心久矣將天啓
施心俾有獲其效如此吾浮圖氏祝髮居僧坊其宮宇
食飲裳衣之奉無一不仰於人人亦樂予不靳或適諸
四方則又有作室亭埃間奉漿饋食以迎以勞故行不
贏糧居無館穀無輿僕扉履之需朝吳暮楚遇彼館人
如閩郵傳彼見來者接踵于道亦不暇計率相視為故
常施者不以為德受者亦周知媿未聞責以施報禮者
何其寡思哉惟生民之泊於情與而愛奪而憎愛憎而
恩怨隨之矣故吾徒尊之於君后親之於父母皆妻之
若遺以遠游者使不累乎情以悉力於道也道必求諸
師、不州里鄉閭有也如得其師幸聞道以歸則君也

親也彼食我也無不報矣又何必計功而食詰：嚙
如里姬為卦淮右古稱竒山水吾宗三大士闡化諸祖
輩出蘄舒間至今遊錫不絕桑門志弘作廡廡中道行
者如婦予思繼之者以久施不報為解或怠乃事則弘
之志不終矣而幸其安以食息于斯者亦不可以不自
勉也故書以訓之

道場寺雲峯閣詩序

東漢時身毒僧摩騰至館之鴻臚寺後僧居咸曰寺而
以律制之寺率以律名至梁有禪隨唐有教雖各以道
訓其徒而寺猶律也貞元中大智禪師作禪門清規而
禪律於是始判準規立東西序西以儀于衆東以董庶
務而帑藏出納係之然昔猶交職其事欲備歷之以閑

其故不以東西爲嫌今也反是志高潔者不適於俗狃於俗者近乎汙而東序之職始病焉曰吾既汙之則將甘受而不辭必漁厚賄飾輿馬至自民其衣僕園廝養侷鉅室務滋黨以脅其主飲酒載啖貧吏使不問已甚者有業產萬計故有以來殺僧之議吁寺幾何而不淪胥亡也予行四方所歷寺幾千百求異乎是者嘗道場者宿渭公嘗任寺之東職以廉儉聞始寺不競能損已以紓公：以是裕益猶小示其黨以不私於是闢方丈作鉅閣以居其主閣成而吳越之耆師碩德與湖海勝流咸爲歌詩頌以落之而微序於予：現人之勞而後食作而後居孰不求豐諸已有公焉有私焉使審乎公私之辯又益之以才幹而成一閣者夫豈難爲哉渭能

悼中天竺布衲雍公偈序

延祐四年四月七日禪師雍公化于天竺中峯五日闍維之歛牙齧設利与常所持木槌諸不烬者爲窳堵藏之先是移疾卧天勝院彌月曰吾可忘衆耶遽舉屣中峯力疾訓徒戒執事者以事爲書十數通與友訣乃怡然委順衆相視愕如也夫人道之貴以誠乎性也自教流諸夏諸師之言性者罔不極于奧而卒膠於文言莫克自尽及吾祖以直指之訓來使人恆然獲所素有其末也不能無敬而後之宗工又因敬爲制故有倡彌高

而机盖峻如三代襟散教化衰而刑禁苛酷之採用焉
命擔之不行而盟會侵伐之例列焉皆一時权宜非得
已也然奇妄不常縱擒無端而可捕撮其影跡哉今之
學者不能自誠以尽性妙徒玩其跡相与師授徒受曰
某若為而高而峻其而平實勿幽子也墮其閑鑄鑿其穿
穴取其語之近似者摸擬之以為古能是遂以躡清序
尸鉅利傲然以名於世世忘恬不為異而孰得夫偽真
也噫惟於死生之妄不可証不俟詰而較然矣禪師始
居天目之西嶽事高峯妙公危其役至躬春爨樵想晚
嗣其道固知異乎如此者矣漕使瞿公請居大覺寺十
餘年以勞瘁數逃去衆懷之復稍尋至然不威或久
則慢之亦不屑也居中峯衆益至食不繼則躬乞以給

顏瘠黑少容心又語慙寡文人始說以不韻及是皆大
愧悔豈徒媿之反譽之也譽不止且棹之矣有得南山
悼偈若干首示予予喜其能敦乎本亡事乎末可激勸
學者故畀之序云

送方上人序

士貴遠游以能交天下士也近年王公特士之礼廢士
不克游惟吾徒得肆遊窮燕首越所至諸寺咸命典客
司游者非徒利舍館而已其送迎有礼先後有序主賓
倡荅橫机迅辯有足觀者故游之遠莫若吾徒而交之
廣得人人而閱之又莫若典客也然猶必擇通邑大方
多衆乃克覩天下士而為務最煩才俊不屑於就其下
者又不足以交其客以故名亦昧焉延祐四年杭淨

慈得方上人爲典客客至如驛善其職由是譽日起以都邑之會賓客之多無逾錢唐而淨慈又大方使上人典其客上人嚮人也嚮之俗多儒其流于吾徒者亦漸儒習故上人雖游不廢吟事而游者樂之然吾徒遊之道非以富山水慕聞達而事於譏訕篇什爲也故上人之歸得贈言於其友不以詩而以偈爭以古德之事以告之有深旨矣上人勉乎哉

楊雲巖居士作蔣山僧堂偈序

寺古制皆有僧堂然惟會食而已至於寢處則有別室如今教律院猶然也獨禪林自唐開元中百丈海禪師作清規設長連牀於堂率衆盡入居之林端乃木甬盈亦以貯三衣一鉢外無餘畜也坐臥起居有時凡晨昏

午夜以及旦長老首座加巡警焉惰者罰不率教而擯之至於禪寂訖若枯株湛然止水衆千百肅如也由貞元距今六百年他規盡廢僧散處寺內外甚者一已占屋數十間積產業以萬計輿馬僕從擬巨室冒刑法汙宗教有不可勝言者矣而堂之規猶獨得如古使天下之凡若僧者盡撤其私室禁而私畜而會之于一堂申以吾祖之規教之庸有如前所陳之歎乎而僧者能終身不越堂戶繼之以不昏不亂慮而照寂而應超生死越三界雖古聖賢不出乎是也金陵蔣山肇建於梁寶公初名開善宋熙寧間改創禪院居衆千百踰江左第一泰定二年春寺弗戒于火鞠爲灰燼長老曇芳禪師能以誠感人人故樂爲之用無貴賤貧富咸願出力

效指使期年而寺成者過半而長者揚震之曰若僧堂者禪林之元氣也我則爲之登訖工費鈔十萬貫有奇高明爽塏視舊有加焉震之復與諸公登其堂歌頌以落之予親夫佛寺之興率謀諸施者然皆以像設金碧之盛可夸耀於人之耳目而儼夫福田利益而爲之也而震之不夸耀不徼福其志必曰居此堂者爲能明佛之性傳佛之道然也若是則求報於外者其責輕責難於內者其任重而吾徒之居此也得不戒且惧乎

王氏孝感瑞華圖詩序

世之有符瑞神異之事載於書驗於令耳聞目睹數然也而未有能究其所從出使人瞭然以不疑者其故何哉徒以孔子不語怪爲解而其所以不語者又何哉

或曰怪不足言也若是則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其亦不足言乎孔子生亂時道降俗薄故因時制敝扶持綱常苟非切於人事唯恐致惑於人特秘之而不言耳然則其終不可以致詰耶西方有佛曰人之性其來無初其往無終大而天地散而萬物日懸于上而澤於下山嶽河海亦禾鱗介至若神奇物怪變化萬狀皆自一性而出故有啓書以逆風喚酒而降雨孝感而魚躍筍逆誠格而泉涌者唯性之本具非假於外也使能全其性之妙雖天地位萬物育不啻過矣吾於王侯瑞華之異而重有徵於斯言也初侯父忠愍公使日本死于王事侯母方盛年摻斷髮爲尼嘗參高峯妙公得其性妙之旨矣而侯自弱冠出仕即以能稱累遷至三品官而養

母至孝母既學佛泊然於世至治二年七月朔跌坐而逝遂以佛之制闡維之獲舍利五色斷石爲窆塔葬焉
疾猶衰經居喪三年從儒禮也一日奠於筵有折山丹華於筵者俄結一物如杯玉雪瑩然人咸異之而以詩文稱美者何限疾謂其母佛之徒也微言於予：得以佛之說告爲人之均有是性而物誘之若蔽焉若失焉非有明而復之：物烏能死而不亂者耶夫欲善乎性學者無踰於佛而治世之道必用於儒也今疾之於母明佛之性用儒之禮由是而感通故異華之微皆性善之微著者耳而疾方嚮用使擴而充之移孝於忠以致君澤民使休徵應而甘露降醴泉出則後之人又將歌咏之無已也疾名都中由兩浙漕使今爲福建道都元

帥無張氏諱普貴字無爲云

送張子安御史序

南臺所轄三省江浙爲最重常歲監察巡按必選上名以行天曆改元之秋張公子安來杭時故相新薨地方用兵供給繁劇海上獲諜者戮于市人心洶惧于安由浙西東入閩巡行諸郡以鎮撫之隨事損益觀時翕張外肅內恕民獲莫安初行省以禮物錢徵歛過度至是劾其罪追所歛歸其主天子聞而賜之幣以旌其直君子謂子安於是知政刑矣按周官御史掌傳命記事者由秦漢以來任以彈劾宋復以兼諫爭而國朝之待是選也人佩一印使得以專言事若朝廷之紀綱中外百司之賢否官之蠹政民之隱疾必周知而備言之雖曰

責人而不知人之責己者尤重也然知之有不周言之或不當於是有所接之與察其風俗訪其得失焉猶古者親詩以知民風持節以聽政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而後之君子不克舉其職唯覆其按牘奉行故實而已不任於人而任於法不求諸實而求其跡使人有不直而吏者深文巧詆牢不可破雖有子產之智何疵以得焉或者苟祿自愛見有怙勢作威與無辜被禍而牽於上之好惡者則惴惴焉唯恐有聞以累于己也必先委之而去況敢擊其所彊而直其所枉乎又有避嫌畏譏日馳百里夜宿公館戒閤吏固扁鑄雖親友莫得面睨屋梁坐終日澹然無所爲至戶外車漫不加省而烏在所謂察與訪乎若是猶曰守文毋害而況有不可勝言

者耶雖然衣必垢也而後濯之非必咎也而後潔之不有敝也其孰更之故上即位之初首定威憲之選凡所擢用率皆奇士而子安尤蒙寵知吾見其蹇蹇匪躬肅清邦憲以奮其大有爲也必也尊道德而抑奔競則君子以類進而小人不取微幸矣先教化而後刑罰則吏畏法以知義而獄訟簡矣擇賢守令而汲進之扶植之使得以尽牧字之道則家給人足盜賊息而國用紓矣若呂公著之言御史當論國家利害之大計毋察官司簿領之細過者吾取之吾又居巖穴遊方之外者也於時事不通此者聖天子易潛邸爲寺臺宮命予居之而屏子安之愛尤篤以其所司直言也敢不誦所聞而直告之

王可毅尚書還朝序

金陵古建都地然自孫吳而下皆編據南方弗克統一說者謂天地之氣至南而極不可以建大周朝諸侯蓋陽生於子而極於午子位朔方朔猶蘇也謂萬物至此絕而復蘇始而終：而始生：無窮矣必王者有朔而南陰陽相乘其氣循環而後可以當之歲在己丑今上皇帝以潛龍來居而向所謂龍蟠虎踞者若增其雄而幸其有所遭也說者又曰古之天子巡守方國後世不然而天生命世之聖必先使之周游南北以通民情以任天命之寄粵若世祖西出關陝浮襄漢南畧武昌歸繼大統混一區宇而開太平萬世之基今上為世祖曾孫蚤歲冒涉艱險輾環天下是天所以付世祖者而以

畀之也天曆改元之十二月上以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亦犹世祖駐蹕武昌而以其地建元興寺焉明年九月命工部尚書王公來董其役先是上命行御史臺擇主僧居其寺不以大訖不肖俾徭灑掃以是得日承尚書公之約束而窺觀其為人溫然而春汪然而莫知其涯也聽其言貽其行必欲內不以一豪欺於君外不以一豪欺於民交友以誠莅事簡以嚴御下也以和易而樂與人為善方是役之興江南大旱民始疑懼公既至從內府例人日給錢米有差羣工廢至不約而集者二千入乃縣鼓鳴鐸以程其勤惰故工無浮食五旬而材告具十一月朝廷陞公為天官尚書遣使趣其還客有問於予曰尚書為天子近臣學問政事方施之天下人

望之朝以繼夕而乃濡滯於一寺之役無若不相當然
況佛之道不知於世教何如也幸毋蔽於私爲我陳之
於是進之曰佛之教簡大無爲上智者由之以造乎性
妙合乎道真而中人以下猶能遷善畏禍故其化之弛
張有大焉有小焉如唐之太宗房杜宋之仁廟富范亦
謂君相之聖且賢者然皆資其道以善于世而因朝宗
信之篤度越古昔蓋以薄海內外萬方畢臣其習俗各
異十已八九而鮮有不事佛導其化以善者孰謂於世
無裨其或佞之過度縱其徒而不之制隳祀法蠹生民
是溺其跡而不適其宜然非佛之咎也今聖明在天而
尚書公方以房杜富范自任凡所建明無一不合於道
豈以歲飢民無所食商賈無所售其材工無所償其技

相胥於流殍而莫之顧乃於農隙大出錢粟質材僦工
于以集事于以振乏惠莫大焉况以潛邸之重而上嘗
居之四年宜臣子者於茲祈天永命而尽忠乎所事且
志不避難易身不擇勞逸亦其所職也客乃媿謝因以
其語質之尚書公曰子言然也我行有日矣盡書以
爲北歸贈行序公名士弘字可毅皆上所命之云

送嶽住留守還朝序

皇上居金陵之四年山川百靈保佑聖躬勛功懋德起
登大統即位之初首改所居爲大龍翔集慶寺明年度
材告具以向方不利于歲而止又明年上命嶽住公來
測圭攷景築基而營焉若夫資用之從出官吏之效命
則又有臺官以提其綱御史以糾其怠其於敬慎惕如

也每晨漏下五刻公必先至乃伐鼓下令置藉以閱其屬戒其若某事而與柰盈縮寓諸勤惰寬急之間雖巧歷善計莫之察也不十月而落成其布畫規度悉按京都而江南或未覩故吳越湘漢之人裹糧來游接踵于道心動目駭至相繪圖而歸傳播誇美謂國朝崇佛古未有而莫能推原其意或有取於五行之說者曰我國家肇自北水也佛生于西之金也金水相生欲培本以彊幹浚原以導流若子母然噫無亦議其跡而不本夫教論其功而不及夫道是未知佛也欽惟世祖奄有區宇文綏武定各有攸施而佛者慈仁怡愉無刑威賞勸人自畏惡而趨善可以董陶至和而躋吾民於仁壽之域舍是無有加者故累朝尊之以為盛典然尊其教

必嚴其居弘其道必求其人嚴其居有成功者公之任也弘其道而未知所濟者吾之責也故吾始而喜再而媿而三則懼矣吾自奉命灑掃以來朝夕兢兢于是思率吾徒策勛於無為致美乎不覩六鑿無所用其明心匠不能措其巧崇然而基突然而興而同然與萬物者游斯吾所以修夫內者也使吾之修夫內能若公之有成功則庶乎免矣公甕吉刺氏事母至孝母沒二十年見人有母与言而偶及之者必流涕嗚咽不已友諸弟終始無間言而居官有異政嘗中覃懷蝗至其屬邑修武有唐太宗廟公禱之其夕大雨蝗尽死至治間朝廷作太廟命公董其役事辨而民不擾至今傳誦之以故特膺選命而有是行也而授公留守云其年至順辛未

十月復有旨召還住山大訢序以贈之

梅孝子序

梅孝子居吳門孝於其親有過人之行母嘗疾萬醫藥弗瘳於是剗股肉為羹以進母啖之而愈他日母復疾且益甚孝子取香之有膏洎者為巨炷然頂與臂祝于天願減己算以延母壽時夕陰兩拜起仰視雲霧淨朗星斗呈露母既昏見神人盛衣冠持盃水汎灑之即起無恙今年垂八十愈益康彊邦人士為詩文稱道者甚衆有以韓子野人之說疑其毀傷致斃以瀆于政而質於予：謂事有經有叔世降俗下民散久矣苟有一善君子嘉其志而恕其情可也彼壽申生死於父命鉅慶死于其主龍逢比干死於其君而史稱之不以成生為

嫌仁人孝子不忍其親之危殆或可覲其生之萬一寧願一創之烈雖死猶樂之況其不必死乎又人心之感連於影響察順之母嚙其指而子則心動朱壽昌七歲失母求之五十年不能得乃然須臂刺指血書佛經祈終見之所謂人事尽而天理見者也天理者性也由性之克可以貫乎天地神明達乎死生變化而造夫道矣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孝子能因是以明夫性而進夫道其於養親不至已乎孝子名應字榮甫予未之識其質於予者蜀僧光公實以書來其言若是云

送臺醫馮善甫序

道德之貴尚矣然以之輔世導民非薰陶涵濡之久未

易成化以取速效下而諸子百師之學雖各有可觀而
衛生恤患切於時用以施惠愛於人者莫醫氏若也故
古之魁偉之士不試用於時則願為良醫以行其志世
俗日降庸醫射利務徼幸以嘗其技而人之誤致委斃
不終其天年者有矣予來金陵識馮君善甫以名醫為
憲臺郎屬日交公卿貴游然聞人疾雖賤貧無不徃視
悉予善藥或他醫不能治更召善甫疾無不愈至有所
報謝則辭不苟受人咸稱其長者後至元二年夏天台
僧會翁病且殆息幾絕其友召善甫理之即無恙會翁
感其德而形諸歌詩為予觀人之生養息聚惟適之安
求甘毳以奉其欲時診察以宣其氣猶懼不虞也而吾
徒之適四方犯寒暑忘飢渴隻影萬里無僮僕親舊之
相恤致之為惟聞道而後已固將外形骸忘軀命視死
若歸也而仁人之心能無軫念之宜乎善甫之待會翁
而不望其報矣吾故序醫之功於諸子之上而告之以
道德之懿而不為虛美也



蒲室集卷之八

序

奉勅重修百丈山大智覺照弘宗妙行禪師禪林
清規九章序

祝聖章

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宗吾西方之教不以世
禮待吾徒尊其道也欽惟國朝優遇尤至特蠲賦役使
安厥居而期以悉力于道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
明佛性以歸乎至善發揮妙用以超乎至神導民於無
為之化躋世於仁壽之域以是報君斯吾徒所當盡心
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飯不忘而存夫軌度焉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報本章

性者人之大本也振天地而莫知其始窮萬世而莫知其終佛與眾生均有是性悟之而登妙覺迷之而流浪生死從劫至劫六道異趣業報展轉無有窮已所賴聖訓洋々堪作依怙吾徒忝形服與法系遵其行之爲律宣其言之爲教傳其心之爲禪而循吾所謂大本者以同夫佛之全体妙用始可稱佛子而續慧命也其於諱日追悼豈世礼哉

報國恩章

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繼嗣也而聖朝崇佛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化儀既終復歸佛位於是設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

龍翔爲文帝潛邸奉旨春秋二忌各閱藏經七日畢臺臣設奠展礼如生而致夫羹墻之思焉然吾徒之朝夕于斯者毋以華居供食爲安惟勵夫道而思所報效以期于心法俱泯施受兩亡則不徒食而徒居也勉之勉之如世祖列聖忌諸官至期詣各寺行香證識時日于左方

尊祖章

人各祀其祖重其形生之始也形生始於愛然形有時而化愛有時而尽惟性之灵然不昧者不特生而有不偕亡而亡故佛教人必明性而後之學者復膠於文言不得其指歸猶醫之善方書而廢藥石何益哉及吾祖達磨至示以直指之道而人始廓然見夫自性之妙不

求文字不資語默而得於聲效声色之外則吾徒之傳祖道嗣祖位者如火之薪水之器無古今之間毫髮之異不猶重於形生之始乎後百丈海禪師又作清規以居吾徒而禪林於是乎始白雲端公謂宜祀達磨于中百丈陪于右而各寺之開山祖配焉見於祖堂綱紀序

住持章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百丈海公唯以道相授受或巖居穴處或寄律寺不聞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浸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鄉風問道有徒實蕃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衆其設兩序以分其職而制度粲然

矣至作務猶與衆均其勞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烏有庾粟之富輿僕之安哉故始由衆所推既而命之官而辭聘不赴者多矣後則貴儂豪奪視若竒貨然苟非其人一寺廢蕩又遺黨於後至數十年蔓不可圖而往往傳其冥報之慘有不忍聞者可不戒且懼乎

兩序章

兩序之設為衆辦事而因以提綱唱道黼黻宗猷至若司帑庾歷庶務世出世法無不閑習然後據位稱師臨衆馭物則全體備用所謂成已而成人者也古猶東西易位而交職之不以班資崇庫為嫌今岐而二之非也甚而黨閹彊弱異勢至不相容者有矣惟主者申祖訓以戒之欲其無爭必慎擇所任使各當其職人無間言

可也

大衆章

歸虛之水鄧林之本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
倒稟而炊赭山而爨亦有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
已所固有者果何爲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
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于妙覺則羣生異類咸資其善而
訓其徒以肖己爲然故人人之待其徒猶待其師雖摩
肩接踵而至惟恐奉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怠也不然
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愚甘委其貲
以廣吾居輟其殮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
何爲哉果何爲哉

節臘章

僧不序齒而序臘以別俗也西域三時以一時爲安居
出入有禁止凡禪誦行坐依受戒先後爲次而制以九
旬策勲于道以三旬營資身之具使內外均養身心俱
安也尅期進修不舍寸陰護惜生命行兼慈忍昔哉聖
訓萬世永遵而五竺地廣暑寒淋潦氣候之弗齊故結
制有以四月五月十二月然皆始以十六日所謂雨安
居者因地隨時惟適之安或曰坐夏或曰坐臘戒臘之
義始此如言驗蠟人冰以坐臘之人驗其行猶冰潔或
謂埋蠟人於地以驗所修之成虧者類淫巫俚語庸非
相傳之訛耶且吾所修證聖不能窺豈外物可測其進
退哉今禪林結制以四月望解以七月望者若先一日
講行禮儀而期內得專志於道故畧其繁文亦隨方毘

尼或議不如法而不知其得法外意也中土以冬爲一陽之始歲爲四時之端物時維新人情胥慶禮貴同俗化在隨宜故以結解冬年爲四大節周旋規矩聳觀龍象之筵主賓倡酬兼聞師子之吼禮文秩秩猗與盛哉

法器章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擊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窪尊之飲不若五齊之醇然文生於質貴乎本也吾天竺聖人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聖凡物物全真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龍耳瞽焉於是隨機設教擊犍椎以集衆演之爲三藏修之爲禪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儀終矣梵語犍椎凡瓦木銅鐵之有聲者若鐘磬鏡鼓椎板螺唄蓊林至今倣其制而用之于以倣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人也若夫大定常應大用常寂聞非有聞覺亦非覺以考以擊玄風載揚無思無爲化日自永雍雍乎仁壽之域清泰之都矣

曹文貞公續集序

嘗讀唐房杜王魏傳咸稱其善屬文而文逸不傳特著其相業與善諫諍之尤焯然者至今人人稱誦而以不得全集觀之爲恨然聖人之教人本以尊德性道問學士行之美全德爲上德克於中丈著於外其爲政設施則必俟夫時與命而君子不可必焉故觀人之道稱其政未若論其林誦其言未若薰其德往年吳興趙公子昂巴西鄧公善之與予爲方外交抵掌論人物亟稱漢

泉曹公士開才德之美予故以心識之至治間公以侍
御史來爲浙西憲使省院百司氣懾股栗善政著聞天
曆初文皇專用儒臣特授公西臺中丞尋以老告薨于
家謚文貞公至正四年御史臺文下刻公詩集于諸路
府學示所以褒崇元老勸勵來者而使有矜式焉惟古
國史采詩以觀民風漢魏晉唐而下詩益盛猶必擇夫
名家之傳世者然後人誦而家藏之若公之作固可名
家傳世也公之季南臺管勾君文得於公之賓從僚佐
門生故吏之所稱道傳寫凡詩與文若干編彙爲續集
若干卷增刻之可謂善繼述者矣若公敬歷臺省建言
論事樵著書問不止此藏於礪山家塾君以職所繫未
暇歸而掇拾編錄尚期他日以成其志噫視房杜王魏

之逸遺人猶惜之而公之才德既施於有政復有文以
傳後於是人又喜公之有子而占慶澤之流於無窮也
予嘗承公有一日之雅竊叙其末而附于韓之大顛歐
陽於居訥之義或無嫌焉

送常道夫游武夷詩序

士貴明道而不知道之所以明其有得於師友講論之
緒餘則資以潤色文辭發明著述自足名世傳後孰有
泯見聞絕思慮超然獨得於筆授口受之外以振天地
窮萬世而獨存者乎吾游方外辱交名公士夫慕其雄
文碩望者固多矣而以道相求心無間然獨得常公道
夫公天曆間辭西臺照磨徧游名山東探禹穴以極于
海西踰岷峨南渡滇池北入窮髮意所欲必至萬里跬

步也凡魁儒隱士禪宗僊老必早已諮詢及言忘神會
脫然有得於語默耳目之所不及而親造之妙則又若
身至目睹之不可誣也自是而麾斥八極磅礴萬物以
與天游矣後至元中連爲三臺御史犯顏極諫鉏擊奸
邪有古亮直之風陞雲南憲副行省百司敬之猶神明
士民愛之如親及公辭歸省憲交訟人益以重公公家
關右少仕江南中年歸葺廬墓教二子皆爲名儒使奉
祭祀於是放情山澤時從一僮或單已獨往日百里如
飛與野老豎牧雜處忘歸冬夏一裘菖泊如也及臨政
言事雖芥質在前不爲少沮蓋能一死生齊禍福而威
武可屈乎視身世物我如邂逅而富貴賤貧能易其慮
乎吾嘗愛宋楊次公之爲人而公則庶幾之至正三年

宣政院奏公斷事官未幾移疾來金陵雷旬月又將有
武夷游吾羈官寺而不能去乃書所媿以與之別

送周君宗判官序

國朝建行臺于金陵以統制南紀故金陵雖大郡朝夕
奉約束惟謹郡守佐往往避煩不樂就或託故去否
則盡剋銜錡務善圓以趨合而猶或不免焉至元六年
冬廬陵周公君宗來佐郡奉上以誠持己以廉介不激
不隨不爲表襮惟章明法律示吏民以信先數年江西
湖廣輸粟郡倉轉輸海運達于京郡縱吏裕取而約與
致鬪死殺傷亡算公至董之下令條析一示之平至今
遵以爲式更作臺治察院與曹南王下將軍祠委公督
其役工具落成而民若不知三年郡安其政公雅恬退

不求薦揚而輿人誦之謂古之仕者得任專行志故施
惠於民也易今則牽制上下而金陵爲尤難況一倅能
設施如是乎由是專一府帥一閫視古良牧豈多讓哉
公會大父宋季嘗參金陵帥幕大父守廬陵公以蔭三
爲邑宰皆著善績及是累官五品而陞秩未涯也夫棧
道九折而車行無休呂梁千仞而舟銜尾以濟惟慎之
而已況公以家世之舊安行乎仁義而輔之以才智何
適而不可公行矣當大展其用以副輿人之祝予忝同
里又辱知竊喜而書之且率吾徒賦詩追而與之別

送高德潤歸義興序

予居杭鳳山時有別墅陽羨歲一至焉愛其長林豐谷
平園大谿之勝又多故家文儒可與游從始欲終居之

特懼其賦役煩重無細民頑獷好鬪甚至其父母妻子
有病瘍死喪祕匿不發鈎人唇吻佯相歐擊密以死病
者推墮舁致乘之以掠人廬室器物小則責賂及負若
租賃甚則誣之官檢覆逮繫至累歲不能自直者往往
而然故家巨室不幸遇之立可破產其有幸能樹立則
必結官府交貴游援聲勢以自張否則使子若弟業吏
不顧汗其身覲以保其家舍是則雖有良田沃壤不能
一日而守之也予去杭來金陵而不至陽羨者十八年
矣今年春高君德潤來自陽羨訪其故家遺老則淪喪
無幾而重吾所感如是焉德潤年壯才茂大府將試補
吏不樂也上書御史府御史器之舉克校官捧檄而歸
以尉其親方大肆于學以應明詔以取科第仕進若拾

級爾予故書所感以贈其行使其里之人視之庶有以變其俗且期德潤他日試用爲長民於四方必能敦美風化致時治平則吾可隨地下築終吾之老子以締方外之好焉

送姪陳九萬道士序

吾族由九江徙南昌世爲士人自吾從祖父伯父與吾始學佛而吾弟與姪又有爲老氏學者吾鄉之人以是占吾族之隆替而不能不有感於時代人物之異或者又曰自戰國秦漢以來王道不行大夫士無世守之業故豪傑之士往往寄跡于浮圖老子中而世道系之矣噫以是說者指其跡則似之泝其世推其事則有足悲也而不察夫道有常有變有異而同同而異而終合於

大同也人之貴在明性而孔子罕言之至於定書其三墳大道又闕而不傳豈以生亂時惟因事制弊急以綱常之教維持之故於若性若命若死生鬼神有不暇論且不欲以廣大無徵之語以疑其俗然猶時發其祕惜無上智之資能自求而獨得於言外也及佛入中國而言性也詳以盡瘳物也溥而博而大道益明於老氏之道德使人泝流窮源復于大樸以即乎性命之正者雖翕張不倫而同所以輔世也如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與吾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不同乎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與吾所謂三世果因善惡影響者不同乎而後之不能本其道之同而斥以兩岐之異不惟其教之善而訾以

末流之弊者非通論也又安得通人而與之論哉適吾姪九萬來省予問鄉曲話故舊而及或者之言吾不得不復其說且喜九萬雖黃冠而不廢儒業又將從吾游以究吾所學而吾以潛邸新寺方事營繕而未能也故九萬暫別歸洪他日寺成乞退居巖穴當招九萬同往因書所論為約而訂以毋爽云

楊氏鏡中序

嘉禾楊公顯官四十年有異政猶若不慊然常曰人之貴在明性而已聲利非吾志也而佛之言性大備於是交於佛氏之賢者而求其說焉其家人子弟率通佛理有女名端慧聰敏絕人適姑蘇陸承孫以二族之大施德姻黨而樂習禪定凝坐終日自號鏡中取於應物無

跡之義夫範金為器者各賦其用用之勞則弊惟鏡之為質也靜而其用不煩明足以鑑量足以容其來不迎其去不將其在人則靈府也人不自見其形俾自視莫見也必得鏡而後見之夫鏡外物也形吾形也非鏡吾無以見形非見形吾無以見鏡之明故旦旦視之猶懼夫鏡之昏焉吾貌之少而壯壯而老日遷月化倏忽變滅而形不能久也而吾之所以靈於物而亘天地不磨者反棄之不顧其輕重取舍顛倒若是有足悲夫

月上人周易解序

吾族世業儒而吾幼學佛於儒之事不通臨川危太璞以其從父有為釋氏曰月公者所注周易徵序於予予謂儒先於易論之詳矣庸置吾喙於其間哉吾與月佛

之徒也。不若以佛之意求之。佛言性之初虛而明。虛明而風金火水相盪相摩。而天地人物形焉。與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其旨相合。而老子曰道。楊雄曰玄。是已。或謂人稟二氣五行以生。而曰性出天地何哉。夫性之體其大無外。其始無初。其存無終。不可得而名狀也。古之至人以其高而明者象乎天。博而厚者形乎地。又於其中靈然不昧。假夫形氣以生者爲人。與天地而三之。天地變化而有雷風水火山澤。重之以六十四卦。衍之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剛柔卑尊之位列焉。猶人之貌言視聽思其質有聖愚之相遠。其事有吉凶悔吝之倚伏。雖萬不同。未有不循夫性而出者也。而世之以氣以習論性。而自狹自私。以自戾夫先聖之言。吾無取焉。

唯邵子謂心在天地先。而天地自我出者。得之譬之水出於崑崙。其始濫觴流而爲江。爲河。爲海。匯而爲沼。泓而爲泉。鑿而爲井。鼓而爲潮汐。激而爲濤波。漂而爲沫。爲漚。爲泡。汨而爲泥。爲濁。爲穢。洄而爲冰。融而爲液。其實皆水也。如以一漚之小。而責其水之不大。不知水之全者也。人之局於形氣之微。而自昧其性之廣。不識夫性之全者。也能識夫性。則可與言全易矣。故先賢曰。心易曰已。易者有得於佛之說。人人廓然以見夫自性之妙。不儒釋而異也。則月之註。吾之序。孰曰不然。吾又聞先師言。咸淳間。三衢耆宿。蘭竹屋。由餘于過臨川。夜與月公論易。達旦而別。蘭恨迫於官事。不克以禪門綱要相與激揚。蓋月未嘗出游。終日兀坐。觀河圖。有警悟。非



由師授而能也受業雙林寺自號雙谿云

蒲室集卷之九

記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領
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淨慈寺歲閱藏經記

吳國公居京師念遭太平登台輔無以報塞恩寵乃曰
昔唐太宗以仁義之效治幾三代猶命僧玄奘譯經身
毒廣玄化也矧茲萬方畢臣島夷蠻貊罔率禮義猶因
果禍福是懼佛者若操冥權以翊善道淵乎博哉今其
書具存將敷揚厥旨俾蒙者蕩者知所趣嚮求合所謂
生而靜者則我志紓矣始以皇慶二年捐幣金萬定散
中外百大寺閱經百藏且命司寺帑者權以子母歲取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羸之防以供費而毋終不匱常歲率如之杭西湖淨慈其一也消歲二月吉乃考鐘衆乃大集北鄉以祝畢作梵唄諷誦惟謹越二年天子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明年奉旨頒香來江南凡閱經百所皆刻石以昭前美以詔後者勿替也乃紀實爲頌其辭曰

繫昔周季國步斯艱孰不百家墨揚申韓老氏清靜寡欲自賢惟性天道儒亦罕聞於莽覺皇篤生西乾克觀時只以默以宣化格異類粵有人天人天肅穆邦家之穀生植涵濡膏澤滲漉窮髮朱提岫夷昧谷九譯嗚咿拜稽跪足惟大教是毗惟邦家是崇由吳國公光昭孔融南山崔崔我疆我理淑氣日濟被吳國孫子吳國孫子無念厥宗伐鼓考鐘克永令終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領
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高麗惠因教寺歲閱藏經
記

佛於天下咸所尊事或謂福以幸求禍以苟免而佛可諂也庸知佛之道多方有大焉有小焉夫大臣之事佛也志與道合玄默寡欲澤下於民之謂施戡禍定亂之謂慈不徼生不畏死若唐顏真卿宋富弼范仲淹是已其有窮土木糜金帛厲民以要福利者非佛意也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別不華公相繼爲江西江淞湖廣行省左丞相惟曰自貴富以訖有家予曷報于君親思欲風動于民率之以忠孝莫若善事佛先是以幣金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生歲取其什一給其費以

月第之各閱經一藏延祐四年又自武昌寓二百定以
歸興元惠因二寺通前為十二藏月閱之歲周而更始
焉惠因寺受金最後以冬季歲事必肅必共圖久勿墮
爰琢堅石而刻之辭曰

維西有聖覺道尊心冥萬物觀化元摛括么麼無遺言
有作緝之富以文疇得津筏惠塾昏莽莽左相為雄藩
匪徼匪媚忠孝存曰覺有訓徒之勤畀之金繒期勿諉
拜稽萬壽奉我君爰有親兮思孔教高峯之陽湖之原
考擊鐘鼓播令聞尚期似之伊後昆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

代佛智師作

楚越多竒山然不窮躋深入不得其勝行者告病焉獨
吳分錯河涇易舟楫可游衍猶苦沮洳無喬木鉅谷以

臨高深居者昧如也予居南屏有別墅武康舟上下風
渚間望諸峯峽然異之曰古封山也德人文翁居之舍
舟造焉松離立如戟徑術脩直少折得方池植多美夫
渠碧草蜿蜒門廡邃深隱若巨府金像位殿上神人環
衛考鐘縣鼓衆濟濟多儀僮走報翁肅客升堂入于室客
主為禮引坐圓亭顧瞻風景萬石人立又北巨石龜伏
泉出背尾匯于坎溢流入于池山左右顧中特起奔伏
不窮東挾計籌又東走天目以起其勢南抗石城西揖
蒼弁其麓飲于溪實屏實蔽作我捍禦外隆中夷氣燠
而清植物肥碩翾飛鹿麕若與人狎以相樂聞暇也翁
喜荅客且語之故始山之未歸于我為宋給事中盛章
墓至大初其孫遷葬而去我與值渚上相語合願奉質

劑取視亡害即輸其直五年爲室益殫鉅萬咸無所乞
假然常居未有圭撮餘幸成之不自知其何道也又曰
人之貴乎物者以明道也道不明斯物矣吾又幸聞諸
師故師之高曾宜祀于輿而形生之始又可不報故吾
之昭穆配焉若盛氏之鬼亦與享宇下以廣愛也將聞
于朝請名資敬寺而未有紀師幸至不有待耶予耄矣
行四方辱佳山水不少率疲於頓路又否則或汗于庸
富家遊錫不一顧能若是山之竒得售賢主人以與吾
等游者寡矣將寓翁一榻以盡衰朽而又有楚行心忽
忽也以吾宗之重若吾孱懦者負之不幾於敗覆而翁
之材之德使遯跡自善非牽於茲山之累乎又見吾黨
之似是而非以位以氣以相軋者庶幾乎翁不可得也

翁諱清杰族吳興姚氏業儒幼受經杭之道明寺學
博而要雅器量自持確然於物無髮欲好周人急故邑
人相教翁長者無犯翁意有過里中望其廬戟手曰是
清淨居毋相汙輒入寺或惡子因以悛革蘄爲善自效
其道感人類是懼難其繼益訓徒徒元禮元遜咸有軌
度可世守也未書之用嚴其訓

杭州金剛顯教院記 代趙魏公作

院始名華嚴菴宋紹興己巳演教妙空大師惠齡所作
也居杭城之金剛領既成以授其屬惠清使主之清益
講經論衆益盛其制可視大方考之圖志龍山圓壇古
有顯教院而墟其址久矣乾道己丑請于郡願易菴名
爲顯教院歷嘉熙間市弗戒于火院俱燬寶祐初有道

福者相地於仁和縣之上閭愛其勝買之因徙居焉而
叢爾僅給福卒而景明繼嘗之猶多所未備至行榮始
克大其世作殿閣門庫堂室亡慮百間始至大辛亥迄
延祐丙辰凡寺所宜有舉無遺者先有田三百畝至是
倍之而有加焉榮爲人端謹一時在公貴人多喜與交
又有才幹以治一寺宜其有成也猶欲戒其後人使皆
如己以勿忘而求記於予予聞能仁氏之學有三曰禪
曰律曰教而今之爲寺之制有二有以其徒相授受者
有官授賢而主之四方之人咸得而居之者使官授之
或不當主之或不賢視所居如傳舍或不葺以故其寺
常廢惟其徒之相授受者率多完好又其後之皆賢而
後能久而不覆然世之爲人後者猶曰繼志述事矧能

仁氏子人之子唯以道爲嗣有其室而廢其道猶傭居
也今榮之訓其徒則善矣予復欲輔之以道庶有以起
其宗云

松江府龍門寺記

宋嘉泰中桑門如喜了性傳天台之學喜主錢塘淨教
院歸華亭東五十里作菴與性同居之里人從禱雨旱
疾疫無爽施者日至後性譽益著奉詔主天竺興福院
淳祐元年又勅易所菴爲龍門寺以甲乙傳次喜性亡
嗣者失人寺幾廢咸淳七年有思賢者蚤游禪林嘗主
嘉禾普賢院歸視榛莽勵志興復始徙寺于黃土塘居
十五年擇其徒之可任者曰行潛曰可宗潛由靈隱首
座出任寧國之廣教院不以命之宗主延慶院退休于

杭之南竺山至元廿三年命婦以寺界之宗請曰寺頻
海歲不孰則寇至欲圖久而惠後人以安莫若再遷賢
曰吾所以命子也圖之六年而賢卒及瞑目猶惓惓以
囑宗泣以命其徒爲正乃相地於府治東南隅南俯川
流北走市闐厥位向陽平原如席衆咸樂之於是徙居
焉作殿堂樓閣門廡厨庫爲屋二百餘間祠佛菩薩天
神之像千五百軀供設以備寺有田若干頃築別墅官
塘以備儲畜由賢以授宗宗以授正正以授文明明以
授智傳傳錄其實來言曰吾日兢兢于師之訓思後之
不戒而顛覆厥緒則吾祖之業隳矣幸賜之言因進之
曰今夫世人積起銖寸得良田居室以遺子若孫又懼
其不能賢以保之擇師而教焉期其賢明富盛相繼於

無窮也而求諸勳舊之後能僅守其高曾之故業者千
百無一二況其嗣有光烈令聞者乎而吾徒之居所在
常千百年幸而免於彼者其故何哉議者謂吾不私厥
後子人之子取其善以爲用故能守以不隊吁何見之
末也獨不念夫物生之汨其真而淪於惡者衆矣吾聖
人者出然後拯而納諸至善之域凡後之有崇其宮室
圖象者皆所以示其教也存其教者爲吾徒必也以戒
爲墉以定爲室而以道相授受其胄無終也而曰吾遷
吾居而安吾食吾土而久者特未之思耳傳於是作而
曰吾知所以訓矣吾之後人其庶乎免矣願書以爲記

龍興路靖安縣毘盧院記

唐有水潦禪師者不知其閭里族姓天寶中始至洪之

石門見諸峯蜿蜒若龍蟠者愛而築室居之後馬祖自豫章來泐潭師往拜之問佛法大意祖蹋之仆地師忽大悟起笑曰大竒大竒語備傳燈錄自是學徒雲集易菴爲毘盧院以祖之門人何啻十百若百丈海公南泉願公歸宗常公皆傳宗于後而師之居與泐潭又相邇也其同居酬倡與繼繼者必非常士而失於紀述使後世不聞其風烈爲可惜也宋嘉定間寺僧曰紹者懼其不競聞海昏崇壽院之徒賞溪道公有高行爲邑延慶寺首座迎歸而奉之道與四川制置彭大雅相厚善大雅爲結廬院左曰無名菴時從咨叩院以中興淳祐二年十月望道書偈遺誠而終有徒六人曰禮曰賢曰滿曰圭曰和曰慧寶祐元年丞相謝方叔欲奪寺基爲墓

圭之徒紹淇撤其寺徙而避之既而寺丞陳公某爲請復以基還寺淇材敏有遠畧一時名公多喜與游其徒二人覺元斯狎元際遇世祖寵顧隆薦奉旨歸黃龍寺終焉狎之徒本潤潤沒而絕惟滿之後始大滿之徒印宗宗之徒斯狎狎之徒本漵本濡漵曰自吾祖居此逾六百祀雖微而或絕或繼得不漸盡中奪於勢而僅免陰陽家言氣六十年一周今踰其數已我其復之乎乃具畚揭斬樞翳以入作殿堂樓閣門廡庫粟色温齋室踰百楹列像設鼓鐘之制不十年克潰于成而繕脩之未已也且來謁記予曰自漢時佛入中國寺以律制梁達磨來以直指之道相授受然皆寄居律寺唐貞元間始有禪苑清規而禪律於是判然矣夫禪心宗傳道之大

者也律之制古也二者不可偏廢守其制傳其道斯爲得矣嘗觀唐僧碑多名律師其規度井井凜不可犯而今則亡之非徒革律而禪亦隳矣世之流俗指寺之命於官而主者爲禪而以其徒居者爲律問其名覈其實漫不省爲何事吁可恠也毘盧院世爲律居而祀水潦爲始祖及今猶有生氣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可睥睨故他之大方莫與抗也而濠之徒嗣可游禪林有聲所謂張其宗者歸而求律之制以迪厥後庶乎其不悖於古因書使刻之以爲記

龍興路奉新縣寶雲寺記

佛之宮徧天下皆因俗以爲教吾行四方所見僧趣習各異獨吾鄉爲稍近古以其俗文而儉又有馬祖百丈

之遺規在焉而新吳寶雲寺常泐潭雄峰間創於蕭梁時始名信誠寺廢於唐之會昌復於大中至吳大和四年克修其殿宋雍熙四年又修之刻石具存大德三年殿圯住山紹盧與其徒繼萬昌遁撤而新焉自門廡殿堂樓閣庖廩凡居室之宜有者悉更作之像設華鬘丹堊劇其華好復增田山以裕衆食而寓書以記爲託且曰由梁及今八百年矣故家遺物如飄風聚沫不可把玩而吾始更新其殿不以佛之教人以善而人心之良因善以存其教乎然自吾祖之始構始築幸續其緒以至于吾不知其幾世矣故吾不能不惕然而懼以蘄吾後之人繼之於无穷也予謂物囿于化而成壞相尋雖天地不能久佛言由一心生萬法而天地依之以成立

然則无古今成壞者其惟心法之妙乎使盧訓徒如馬祖百丈傳佛之心為心則天人異類咸資道力而蒙休光繫吾宗是賴又豈以一殿之勞歟後人保之勿墮為可世其業哉室雲代多耆德而別院為七廬所居者曰觀音院尤號整肅院舊多竹熙寧間僧可鑑作此君亭縣令李平記之東坡蘇公題名其上亭久廢而人至今傳誦予少時數造焉別且三十年拘于官寺不能去安得操几杖從里中耆年想其秀眉槁頰可畫也廬与先師游年今七十三愈益健予得請于朝而歸當拜而受教姑記其畧云

吳江州水月院記

吳江州南五十里有湖數百頃湖中有土阜隆然廣可

五畝曠古莫有居之者宋嘉熙間僧覺春序其上曰水月菴六傳至允諒、築堤以廣之作殿堂樓閣悉完好請于帝師易菴為院而求記于予且曰世以良田美宅貴粥豪奪及積之寢廣而官之賦役益重于是有不勝其用而病且覆者相望也故吾祖取人所棄而有之以至于吾、以一身之微寄於水月之上汎、如虛舟之凌濕濇何往而不自得哉予謂志卑者徇利樂閒曠者徇境其誘於外而為物所勝一也若是則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之皆外物也能斂念以返觀乎內雖寓宿之大虛空之無窮曾无一漚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過影耳則子之居將无所寄庸置吾喙于其間哉雖然虛已以觀物則物皆吾用不泯于空不窒于

有中道然也如是而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
之輒歌水月之章以遺之其孰曰不然辭曰
水之逝兮有潮有沙維月之恒亦朏而魄有生適化孰
不如物不有至人會萬若一爰執其樞以游化初物我
無朕水乎月乎

龍興路南昌縣印土寺記

按豫章職方乘城東五里為浮紫塘有院曰永安莫考
其始宋治平三年勅改印土院桑門謹公主之十六傳
至悟祖勵志興復紹熙四年作說法堂又十八年嘉定
庚午率其族諸孫褚氏作大殿門廡齋寢患其度弟子
十九人其後至 隆 存 現派別為三有紹祥號恠
翁游禪林才識絕人嗣法西江謀公任南康萬杉寺遷

撫之疎山終焉惟紹經克儉勤于厥居以田甫二頃
僅克其食无以備繕脩至元中始買田廿三畝得穀三
十石贖其徒紹益別儲之而永續慧燈亦各以私田來
歸稱貸取羨帑益以饒復增置田合諸施者得租百五
十石作骨塔闍維之室与夫淑者葺闕者增而他院莫
及焉復訓徒有軌度曰永寧博通經論為慈息宗講主
曰慧滿道高道昭文而有行滿嘗首衆徑山高為予掌
記昭典藏且以院顛末請記予謂寺以律制古也唐百
文海禪師始葺律為禪厥後命于官擇人而主之其為
徒居者得自相授受而江右之俗良家子弟欲學佛必
擇徒居之明師使受其業如雲峯靈原著德望者何啻
千百皆於是出故凡稱徒居之得人莫吾江右若也而

豫章為尤盛焉又現大世以骨肉之親父祖子孫相繼
繼積累培植汲汲若不逮能十世不易其業者无幾
而徙居之院求其徒以教以類若印土之歷數百年資
寡而徒賢愈益昌大厥惟艱哉吾宗由佛二十八傳至
達磨又十傳而至臨濟臨濟於今復十六七傳矣而凜
乎若九鼎之寄一丝也彼世之親以愛徒居者以義
有時而絕愛有時而泯惟吾宗之傳以道无古今也
吾既以印土之徒能世其美又欲如雲峯灵原傳道以
荷吾宗故於其請記也而重告之

寧國路宣城縣玳瑁山法雲禪寺記

宣城之西七十里有山曰玳瑁以其蒼潤如玉也或謂
山之遠引旁折若屋之行即然晉宋間有異僧杯度者

居之建寺曰興雲相傳梁寶公偕武帝嘗幸侍臣蕭將
軍至今祀之為伽藍神云宋治平中勅改法雲禪院宋
季丞相吳潜利山可葬因請歸第六墓寺側國初有旨
凡寺之產奪於豪者復之吳氏徙墓去至元庚寅寇燬
寺蜀僧曰震曰壽相繼住山四十載僅成佛殿法堂寢
室兩廡泰定丙寅壽卒時江淞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
院以杭之淨慈典藏永嘉元啓主之居數年百廢具舉
若佛天應真之像設與門亭庖廩凡藁林所宜有者悉
備他日啓寓書於予曰天下固多奇山水然非名德居
之不足以名世又觀人之營居室極壯麗以遺厥後未
及歷世而易主且壞不能葺者相望也自吾祖居是山
可千年矣以吾所成儼之大方不豪末爾而吾勞之不

易猶欲繼吾者保以勿隊復懼涉世多危機幸萬一不
敗可藉口引去子能辱之言而成吾志可乎予謂啓叅
佛性茂公佛性之辯猶河海而曰吾未嘗言機迅雷電
而示之以無作解契佛祖而與物同然不爲町畦也啓
嗣其道不務乎此而事乎彼是猶委居室而庇蓬藿舍
珍饌而甘藜藿何自苦如是耶雖然華驪不騁長途而
驟閭里有餘力矣龍泉不得犀兕而剗之試於株枿有
餘利矣故古之取人惟其才之何如而所施之大小不
論也啓字一關方壯而明敏過人吾故期之以起宗而
珩琅何足以浼之姑徇其請而爲之記云

蒲室集卷之十

記

王可毅尚書歷仕記

平陽晉陵王氏世多顯官聞人自子通平章以德望重
一時子弟尤多秀整而子通獨奇其兄子士弘謂是能
亢吾宗季十六見之武宗皇帝奉旨令事今上
上時方四歲士弘即取經史圖書以進陳說古君相治
亂得失之要而時歆詩辭為樂固上以天縱之聖睿
括生知無資於學而密宥啓沃之功有焉自是食飲寢
處不離禁籟者十餘季仁宗聞其能授管領諸路納
綿提管歷翊正司丞稍遷中政院司議至治二季謫隱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構禍 上遷海南四年 上還京未幾復被謫出居建
康士弘扈從見道多流殍 御札付士弘出褚中錢散
之存活甚衆 上至邸曰酣飲以自誦晦士弘諫曰處
屯莫若持正去吝莫若脩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難文王以之酒能敗德不節且致疾昔人有不得志而
逃于醉鄉者乃遺世之士聖人所不取也 上深納其
言自是為之節飲士弘進將水飯淡齏 上食之美它
味盡卻自是曰以上供歲丙寅五月 皇子生擇乳媪
難其人士弘家有媪慈且賢而已子方乳因輒子食以
媪進將求它媪不即獲已子竟卒上惻然憐之賜羊酒
尉諭焉十一月十一日 先皇帝誕節時 先帝為周
王居朔漢 上置酒遙賀侍衛者以久為壽 上勿玄

然願士弘曰我今而不知涕之下士弘跪進曰 王之
意不以兄阻絕南北而見之無從乎然志四方者不守
閭里成大功者不戚於遠別 主春秋方富使守道
而福至則南北猶跬步爾將見歡會之無已也 上乃
悅而厠列有反噬者歆危 聖躬士弘極力保衛數進
規諫居四年姦臣僭威迫 上移江陵勢益急四方聞
者皆涕下旦夕望之時七月炎暑先啓行曰凍雨颯至
涼風著人天宇爽朗人心以蘇士弘曰視膳服逾謹或
通夕立衛馳至武昌命士弘先送治邸第得比使密語
謂來時上都有國哀母令一人知者士弘聞之駭且思
潛使報 上趣至江陵六日京師使至宗戚大臣以天
命人心之所歸奔走迎拜推戴北還萬姓誰呼人人自

安九月十三日 上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曆王公百僚在廷傳 旨命士弘糾儀官禮甚習殿陛肅然時姦臣猶據上都朝廷用兵征之供億繁重特授士弘工部尚書器械繕脩百須悉備且省浮費數十萬定先是上親掇甲督戰命取珍寶載後乘以備賞勞及還士弘悉歸之內府謂刑不可黷賞不可濫故每承頒賜獨多所辭謝 上以其退默未嘗言祿特隆眷之問曰在江南時聞尔兄宗敬者居官以廉名今何官也士弘對曰臣兄宗敬除桂陽知州貧不能往留滯都城中 上即授以監察御史它日御華延閣又曰尔季兄宗讓久居近侍見其敏而有容因親書付執政授宗讓大司農司經歷 特旨授南臺御史士弘始名宗訓字士訓 上

為易今名而字以可毅常田中與決大計或時出外則密以宸翰宣問親寵无踰者而謙畏常若不及喜汲引名士而不使知自已出至於睦親黨孝宗族雖微弱疏遠待之不異賢者貴而尤卹其孤困者嘗自以幼賴母氏教育嚴而有方暨有所成立而親不待養故抱終身之戚焉比以 天子推恩贈士弘父某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某氏某郡夫人祖某、官妣某、郡夫人曾祖某、官妣某、郡夫人 上一日謂士弘曰皇子賴尔乳媪保育而尔未有後朕甚念之其賜尔玉環一鈿五百定賜尔妻冠服珠玉之飾媪夫吳官六品承務郎內府資成庫大使以旌尔志士弘性夷坦詞氣侃、不施戟級臨事議論不少徇好惡怒而明和而肅忠清直亮

博厚長者也或曰 上初來南時聖德潛被天下之所
屬望而侍衛之臣又皆龍虎變化不可測者也如唐太
宗始為秦王與房杜輩不啻布衣交故能卒致貞觀之
治今士弘方嚮用而四方之賢者將責難於其身矣天
曆二年秋上命士弘來建康改潛邸為寺董其役因竊
詢其出處而得其為人且曰我知為善而常惴々不知
已之不逮也不若為記之使得以視昔之戒愆而加謹
焉則庶乎將來之有成愚嘉公之不有其善而進德之
無已也於是并錄或者之論若叔父子通公之所期與
夫幼若壯之所歷方將黽勉乎疆仕之年以奮其大有
為也措之天下垂之後世雖金石竹帛不足以盡令德
者請自茲始

集慶路江寧縣崇因寺記

延祐二年曇芳居金陵崇因寺予寓館焉僧不滿百多
多耆宿有矩度庭宇靜深山環揖如衛左江右淮風飄
駟騎使客憩止以寺得晉新亭故基山川風物感人詠
思有不能去者曇芳與予登崇岡俯木末弔六朝遺跡
未嘗不嘆世之勛業如春華陽燄隨手變滅而吾徒之
居迤空虛棄寂莫幸而予遺者以存吾道也明年予過
錢唐後曇芳亦遷鍾山而白巖繼之矣又十六年 文
皇以潛邸為寺召吾天竺來主之而衆又以崇因命吾
法弟正遠居十年以葺其寺之勞請記其事按圖志
寺建於鉤宋人呼曠野寺齊廢梁大同中克復唐開元
中以嬾融嘗居之始名禪居寺偽吳大和改崇果宋又

錫名崇因政和間長老宗襲作觀音像蘇文忠公以頌
贊之視祖堂列祀若洪覺範與真如喆公之嗣正禪師
者皆望重禪林正歿多設利窆塔山中始居四望亭嘗
安千衆今二井猶存紹興初遷于此曰文殊山若有待
也然荐罹兵燹蕞爾僅存至國朝遠峯宏公克中興之
及量芳而法席始盛作鐘樓僧堂衆寮庖福以延名衲
達作大殿初有農畊田中視若物焉發及深潭得巨木
六堅勁脩直理密而芳郁因以為柱殆若神獻殿成像
設金碧尤極殊麗由門廡垣稟悉新之以 文皇嘗幸
寺又賜白金乃鑄巨鐘以昭聖德慕蘇公之賢作雪堂
知生之有終作三塔又曰有寺千年夫賴昔人保以弗
隳吾思不逮而猶有望於後之人可無紀乎予謂世之

言宇宙者以包六合閱萬世也人以眇然之身寄其中
不啻一粟倏然而盡如駒過隙曾不知其所存其大其
久蓋將度越六合萬世以超乎宇宙之外不能顧省而
自暴自棄者何限昧夫大者久者而常汲汲於眇然倏
然以饜足其志何愚滋甚彼論禹稷禎子同道特以用
不用易地皆然而較然辯之以此視彼雖以天下易迺
巷猶以蹄涔酌滄溟孰假哉斯向之量芳與吾浩嘆者
不在是乎雖然不以無為而隳有為不膠於外以失其
內必交脩而脩舉之吾道然也達勉乎哉達勉乎哉達
晚從先師又與天目本公游其所得巨量因其請而規
之友道也是為記

潮州南山寺記

至治間予居杭之鳳山潮陽善恭為南屏典藏往來雅相好未幾潮之諸山以文上于行宣政院請恭歸住其里南山寺自是十五年不相聞知夫後至元丁丑夏恭寓書叙契闊且以寺記為請寺建於唐初始未有業產開元二十二年有揭陽馮氏女以父母卒無它昆季終喪持田券歸於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又數年馮語人曰浮世非堅吾且逝矣詰旦不知所之維八月廿六日也寺之人至今以是日為追忘供設甚盛并馮之先祠之如生焉延祐戊午里陳媪亦以田若干畝來施祝曰吾施不多願壽終與馮同曰後果符其言於是與祠祭於無窮也然產薄食僅給若繕脩則仰于施者必主僧道行服人可賴以振宗景定中丹山禪師作佛殿藏殿

礮石為柱暨天兵南下城內外悉焚蕩寺得不毀惟田為豪所奪東山曰公復之繼以一翁元公會堂文公皆善葺理又增田以裕衆食至恭益新其殿堂門廡像設極于完好思後之難繼也願書之石俾視以勿忘以永保勿隳又曰人以田宅遺子孫能十世不易者幾希馮以田歸于我俾其先世祀享與寺相終始非有識度大過人者與抑私于己者大弗與公於人而人保之理則然矣吾聞囿于化者終於盡惟吾祖道大福及後世故寄我法中食其食居其居以永久者亦所依之報云尔而道不在是可知其所自乎然觀吳越名山租入累數萬逋積復萬計縱其徒盜之饘粥不給如逃亡家者比之皆然則恭之志有足書也恭號禮翁潮陽人嗣法

東嶼海公云

集慶路鹿苑寺記

金陵志載鹿苑寺居郡城巽維即梁之蕭帝寺天監十三年造南唐保大間重建易名法光寺有郗氏窟天龍井按梁史武帝為雍州刺史夫人郗氏殂于襄陽歸葬南徐東城里山帝踐祚追崇為后：性妬死化為龍通夢于帝或見形光采驚異帝體將不安龍激水騰涌于井故當置銀鹿盧金餅灌百味祀之因卒不置后以帝崇佛又酷愛后：化異類宜造寺以資冥福但不當自名蕭帝寺必中更淪廢後人因其始而稱之若江左之僧居咸曰蕭寺云由梁至南唐四百年寺廢而中興又五十年而寺壞邑人杜德明脩之宋康定二年元絳為

之記由康定距今復三百餘年夫寺側又有周處臺臨觀之美播之歌詠邦人士與四方游者無虛日焉而顏擔欲堅莫有願者蜀山彬公過而嘆曰茲寺修建皆昔之君長大姓吾念其廢欲振起之而力不迨惟殿堂之朽腐者易而葺之像設金碧之滂漉者飾之又粥田十二畝以助眾食裕如也寺之老某請記其事於予：謂杭斷潢者鰲鱉不若一葦之疾遵委巷者騏驥不如款段之安願所施何如尔予居官寺尸位仰成萬指千礎租益憂憇將從公大去振衣崇岡極目霄漢或倦而休聖而歛念攝大千於豪芒洞萬古於一瞬視旃檀樓閣而非泰溷糞壤而非汙而世之成壞得喪是非忻戚於我何有其起廢振之奚足多公武第未果所願尔公

和州人族沈氏先至元間嘗除僧官泣而弗受以養母
孝迫而就之未幾即棄去凡有儲悉施諸山一衲泊然
年幾九十神觀清深有足書也是為記

龍興路新建縣雙峯寺記

佛智居雄峯予與道泰先後掌記復從往杭之南屏侍
語從容必及西山故廬訪耆舊問諸隣之廢興未嘗不
感歎彌曰延祐己未佛智示寂乙丑泰亦卒又八年泰
之姪信文以其同受經雙峯院之顛末請誌而刻之按
豫章職方乘城西六十里石陵幽曠為馬祖翻經臺
東即其院也始居伏龍雙峯之陽相傳梵僧駐錫里人
從禱有孚必大寂之門人傳逸其氏為可惜也唐末右
拾遺歐陽持歸隱峯下意欲院為己居而以己之書堂

在山陰石鼻者使為院於是朗禪師與易而徙居之蓋
揚吳之順義二年而朱梁之龍德二年也先是有善地
理司馬頭陀者記其地曰石鼻雙峯如鼓如鐘匪公匪
侯梵王之宮及今人誦之至圖狀以驗其實云宋嘉定
間院之老 嘗忝掩室開公於雲居有聲禪林中若

澄者尤高行而工於詩與太史蕭大山為友餘皆恰
守規律故宅大方咸取為矜式歷至元癸未寺火耆宿
普輝德浩弥高興徒了義了洪道泰道堅誓圖興復由
門廡殿堂樓閣齋寢與佛菩薩天人之像經唄鐘磬之
宣帑庠之入加於舊而增美焉然積十餘年始潰于成
今復四十年而文繼守之曰我僅克競之思後人因之
思而忽諸則先志隳矣幸賜之言予觀於人無貴賤崇

庫莫不歆其世之長久昌熾窮志竭慮為之培立而變
滅倏然出所不料或有指吾徒之居得擇賢而嗣之
可以勿替然洎唐間號稱古招提者於今其存其亡者
幾希矣能若雙峯之外而復起不亦幸乎是不察夫成
壞相尋雖天地不能保惟寃道之妙全性之用視宇宙
猶旅泊閱死生為夜旦若吾大寂祖者則吾徒之所當
盡心也不求諸此而求諸彼斯佛智向之所以感歎而
吾與泰皆不能悟泰嘗主姑蘇之寒山寺集宗門紀載
四十卷可以示後詞曰聖教東漸應唐而盛大寂傳宗
海涵嶽鎮心法授受匪求諸外有得其旨語默罄效來
學統之散處林壑有續其緒實維我祖雙峯前奔飲江
如鼻我卜其與不曰委積無為而為靡成靡虧妙有不
有莫不恒久孰圖其猷維大寂是效我銘不阿用詔尔
後

集慶路溧水州明覺寺記

明覺寺居溧水州西四十里唐咸通十年建始名正覺
大順中改明覺宋治平二年勅賜額而因明覺之舊至
元貞間漣圯殆甚寺僧妙琳慨然以營治為己任罄
已所蓄復裒施者更為佛殿法堂藏殿庖廡廊廡等屋
凡若干區琳之徒善祐作諸天之閣安僧之堂祐之徒
宗德重作庫屋葺山門素飾佛菩薩金剛之像又買田
以裕眾食寺用益振後至元四年冬寺之徒師祿請記
其事惟佛之教大而脩其要在於傳道傳道在於明性
明性則人人皆佛也要不在飾其儀像而愚迷俵、無

所鄉趣盖有親其像設而敬心油然而興由外脩內以
得夫自性之妙者斯土木金珠之飾所由作也故吾徒
之崇宮室嚴像設非徒為夸美皆有取於興人為善況
先聖縣記正法像法次第設教其可忽諸於戲今而魔
事曰熾所在佛宇崇慶而墟焉者相望有能振其墜而
庶乎成者幾希而欲求傳道明性以昌吾宗不可得也
吾故於明覺重有感焉因書其事使刻石山中以勵其
徒當有憤然而興足徵於吾言也琳祐偈俱當塗人祐
嘗為本州僧正偈為和州歷陽縣都綱祿居天禧寺習
教規善瘍醫聞人急雖百里徒步往救而不求報無貴
賤皆感而敬之有足書者與寺之產業并刊諸石陰云

嘉定州南翔寺歲閱藏經記

至道無為無言也而所以為以言者將埏埴羣生陶鑄
聖賢其有為而然乎以本覺明妙之性淪於六趣散於
萬類形氣情欲相禪以生相感以化以蕩流無垠故
而訓之以剝情絕欲澄瑩精一求返于初而甚矣情
之蔽固性之不克復也乃酌其機隨器所投示六趣以
果因影響使之遠惡進善以超于聖賢之域導二乘以
四諦十二緣榮菩薩以六度萬行達人妙覺物々全
真以脩一代化儀而猶曰彰其跡尔若夫顯本歸實雖
聖因知豈世智凡識所能提度哉况性之精微言所不
及惟善言者能言於無言而後可以達無言之言於
是有月指筌蹄之喻而啓迪將來非教莫宣斯三藏之
文為世法寶聖凡顯幽所共戴仰如日月於晝夜賴之

以為嚮導也蘇之嘉定南翔寺僧祖勝以已別業為經堂度經于中歲選淨行僧閱之復施田五頃給其費餘以備繕脩而求記於予：禪者故取直指見性之道與契經合者告之而申以辭曰餉空于餅酌水于缶而水與空非大非小如性固形不能圓瞬閱萬世芥視八表有覺瞿曇稱性而譚虛空為吾萬象交泰彼昧因覺或聾而惜善啓其機爰得我心如屬于耳如接面命彌隱而顯鳥飛魚泳花雨風清海天如鏡孰為檀度曰比丘勝：即我謀妙幹其樞不有作者德山之徒視佛不為火書壞廬冥行同趨不既躡與

集慶路觀音堂碑陰記

御史文彬嘗乘馬度秦淮河之武定橋、折馬墮河中

文彬掖橋柱若有神持之得不溺以素事佛因解所佩金帶弼錢若干緡作堂于橋東偏素觀音像其中御史李公平為之記命景德寺僧德茂居而董之或嘗以世有救災弭患幸而出于險者眾夫而佛氏喜神其說以傾於人而人感之噫有是也是未察夫佛以萬法惟心亦洪範之脩五事而福極應致中和而天地位故有誠之至而魚躍泉涌揮戈却日啓金滕返風豈皆神而奪之哉且佛之義訓覺即吾心之自覺而覺人也猶所謂明、德新民者也觀音以大悲濟物者也猶禹稷之視人飢溺由已飢溺之也矧其聖神不測者耶文彬居官舉其職若曰吾晝而安行夜卒導前猶不虞于蹶幸神相以無恐而物生總、豈無窮而顛拚以沾于危若是

者乎吾將拯而援之亦猶是也是以現音之心為心以禹稷自任者也尚懋之哉茂請記其語刻之碑陰文彬名帖穆溥華畏吾氏堂之地隸景德寺而歲輸官租錢二千四伯南北深七尋廣如深三之二云

婺州永康縣光惠寺記

婺之永康縣東南三十里有三峯衝出其西少折曰白雲峯相傳葛洪鍊丹其下又前引如覆孟者曰上安山也中夷而曠可容千室後周廣順二年里人陳氏以所居為寺宋大中祥符間賜名光惠至元丁丑燬于兵僧走匿它山已卯寺之老惟拱知浩始來歸為庫室以居尋物故其徒德明慶林更作殿堂門廡樓閣丈室賓館餘百間象設鐘鼓之制以備助其費者邑大姓徐道鎮

與子祥又割田畀寺益以濟明林於是度其徒使甲乙傳次曰紹光曰興惠曰自純曰自平曰了義曰崇正曰崇俊咸戮力營繕迄三十年克瀆于成而明光惠純平與鎮祥相繼以己寺祠之了義與子友善列其事凡寺之業產質劑暨徐氏與它施者名族將礮石而紀刻之嘻亦勞矣夫吾聞古之人有志於道雖萬乘卿相猶將捐之而視治田里居室者又不足論也然人之營生作而後居勞而後食常若不給然其世之勩業非遭其時雖聖智不能惟道則脩諸身人人可自致其力而不為之常汲汲於外以自困未少有得則奉焉非愚蔽滋甚彼世之人或迫於口體役於君父而不得已也孰若吾徒者所業空寂而亦若彼何哉棄所貴重與所當

為而爭較瑣：於不足為其得失鉅細當有辨之者而
義之言曰事必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昔佛歆其法之久
於世也制僧坊居其徒命執事者董之以勿壞而子取
諸澹泊無所用不為世俗譏乎然不可以偏廢也今之
大方號稱金華多名宿德其始咸出於吾徒之居以有
教也而後能道光于代茲吾祖之所以葺其居之不易
不有俟於吾之後之人乎願書子之言以為記



蒲室集卷之十一

碑銘

荆門州玉泉山景德禪寺碑銘有序

按傳燈錄隨開皇中天台顓禪師居荊州玉泉山有神
通謂稱蜀前將軍閔羽以戰功廟食此山聞師欲營精
藍願庀役事七日而成捷出神巧事聞文帝賜額玉泉
寺煬帝又割環寺地百餘里歷唐有弘景惠悟二律師
居之若懷讓一行皆從受業而神秀者亦築菴山之度
門則天中宗咸尊為國師厥後代多名德逸於記述至
宋有慕容禪師住山益州女子未亂隨父母至慕容指
其父曰君後貴以此女善視之復贈白金令詣京師時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真宗為太子判南衙女因張耆納入宮及即位冊為后時慕容遷長蘆寺后給私帑賜兩寺營繕仁宗復遣中使賜金市田畀玉泉僧不受言准法僧不許售民田以侵民利仁宗諭宰臣曰朕為先帝植福勿拘常制今茅凡二莊是也自天台至慕容逾四百載中更為教為律為禪無定居蓋古之寺凡僧之有道者咸得主之非若今外宗云而天台之教至唐末而絕其書流高麗賴韶國師言於吳越錢氏遣使取其書至今唯二剎有其徒它不能徧也又貞元間海禪師作清規革律為禪四方宗之以故茲山由慕容中興而始定制為禪林矣慕容以授契真以授悟空大師務本以授惠達以授芳以授承皓後有曇懿道成如晦皆嗣大慧而宗理希澈慶

恩思達者咸列禪祖圖以地當楚蜀之交時稍亂即屯重兵故自唐季五代宋靖康墟而復葺者數矣而咸淳末獨甚兵火其寺惟閔氏二廟存至元十四年官命長老惠珍主之芟除畚築作大佛殿且謂顓公嘗為帝者師又傳宗六殿而祠之珍卒師瑄繼之既而以老告至大二年宣政院奏旨以今長老廣鑄住持始克大集于成為殿堂樓閣與凡執事之室摠百五十餘間像設以備書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等經刊施凡數萬卷又於當陽縣建報隆寺尤壯麗皇慶元年宣政院奏引見仁宗顧問賜馬湏降璽書護持大率寺之制視隨唐有加矣而道與時翕張昔顓公以止觀立教止以制動觀以照昏而為書浩繁學者章授句受非窮歲月

莫究厥旨於是禪者不立文字之說行焉黜聰明絕思慮不資授受超然獨悟與止觀之道合直以易知簡以易能而功及於人博矣今也居其室食其土縱傲自得滂不省教興禪為何事而曰吾祖吾祖云者無乃不知所愧乎甚者貨粥勢奪至壞其居不償責有能刻苦徇衆如鑄公者幾希鑄之徒善吉與予游以其實請書之且曰以訓後也予因有感焉既書之復申之以辭曰荊州之野于山于川并吞割據粵自古先天醜其德厭聞腥羶薦生碩師示厥化權人之好德如達于泉弗壅弗流注彼靈淵孰倡于宗遠承西乾教以言宣行律心禪師居是山講道一貫有共神居讓席北面克昌于世禪奕々教闢于垣禪即其室道無授受人期於悟廓乎自

性咸獲于素我祖在上尔徒在下疇續厥緒維珍與鑄遭時聖明作我中興無曰完夫有德是承々于 皇元其覆如天々之無窮吾道其有終

龍興路靖安縣雙林大中禪寺碑銘有序

雙林大中禪寺在靖安縣東三里負山而居創於東晉曇忍法師始名伏虎院宋建炎間寇燬之僧徒入山後依神祠居者二百年延祐甲寅南昌寶華院普通來主寺衆屋欲墜田負於豪通傾已索償之誓圖興復而故基榛翳莫辨及治地而悉按其舊井中獲唐司馬頤陀石記益驗作殿堂齋寢門廡庖稟為室二百間有時象設之嚴鼓鐘之宣凡藪林所宜有者悉具視大方而加雄麗焉增土田以租計者五百石山若干畝寺以大完

以其實來求書之予謂有形者必有數而廢興成壞係
焉又若預定其人以任其廢興成壞者故人謂通為曇
忍再來不可知也自忍距今千有餘年而人世變更凌
谷易處求若茲寺之既徙而克復者無幾而通之言曰
吾承之起廢幸瀆于成如子之陳廢興成壞者無窮吾
徒之居于斯食于斯毋以興與成為喜而以廢且壞為
悲惟吾師之言性所謂靈然不昧者可以振萬世超形
數而獨存也後之人其盡力於斯而已乎吾嘗病世之
以氣以習為性謂形化氣散而性斯盡矣而不究其大
本以惑夫天下後世而不察者皆然也則通非獨訓其
后有以解世之惑吾故并記之而復申之以辭曰 鴻
濛之先茲山位焉禪祖是居避難而遷既遷而復爾後

世守物囿於化孰圖其久復性之初不與化盡天地一
漚古今一眴大定安、神用無方埏埴萬類挈攜八絃
維忍與通拮据靡勞庶幾不磨勒銘山阿

吳江長橋銘有序

泰定間鹽官海溢江浙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于天竺
山謂予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而工敏於
事吾以萬緡助之又閱諸郡志若橋井道路昔之人率
委之僧豈僧有才智而不知耶吾以海患國糜其費民
竭其力閔已之勞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復之曰古以
繕脩委之僧者非以其才智有餘恐吏緣姦而工若賈
不盡得其直故託之僧亦權宜耳且事有人力而成之
者有脩諸人而仰成於天者是不可槩論也今言者方

興水利地道不寧公能用蓋公之言治以清靜使民自
安而何有於繕脩哉公曰然既而政化大行言水利者
亦罷而海循故道矣中外望公如曹叅以相齊者相天
下而公遽薨惜哉時公所見作橋者僧從雅師立搃其
役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濁任勞以終事叅政
馬速忽州判張顯祖倡義以贊成之橋若干尺費若干
緡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
海牙作鉅閣奉觀音象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復
置田以繼其食它日從雅求記於予予以雅嘗從中峯
於天目宜弘其教以拯夫三界之昏墊而為津為梁為
筏之諭且不可得況拘之從事於木石哉雖然道無不
在為於無為中峯之教人如是崇敬敦篤好義度量廓

然嘗交於予予又受知于脫歡公故追憶其語而記其
事系之以銘曰國之食貨資於東南郵傳星馳朝吳
暮燕萬艘千騎水陸會同昔危而安今絕而通巖之
石我礪我砥孰先履之相君至止君之憂民如援其溺
輔以吾道迺煦迺翼天嗇其施天下痛之我心匪石敢
負所知霖潦夜驚鼉吟風作我安如山禪定寂若寂而
恒用人躋壽域予以闡教于以報國

揚州天寧寺新作石塔銘并序

揚之天寧寺晉義熙間身毒桑門趺陀羅所建也代多
名德居之有卒者咸葬之城東歲時祭掃衆病其遠大
德癸卯鈍翁禪師來董寺之克大完西堂慧明佐之勞
居多明族子珍出已帑二千定買地域南改營葬地

磬密石為窳其下而屋之曰化城菴中奉翁而明陪其
右及終乃葬而衆塔翼之先明買田梁家堡三百五畝
者德理買官溝田百廿畝至是悉歸之菴使歲入租
以供祀事而脩夫後之繕脩焉翁之大弟子道泰繼主
寺書其事以請曰西域火葬曰闍維而世譏以焚灼之
慘為滅恩壞禮子為我辨而銘諸可乎予謂世之教主
於孝民生親之而敦義生有養而死有藏常道然也而
人道之貴聖人慎之不若是而已故先佛設教必明夫
性而性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初窮萬世而莫知其終必
極其虛而明靈而妙而后能包括六合化通萬類閱今
古為明晦以死生為往復其視身與世委而遺之可也
循而順之亦可也故有以定持其身可千季不潰與焚

而為設利水火不化神物呵護者比於含襚之富盜賊
之資棺衾之美蝼蟻之聚不有間乎然亦各盡其道也
佛之喪父躬與諸釋昇棺而葬及佛示滅化火自焚天
人龍鬼分設利而塔之厥後有攜履振鐸凌空而去者
亦皆有取焉若泰之於師於衆不悖于古而合諸人情
是可銘已其師與明之葬季月日自有銘不書示同衆
也銘曰人愛其身莫不備至死而營葬圖久百世其初
何來其卒何往愛恩相繆化為槁壤其不化者反置不
問不有大聖吾何以訓維性昭物我均備以汨于情
明於是蔽明久不渝善其操縱雖不遺情亦妙用泰
於其師盡厥施報匪稱于禮疇表傳道維理與珍荷衆
猶已我給我供靡間生死之生之變先哲所畏誰能超

然一念三際大河東奔高丘如屯左城右山繚之崇垣
琢石以表我銘是鑄太虛同體不変不遷

集慶路真如院碑銘有序

弘教大師演公道源奉 旨主金陵天禧寺繕脩大完
又葺其受經真如院作法堂門廡庖稟咸極新好至是
列其實求書之至順間天禧前主僧卒于都執事請之
朝擇繼者雖其人又有制凡在外有奏 旨非由縣州
審實上之行者咨入則毋以聞時予與鍾山曇芳蒙召
留京 文皇願謂曰昔幸天禧見僧廣演有高行汝可
舉于宣政院使奏特降 璽書褒護勿拘常制道源自
居十季克弘其教才智識量有大過人者無賤貴咸器
服之其受經院以道源故益重院去郡東南六十里宋

治平中賜額舊有俞尚書施田國初僧道林增置田山
普權廣續作大殿道原既葺其居又益以田院曰以裕
予謂居約者常思處裕者常泰 而傾思以成則道原
之約已而裕人也將遺後以泰且傾乎必使其居裕守
約知所或思則庶乎能久而所以命吾書之及考諸傳
金陵昔多高道僧求其遺跡無幾固其所脩在內神會
機泯間見之所不及向使其後有能傳其道繩 以守
其居則高風百世而不泯未致於寂寥無聞也故宗門
重法系亦若世之為後求繼嗣於無窮者不以是乎道
源既傳慈恩之教於佛光德公而嗣其法者衆矣又不
忘受經所自出諄 以誨其徒歆其肖己以昌其宗而
寓其訓于此不獨為繕脩業產計也故特書以嚴其命

而重以詞曰 大明之升照物靡遺欽若 文皇明燭
隱微惟演之道格于上知身退不勝于宗有輝泰華之
崇覆篲之積湖江湯々其源渾沸不有萬間歸視蓬華
尔居孔安尔徒秩々如鳳如麟祭若在眼伐鼓茅鐘萬
卷有踐天人儼臨雨華如剪作我訓辭睨而不遠

饒州路樂平州天童山童嶺寺碑銘有序

番土沃衍其人儉以文尤多事佛而入于吾徒者家相
望也故江湖間往往號番多名僧予在錢唐時與可堂
宜公文相好可堂歸番住樂平之童嶺寺以性薦福既
而衆又以薦福首座繼祖主童嶺祖居三年繕脩將完
走金陵來請曰吾所居雖最尔然境之勝視四明之天
童山可伯仲也第廢遷沿革無誌碣以彰其始先是可

堂作大殿後至元丙子者宿德震新其佛天菩薩羅漢
之像因得軋道丙戌懷本所記於釋迦舊像腹中云寺
創於偽吳順義間有元義禪師始菴于山顛感天帝遣
童獻燈饋食自是鄉民雨暘扎瘥禱之無爽故以天童
名其山宋太宗朝賜寺額曰童嶺至南公者以病於登
涉乃徙港南又若流潦隆興癸未本復遷于山之陽迪
功即余遠施金素像而記之如此於是始祀義為開山
本配之又以朝義程公大卿嘗施地與凡有所施者咸
列于祠故德震之竭賞以葺寺而永秀慧光輔成之亦
庶幾有勞如義與本可附託不朽不書無以示勸予聞
列子言古之至人會鬼神魑魅禽獸異類而訓無遺逸
盖道之感通天人一致物我同體故巨靈役五丁以破

山鳥負土為塚則元義以天童給侍復何疑哉而祖以
葺其居之不易猶欲保之無窮然圖久者莫若明道祖
嘗徧叅名宿既聞道而有才不獨為能繼廢也又其族
為宋名臣吳僅後故人益器重之予不拒其請而遺之
以詩曰 太白之峰東海隅海天倒影青夫渠茲山角
立名與俱禪祖有道天為徒青衣下與羣童趨額奉額
與脩掃除華燈瓔髻千毳能浮雲變滅時世殊石龕禪
榻隨烟蕪游錫杖歸無家下苦淋漓上陟屺載徒載
構予拮据嗟尔勞止予非愚予惟尔徒寧尔居無思無
營游化初旋幹萬有歸一無挈攜天地猶其樞庶幾尔
祖道不孤何用琬琰千金摹言之不及吾能書

池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碑銘有序

予初入吳舟過池陽望九華之勝願一游而不能後廿
年予遷金陵官寺玉岡居池之報恩通書交好期卜築
九華而償所願焉玉岡以葺其寺之勞須沆事乃踐釣
且求文以記其實按秋浦志宋崇寧二年詔郡國建崇
寧萬壽禪寺政和元年改天寧萬壽紹興七年又改報
恩廣孝用追悼徽宗也有司以同太宗徽號請易廣為
光則凡江淮以南皆有報恩光孝寺者其創易率猶是
云而池報恩居郡城東北始主僧法應作轉輪巖洪邁
記之淳熙間居民延燎寺併燬有志南思傳相繼興復
至寶祐中祖吳德琛建千佛閣又六十年為有元延祐
己未玉岡始來住山而舊屋已不支風雨夫於是搏縮
經費由門廡殿堂方丈庫稟經藏鐘閣僧寮賓館外而

塔院莊墅凡寺之屋一更新之已慮數百間而加廣於
舊像設供其咸極精好先寺有地奪于豪至是悉歸之
而寺曰裕因念其成之不易而思後之居者以裕而
寢墮乃思所以訓之也予謂人心之妙使施諸有為可
日計功業惟斂視返聽黜聰聽體歸之無作而全吾所
固有者難矣故吾與玉岡皆倦於應世思結茅深巖不
以是乎而玉岡猶未忘其勞諄諄以勗其徒則吾亦不
能忘言也玉岡番易人名正珪始住宛陵章教嗣法鍾
山月庭忠公才識過人有足書者復繫之辭之曰
長江西來萬馬奔鯨吐鼉擲如雲屯天開九華揚大旂
導以列戟嚴重閣禪老燕聖浮大淵淪樓閣倒影扶桑
暎撞鍾伐鼓交人天像嚴物備禮孔殷瓔蓋華鬘金珠
銀螺唄間作禱笑言劇辯颺散唱雷震千偈鼎之海波
翻如幻所作駭見聞非見聞者吁彌尊氣育萬物胚乾
坤化周六合靜者神尔徒伐石刊不泯惟勞可書言可
傳與師之道長俱存

1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書管理 | 研 |



蒲室集卷之十二

塔銘

永嘉江心寺一山萬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

予景定咸淳間與一山往來浙東西率不相離或
不歲月終必合及東窈禪師來南屏予掌記又推擇一山
使代已而南竺絕岸湘公先陰使人以客召一山至則
令眾擁授前職寥曰士而可以計取耶遲一年當復我
及期而歸卒掌其記時上竺佛光以菴德位望高一世
猶降已與交其它之大方有眾千百皆未足多如得一
山為旬月客若頓光几席德祐間因遊天台寥執別白
子其寒拾手及境眾留主寒巖未幾遷紫箬十年遷疎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山與當道議不合即棄去時予亦菴居于洪一日有龐
眉負笠走雨中来就之乃一山也苗數月歡甚而江淮
揆統會諸山于靈隱之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山
蓋奮厲以古道自任庶幾禪林全盛時又十年行宣政
院具疏幣以永嘉江心來聘至之日龍出光怪羣鳥翔
而不去人謂宜有吉徵已而廣蜀雲南窮髮之學者鄉
風大至居三年院吏閱舊籍謂有一字可出入其過者
以諷一山笑曰吏姦欲竭吾帑庾以塞谿壑吾不為也
必有鼎直以吾位為奇貨者吾其行矣眾數百隨至馮
公頌度終无苗意各泣別散去悲声谷林野一山即躡
屨獨往惟其徒克恒皆一囊僕役無一人視之若甚窘
然而自喜如新去極楷方笑傲恬不為去苗計會廬山

月澗明公遣舟迎歸東谿且從容言復以開先歸師又
便欲去乃止不敢言後明公歸番示寂開先之眾懇逼
至再四願不以寺務累師惟乞訓徒凡一時名士爭願
出席下其它師之弟子雖抱奇蘊勝皆自不憚斬一語
相冝諾始若厭望然牧眾餘三十年道足不愧古人而
受命細吾宗者率視賄為好惡故一山起而復仆不得
大行其所欲為豈在己者可勉而在人者不可彊與鳴
呼一山化之先七日力疾危坐不近藥至期命具浴更
衣出據室几連兩序進書訣眾語置筆問不應撼之息
絕逝矣皇慶元年十二月三日也閻維收五色舍利如
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有司鑿以烈焰經數十返益晶
熒齒牙頂骨錚有声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

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弘一山之
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焉以七月大會萬衆迎歸謹
迄交動餘骸舍利又以葬東谿舊與南州珍公同里因
同窆葬之三年克恒走錢唐乞銘予以徃山罹禍方塞
閔絕客恒堅不去謂它無能知吾師者予恐即死忍不
使一山行業暴白乃書以授之一山諱了萬字無竟族
臨川全氏生淳祐元年十月十四日瘠而弱年十五業
程父有聲然無嗜俗意去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俄
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谿聞公荆麥珽公簡翁敬
公皆相語合後經神祠見組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
證亟以白東叅、詰之終無疑洎開法竟以嗣寥肖焉
而辯博過之常瞪目聖不以文自溺至有求輒累百緡

落筆立盡雖誤終不易或應變縱論袞、萬言不窮錄
之皆成章人歆宿搆終莫及卒時年七十二銘曰
凡物之終得喪惟均孰計其初時之詘信有實其實人
棄不食後時而思於實何慝師有至慈萬物一己如保
焚溺嗟、赤子庶幾善導其如蠢、彼聖之世尚曰堪
忍有覺大雄胡乖而逢遲子同歸夜光曠、昭著曰星
龍鬼搗呵無或不睹如貯者何

金華智者寺雲屋間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

括蒼松陽葉氏世多名人其尤顯者唐開元中有諱靖
為老氏學宋大桑門雪堂行公与石林先生夢得為三
賢里人至今祠之自雪堂後族秀民多為浮圖氏而尤
顯者曰雲屋諱自閒邈雪堂九世諸父也九歲族伯父

古鑑皎公使習經如素誦季王父古樵宗公謂見異使
學佛能輔教族俱大也攜入福安院十三剝落隨樵居
婺之仰菴厚自韜韞已無涉世意雙林朋分石見謂是
子異日風穴老南也母滯茲樵遣叅荆麥於冷泉使侍
香辭匿入淨慈石帆俾掌記復辭暨東麥至迫使就前
職撰成道疏云叢見精於午夜窈易叢為泯因汗下股
栗如撤蒙蔽已而省部有知師名者舉住江右九仙寺
檄至以母老辭歸婺作景睦堂便養堂側有法明寺因
寄築烏桕堂曰萬休至元癸未郡以雙林廢倚師中興
彊起之說法嗣東麥五年棟宇完帑庾實即引去歸萬
休十年智者寺住持友竹素又舉師代己卻避凡七月
乃應與恒山周斐齋交相好郡守為築二老亭山中李

雪菴鮮于伯幾作圖賦詩落之憲使梁公又構草堂寺
側大德甲辰因讞事居焉宣政院復以江心起師辭老
不任更以其友一山之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
語笑如常時客退命左右進筆書偈與衆訣遂終遺戒
三日葬草堂後龜山先是自為銘息齋李公為磨厓書
之壽八十二臘七十生宋紹定辛卯六月二十日有外
集二會錄若干卷其徒可則謂師之銘不及其系請詳
志之予與雲屋臨川萬一山雅相厚逾五十年二兄同
年卒予後死者忍銘耶又義弗可拒乃銘而系諸辭曰
維括之陽天作其區其良薦生疾大不居神曠有德而
卒昇予孰彊予宗賈勇萬夫師有立言疾公氣沮曰匪
吾事庶曰禦侮擁幢大方人榮哀黼師居不寧式歸將

母復憫于道如任弗克基彼學人有來如驛有辯雲與
示之默々或恃其盈我以無得胡濟其原胡畜其施々
既壽考亦終化儀可拜可瞻龜山之石孰睹其真茲烏
其跡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代趙魏公作
東漢佛法入中國而佛之遺言莫克大脩唐太宗時有
疾法師者躬往身毒求之得經律論歸授其徒窺基為
箋疏釋之世傳為慈恩宗云國朝以仁慈為政薦尚佛
教又益信慈恩之學先是其學盛於北方而傳江南者
無幾至元廿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求其宗
之經明行脩者分主之使廣訓徒時東昌德公首被選
世祖召見賜食与衣奉 旨來建康住天禧旌忠二寺

日講法華惟識金剛華嚴大疏等經三十一季又賜號
佛光大師：既善講說又能力行故人篤信之每施戒
人父子兄弟相教毋犯至然頂指為誓且願出財力新
其殿廬樓閣初寺廢僧星居如逃亡家及茲大有羨粟
歲饑為食道上活殍死數萬流俗尚醪醴相雅好結官
吏師獨以律繩其徒令先自謹飭出止坐起有常度若
韭薤蒜葱酪乳辛葷等咸毋蓄食凡物之屬於公者勿
毛髮互用誤一罰十故者擯久之皆化服徒無犯令自
居建康三十餘年一布衲皮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
危聖達晨以苦誦讀蚤喪明忽夢萬僧迎居高聖空中
散華如雨覺以語人因示微疾猶誦經不輟頃之安坐
而化至治二年二月七日也季八十八置龕卅有一日

顏如生以法闡維獲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為塔葬之
江寧縣張家山之原以行臺居建康凡仕於南者多鄉
師高行願受一言為弟子金吾上將軍 事師逾謹
以豫章大訢之狀來謁銘孟頫嘗待罪 世祖朝見其
用人天鑑莫測雖方外士皆雄偉桀特若師能弘其教
亦一時之選也是以銘已師名志德號雲巖姓錙氏
世居般湯萊州掖縣後徙居東昌而師生焉十二授經
於順德路開元寺海聞禪師嗣法於真定龍興寺法照
禧公而嗣其法者某：凡若干人銘曰 於穆聖祖如
天之臨維佛大聖克協 帝心帝心於人一視同體設
教多岐趨善一軌佛光之道聞于朔方受命于南陰贊
時康乃升高坐乃考鐘鼓以誘以諭有來如雨內默斯

照外應斯虛往復无朕寂用一如境變萬殊其立也獨
匪苗而久匪逝而速長干之麓牛首如伏後人是瞻于
曰不足孰圖師恩刻石于原維其似之庶幾不泯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有元延祐四年十一月三日臨川妙行慈惠大師卒卜
明年某月日葬其後來謁銘乃諾而系之師諱繼聰字
愚極族王氏以宋寶祐 年五月十三日生：十二後
資壽寺本椿宗定為驅烏十七給文思院勅牒書名以
嗣定之後自壽景定初椿定亡江西常平使者并藉寺
田衆饑以散師獨走大府直之凡七年漕使方公逢辰
覈得情悉取奪田歸于我師葺寺又益田以紓公且驟
施于鄰居室雖乏匱常若裕雖豐若未始積也日誦楞

嚴法華又樂吟詠凡圖緯推步之術岐伯俞拊之書咸
無不穿穴有以南安能仁寺請出世固辭不就自始受
具迄是無缺行凡六十季年七十七先相屯于寺北之
雲谿期與徒紹明同歲明有徒三人長嗣德、授宗善
善授法規、授惠辨次嗣狂、授守約、授法舟季嗣
徽、授守悅宗支以蕃惟徑善蚤世約博學通宗主項
山寺銘曰 世貴有後而懼不祀孰是吾宗重若傳器
師智克荷度德敏事奮舌風生敢抗大吏胡賢而藝而
不昌于世道充其身而不淑諸人嗚呼尚昇爾後昆以
識其丘原

臨川資壽寺明公和上塔銘

公姓彭氏諱紹明字無昧撫之金谿儒家子季十二輒

不喜與俗混居於是去學佛于臨汝資壽寺宋景定甲
子從妙行慈惠大師祝髮為桑門莊重藹默善誦孔雀
佛母經人病從師禱祈輒差以故里人爭相邀致雖甚
遠且無所施與終不辭或少得施悉以資壽寺為繕脩費
餘以貸鄉隣之困乏者及視所居室枵然衣敝不易尤
喜客款之盡歡雖彌月如始至又致儒師以訓其徒若
守約法規守悅皆以能文辭游禪林先是官藉寺田慈
惠以狀白府及部使者凡七年始克復公時行貸以給
其費自侍慈惠六十年雖老益敬畏慈惠自始疾至病
必躬醫藥凡歲餘未嘗歸私室及卒哀至絕比殮及葬
不少離次自是神志日耗戊午春病噎氣逆禱曰願貸
須臾死使奉師歸歲十月葬慈惠明年疾甚即不餌藥

五月十日聖起如少間撼之目瞑矣其徒嗣德嗣徹守約以其季十一月某日葬雲谿從慈惠之兆季七十有五始寺之徒以傳次相授受至公乃派別為三雖各以宗傳而若一終无異言守一先一歲卒銘曰童知訓誦里無勃礪以有宿老槁項厖眉談笑寓物无遺者復我侵疆築室百堵有徒雍波趨雲從匪承于代亦寄吾宗吾宗之寄有肖無類茶陵何人端也嗣會惟約與觀載啓其途于日千里敢昧厥初蒼山如城其流環外我瞻雲谿雲木茂猗與後人無念尔猶不有過者拜此道周

豫章般若寺絕學誠禪師塔銘

宋季慧朗居仰山法席特盛由其門出據大方固一時

麟龍其道跡巖穴若高峯陡厓鍊牛六足追蹤先德後高峯以傳斷厓中峯而鍊牛以傳絕學又皆道重海內定宗所不及也絕學卒十年其徒智玄以番易廷俊之狀乞銘其塔師名世誠吉水人世錫氏生宋景定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十七宋亡兵革甫定家无所業諸父迫使從商不樂也行寓吳國大冶三泉山有異僧無相者通宿命見師呼曰昔黃梅山同叅能記識乎師惘然無相勉之學佛以還舊習師即棄所賞從修禪定忽聞鐘声有省又教以出神師曰神往形存苟人昇致水火神返將安所寄知不足學棄去登臨江之西華山求祝髮春山宗公與語奇之謂真顛雖沒而肉身猶在盍拜之以剝落焉久之游衡廬間留圓通石霜瀝指血書

法華圓覺以助精進入吳見蒙山異公及菴信公且徧
叩海上名宿所至莫嬰其鋒而自以未饜所志復歸里
見陡厓戎公值其卧疾猶以偈戎卒往謁錢牛定公
于湘南徵詰數十返始囁然如釋所滯遂由分坐期盡
磨龕以印所證乃去至大初過洪之靖安愛其林壑幽
勝有凌景仁昆季即靈鷲峯築菴曰般若相傳馬祖嘗
記五百歲有大士來說法咸謂師是當之生米市鄧實
齋六舍所宅為菴以奉師之往來居之出無輿僕儲無
甌石而化茅茨為廣居從之嘗數百人敝衣槁項溷處
樵蘇言無緣飾或有所訓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而聞
者拜稽相然頂指誓以勿犯若公鄉儂老異教之士與
西域高麗雲南日本諸師亦嚮風趨慕耄稚扶携接踵

于道至家繪其像祀之每剪爪髮或墮齒牙則爭取藏
去皆獲設利至順壬申十月廿三日示寂春秋七十三
僧臘四十有二度弟子若干人奉全身以沙瘞靈鷲峯
下後三年出視之貌如生爪髮眉須皆長寸餘飾以香
泥迎置于堂磬密石為塔而四闢之以尉其徒事之猶
存且刻銘其上焉予聞師之教人專修乎內以明夫自
性之常定雖虛空可壞現在身心皆為虛偽況於滅
後取其棄質以為實有無乃戲事而於吾銘何有哉又
惟妙化無方靈機莫測故臭腐可為神奇柔脆可使堅
固世有佛指齒骨諸祖肉體皆歷數千載而鮮瑩剛潤
有足徵信將嚴像以崇其教立言以寓夫道而銘不可
無也於是不辭而畀之銘曰雄峯如壁泐潭千尺師

據其衝氣當勢格屠蘇如奩萬象為徒古有其人南陽
大珠大方萬指虛若闕市仰只高風心悸顛泚大用無
作至道無言寂若槁木而應無垠惟師法身非小非大
孰云委豁而亦不壞刻銘塔波金石不磨死生之畏其
如師何其如師何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道非語默胡求其跡作於無作無任智力大化成物雪
霜雨露生死爰遷人之大故獨無怛化旅泊傳舍猶餘
光恠海天不夜海若弭節九峯龍趨電擊雷驅文龜長
魚示尔來學絜若干鐙庶幾不亡我銘是徵



蒲室集卷之十三

說

冲默字說

古渝圓照師月公名其徒曰德照將俾嗣其明以不置
照克服訓鋒淬膏潤肆勤于業以渝處遐壤無以振厥
美於是南游萬里求有當其志者胥會于錢唐請曰古
以字称敬其名也幸辱之字辞不獲因進之曰肫盛而
魄生薪炎而燼棄思其明之傷焉人有靈府物之藜明
者也荒怠以蔽之私智以鑿之明於是乎替其有治之
者不及焉則過焉闡茸者嫌於汗暎者害其察故君
子學以繼其明必守之晦而後照之義終焉字之冲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默其可乎老氏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似之矣復
祝之曰鑑子匪形淵子匪深無曰左右惟帝女臨予慎
厥武孰圖其覆予創于口遠莫予復敬之敬之福履其
宜曰有令德曰有威儀圓照之室施于瓜瓞尚昌于世
以薦嘉字

開通寥字說

佛鑑居仰山以茶陵開禪者綱維其眾悅之相與字
之通寥稱焉於其有請於予乃進之曰若知夫通之說
乎聖人之教人也因其明而牖之若四闢以達于奧使
學而至於通則善不可勝用矣其或有優於學而弱於
實通諸古而繆於今猶迂轍以即途膠舟而求濟者不
通於事也是以君子介而不隘和而不流默其智以容

居易以俟命又必觀其時之通而後能大有為也故學
不通不足以為善事不通不足以居眾時不通不足以
傳道而學所以為已適於用者為人乘時以有為者將
以信於天下垂之後世也學也事也勉乎已者也人可
能也時者天也人不可能也明夫二者其庶乎始終矣
通之義備矣咨尔通寥武和且脩不念佛鑑或貽之羞

繼齋說

大同張氏家百口不允兄弟相與謀曰古之受土賜姓
何十百族今子孫或繼或絕湯不可考其可聞而知與
吾高曾祖父同時為鄰里媿舊以貴顯富盛者求其後
其若某已無幾況其田廬器物者乎自吾有姓以來至
吾高曾不知幾世由高曾至吾又幾季而先世遺業故

無恙非吾宗碩德厚澤能若是耶自彼秦人家貧子賤
出贅父子異處昆弟相訟相擠以禍幸其凍餒覆絕如
路人不之顧者世相望也使吾不知戒而思能保其後
之必無是乎於是計其田若干畝推大宗之長主之籍
其口衣食粟給喪祭婚娶各有差咸家之長幼適庶臧
獲均有養焉歲閱其贏以備不虞又慮其不知教或陷
于辟則先志墮矣廼稔書數萬卷列羣從子弟與鄉之
俊造日講說其間作堂曰同善樂取於人也齋曰繼齋
責子孫世守之也而求諸能文辭者申其繼之義焉
夫堯舜禹湯以道繼者也文武周公繼志者也而孔子
東西南北之人也孟子庶聘諸國俱不得位而道則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也由孔孟而下不得其繼焉宋

有傳宗者能遠紹千載而學者廓然以得夫性命之正
嗚呼世之欲學孔孟者則必若是繼之為得也昔者
公侯有國大夫有家民有恒產三代而降制不如古雖
環堵之室士不必有惟道則脩諸身職夫我者也君子
其盡力於斯而已乎而張氏兄弟生太平盛時居有室
食有土子孫繼業家益蕃大是天之因其材而為之又
力學乎孔孟必有以繼其道者也然吾游方之外者而
幼亦竊聞之故假其義以告張氏兄弟五人其季若思
與予交字子儼云

靜隱字說

御史楊公弘正世為西夏貴族年方壯又登顯宦才茂
器宏翕然人以宰輔期之而常嗜飲泊然自號靜隱以

寓其志或謂公耻與俗嬰思自拔埃塵之表有慕幽人
逸士之脩然遐舉於世者不屑焉予聞而疑之因考古
人命名立字或揭諸室而銘諸盂几杖雖其義無常
然皆欲勸其德以求合於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必由
定而靜以接於羣動嚴乎顯微而後輝光著於事業是
以靜逸之功致於學者也及其成德則雖窮困逸約寓
諸畊釣版築未嘗一日忘天下豈若寒灰槁木漠然自
棄於無用既而出為鄉為公為帝者師則列土而封五
鼎而食豈若泰然肆志甘誦禰辟而不止者故君子間
居則思致君澤民處榮觀則思靜退是又以靜逸之道
砥礪志操而審乎進退之幾也夫靜也微也動也著也
循夫內以應夫物而全吾心之德也出也逸也覘夫時

以進退吾身也皆所以存吾道而求合於聖人之道也
古有不得志於時則猶逸于吏逸于市非必逃山林若
避地避世為哉况今朝廷清明俊乂在位公日嚮用若
預戒貴盛無忘勇退以不改陋巷之樂如前所陳者云
耳而彼乃方之以巢許沮溺不知公者也予不得以無辯

江山小隱說

御史思齊公謂予曰季弟彥明年踰弱冠方勤于學而
而受命宰衢之開化以任百里之寄它日不患不登顯
宦惟持盈守成以養其德善矣其友為扁所寓曰江山
小隱取古之達人處功名貴盛時未嘗一日忘林壑不
沈酣于利祿声色若王逸少之蘭亭賀季真之鑑湖是
已予謂知幾審時擇於進退則廢乎而曰樂乎外以忘

乎內志其小而遺其大未盡美也孰若返觀吾之巋然
獨存汪然常盈運今古而不息育萬物而不有者以進
夫可久可大之業雖有力挈泰華智測溟渤而不能窺
吾高深之彷彿江山云乎哉小德云乎哉思齊命書其
說以授之

題跋

恭題

文宗皇帝御畫萬歲山畫 今上居金陵潛邸時嘗命
臣房大季畫京都萬歲山于屏大季辭以未嘗至其地
上索紐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橐圖上大季得橐敬藏
之意匠經營格法適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而天縱
之才豈以是為夸美哉 聖意若曰世祖由南征平天
下定邦畿作宮闈以開萬世之基是不可一日忘也身
為適曾孫而自任以 世祖之重使登其山居其宮毋
以逸豫為期而思四海之廣必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
域而後可同樂也猗與盛哉自是而入繼大統膏澤屢
敷于九有疇克以是圖再進聖覽必感惜之作圖以寄

其思而今則居之推廣當時之意其祖宗生靈之念又將油然動于宸衷而重增眷也臣大詵比以方外蒙召獲睹皇居之壯辭闕踰年因閱是圖無任感戀謹伏書其下云

顯左德明刊施金剛經後

野江左德明舟往儀真至荻港中夜風大作鄰舟飄失亡慮十百獨左舟若有神持之者舟人異而問之曰我嘗印金剛經千卷施人豈以是而報我耶又見大舟覆浪中左曰是必有人未溺死急出錢與善游者棹它小舟趣救之且令持斧破舟鑿竅以呼果得十五人以出道由金陵為予言之將再施經以答神既復欲求名公三十二人各書經一紙集成而錢持烏因告之曰經之

教人以明夫性也而金剛者取其不變不壞如云一切佛法皆從此經出豈不以此經即吾之自性而不可一豪加損其中雖三十二相六波羅密尚不可得豈况執六塵四相而欲聞此經乎使能識此經以擴夫自性之妙則截一微塵而非隘包大虛而非廣在瞬息而非連亘萬古而非久大浸不溺大火不熱者蓋理之常非假它術也又何特驚濤之恐因此經而致神護較小施報於禍福哉左聞而喜請書以為經序記風之夕維至順辛未十月十九日

顯曾大方北磻禪師方中字說後

古人所謂方於中者為正直為剛果為不詭隨園於外者為智謀為權為變應於無窮而行於無事也其有以

復執為方以誦以柔為園者無取柳子厚說車固善而
陷伍文之黨於園之義得無少辨乎吾曾大父龕室翁
字園上人以方中而使其求柳之說以自懲勸蓋吾道
與世教有同而異；而同惟隨事酌義若圖澄之於石
勒羅什之於姚秦閔生靈之塗炭而善導其昏主所謂
園而方者也夫覺之焚龍鉢楷公之拒紫衣戒吾徒以
奔濫而卻君之賜所謂方而園者皆有垂法後世番易
趣上人得翁遺墨請伸其義而書其後云

題雲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番易桑門紹曇之母李氏卒將葬曇走金陵以告其友
大訢曰吾族世為儂曇以父母命幼使學佛其始旬日
一歸省母曰汝無不堪吾寂耶既而數月一歸母復曰

吾非以汝兄弟多而遣汝聞佛之言性有謂一念萬年
者吾深慕之故汝得其道以告我不猶愈於莖苴滌漚
之奉乎於是即日別去求楚吳甌越之名師往學之餘
二十年思無以歸白母今母不待而卒歆庶幾古人織
屨為養不可得已雖歸又何以藉口見鄉黨且吾諸兄
乞銘於卿先生吳存已悉其家世行實與卒若葬之日
月而不及吾母以命我之志請復得子之言附之碑陰
以蓋吾痛而悼吾母之冥；也言訖又泣予聞之矍然
曰而母其知道乎形生者一世而盡而性者窮天地振
萬世而不壞者也佛之言性必見之明守之固而後為
聖為賢若或明或昧或操或舍與所脩之異而為天為
人為鬼神為異類凜乎可畏故學者絕情去累一志于

道以有盡之形求不壞之性歆一世而成功萬世也以是報親不既重乎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矧佛之制其徒猶薦孝養若曇以志事親是誠乎孝而知所本矣又嘗從佛鑑禪師于徑山掌其記端慤有文克荷吾宗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題朱俊卿為父母脩冥福後

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惟靈明之性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雖人人均有之而隨物奔逐頃刻萬變飄忽千里如野馬陽燄念不停至奄然而逝則貴者不能有其位富者不能恃其財而親者不能曲其愛也有足悲夫故吾徒以死生為大恩必明夫自性而求所謂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也又吾佛

言人之死而生之而死之有所往生有所來有三世有四聖有六道由人之所脩而異入焉聞者凜然知所懲勸而自格非遷善徵諸古驗於今為不誣矣儻以治世設教脩人事而厚民生若死與鬼事冥言之至曾子之啓手足易簣不乱而訓六嚴矣錢唐朱俊卿儒者也居母喪致孝以其父母嘗學佛故邀釋老之師說法以資冥福將使明夫不生不死之性而進于道也亦其父母之志也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俊卿以之

題高氏守拙詩後

孔子之門子貢最為辨博猶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則顏氏之才敏世宜無與伍者矣而孔子稱其庶乎屢空又曰黜聰明蘊肢體由是論之道有體用

學有本末聞一知十待用於外者也黜聰德體致力於內者也三代而降大道不行民俗偷偽聖賢者將使邈流而得原斂華而歸實以求復其太樸於千載之上也真定高戾至元間由司憲出牧大郡為政以能稱而自稱曰守拙其有取於顏氏之黜聰也耶夫物歆之熾不翅火之燎原非達識則不能黜其聰其意匠之斧斤旦旦而伐之非大智則不能守其拙而或者謂戾之守拙蓋嫉夫世之以察為明以刻為能以詐為忠以矯為廉而資之以釣大名躡厚祿自以為巧為得志而人亦歆豔之故戾耻而甘於退拙而因以自命也曰是亦窺其外耳而戾不為是也予生晚與侯未之識而獲交其子若婿聞戾之終談笑媿々危聖而化是足以徵其平生

且戾沒三十年子孫益蕃衍其積德之效又不可誣也它日季淵以所藏守拙詩累軸示予曰先君之手澤未嘗一日去目也予受而書以歸之以識其孝思使戾而有知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蘇公以剛正為小人譖毀凡所交游亦為羅織其時有得其文字者不敢以示人甚者取所書于梁壁亦削而湯之而後世秘惜之過若父祖手澤當時小人猶切齒憤恨如已寇仇然由是觀之大抵人之心術不可不正又何忍而不為君子耶此帖在惠州時與程正輔者二月而云天氣斗熱其炎瘴可知而它書又云辟如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其胸次洞達不為憂患所移

可想見其人矣觀此益增感歎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魯直謫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茗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宋季淳祐間蜀阻兵草癡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直賦悲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皇元天曆改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喜服順然不無傷殘也予雖非蜀人觀癡絕所書能無感慨佛言世界衆生悉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持以定慧之力能安行而順適彼外之貪富夷險無一毫加損於我也魯直知道故謫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癡絕悲蜀禍之慘知宿業之不可逃惟脩定慧足以勝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為

後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華樞要堂為志於道得而甚秘惜之或者玩其辭之超勝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東坡手帖

蘇子瞻嘗有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推原常棣之義以仁人之於兄弟也無賢不肖一以親愛待之周公身任天下之重處嫌疑而以大義滅親豈其心哉子瞻以直言立朝流謫萬里思其弟而不見故追記其詩而書之愛友之情可勵風教況其詞翰俱妙乎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松雪翁為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素不習書其真贋工拙皆莫能辯然如天機相馬正不求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千文求題故云

題殷濟川畫

吾友遜敏中得殷濟川畫達摩寶公而下禪宗散聖者凡廿八人併取其平日機用模寫之然南泉斬猫雪峰親鉢蓋其一時示人如石火電光不可湊泊心思路絕語默俱喪況可以筆墨形容哉畫者正郢人誤書舉燭而燕相尚明因雖治而非書意也敏中博識謂濟川名畫脫去畦畛常牧溪嘗從其學又癡絕虛谷諸老題後稍珍惜之然予不可以無辯也

題思聰遺墨後

歐陽公慕韓子作文因欲攘佛而喜與僧交蓋當時僧有以取重之者聞訥公之辯博而見明教之上書固已氣沮心服其下若惠勤思聰又因其所好以相入蘇子瞻謂聰九歲善彈琴十二舍琴而學書十五舍書而學詩又曰慧能生定以至于道則書與詩當益奇觀此可見其人品矣天台聰聞復名若字與思聰同所業亦相類士大夫多樂與之游惜時好趨尚各異未有如歐蘇者以振發之因其以所藏思聰遺墨寄題予既喜其所同感其所異并識其末云

蒲室集卷之十四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後

佛惠君嘗多得故家圖書畫又與松雪翁交號稱博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皆不能辨松雪嘗誦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人漢高不知文縱知武亦多戰敗至治生產業皆不能獨能為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為君若高宗雖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綱宗澤與諸將如漢光以克復中原為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愛賢可謂守文之主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況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二翁之不復見追憶疇昔以識所感故書于後

題三教圖

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圖之以為揖讓可也佛生西竺未嘗至中國又時相先後而亦見於圖何也若以其道同心同雖善言者言所不能及豈筆舌可形容哉畫史欲託諸圖像以會其同而好辯者反資以立異孰若得其心同道同而忘言也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唐元德秀李觀喪其親瀝指血書佛經以資冥福或者謂親則亡矣而徇俗薦悼何益哉予謂元李為唐偽宗其講亦孰矣知親之靈然不昧者不與草木同腐則神

明變化死生往復天人萬類必有所歸而佛之以性喻金剛之不壞而般若者性之常明波羅蜜者梵語到彼岸猶偽之止於至善也夫孝子之心以哀經哭泣不足盡其哀慕而求親之靈如佛所謂不壞而常明者超彼岸以止乎至善其於愛親不至已乎金陵陳世榮刺血書金剛經以報亡母祈於悟上乘超淨域惟以見其高識有合於元李諸賢而無惑於末習淺議為可嘉也他日其子以示予謂先君手澤未嘗一日去目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有焉謹書其後而歸之

書金陵十詩後

鄧善之為予言官堂王公與果長老厚善迨果化去而繼學於是夕生今年夏繼學來為南臺侍御質之云先

公嘗指予言果長老將化而來別云復有十年之聚予
二十餘先公棄世則善之之言為然也繼學居官不數
月而去視予若宿契每作詩必錄示吾黨和之者百篇
而永嘉安雪心為書繼學喜而尤喜雪心書後有作率
令書之雪心取予彙命題其後予聞佛制其徒毋溺於
文藝恐其偏重若溺而力不能以自舉惟大乘者假之
以護教禦侮可也不識果老為何如人得非所謂溺者
乎智永好書而為房次律則可戒公以傳宗自任而為
蘇子瞻則吾法不取也吾與雪心可以為鑒云

題安國寺記後

東坡蘇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及謫黃州往來西山樊
口皆其前生舊游處也作安國寺記云道不足以御氣

性不足以勝習歸誠佛僧求一洗之蓋其失在最初一
念何待得罪於朝而始悔悟夫富貴利敬之鑠人甚於
膏火安知患難推沮非玉成於公也蘭莊禪師嘗倡道
淮西以安國舊記不存求予書將重刻之予戲謂蘭莊
雖造道深密而未忘文字之習當以戒為鑒毋效尤也
蘭莊笑曰莖喙能毒人而良醫以之愈疾庸何傷焉且
吾欲補安國之缺而使世之悞佛者讀之視公而自愧
故不辭而為書之

書瞻雲亭詩後

予久不作詩為張君所強不得已而賦仲南見而求書
之云將歸番省親志所同也予謂世之言孝莫過於曾
子曾子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而口體之

奉次焉蓋人所貴在知道知道在明性明性可振天地
萬世而獨存而親之所以命吾者在是也仲南編叅名
宿為予掌藏才敏過人有高行而造夫道歸以諭其親
不既重乎視慈明之白金睦州之織屨猶未忘乎世禮
也於吾詩何取焉

書商學士畫山水圖詩後

予十歲祝髮即受沙弥戒則綺語口業便當絕之而父
師命猶令不離學館至十八游方始棄文字然為人所
彊往々不工有愧作者故力辭謝又取人情惡年及衰
邁猶不能脫然淨盡信宿習染人未易洗滌或謂菩薩
假諸伎藝以如幻三昧因事攝化則吾不能知天日具
上人命書舊作特使吾知過責悔以自新耶其以世俗

喜文而謂我能隨機善導耶知我罪我當有識者

題焚翠樓詩卷後

南昌饒益寺去城四十里與予族最近予甚幼時族
人往々抱攜至寺及予從伯父祝髮城居惟歲時歸者
得寓宿焉寺耆年平山端公遇予猶子姪然後予以巨
徒苗泐繼受命來金陵而不能歸者三十二年矣平山
之孫大亨如淵出方外從予游泐以寺有樓求賦咏於
所交名士臨川危太樸以可望五老西山之勝命曰凝
翠而為記文詩章者累軸泐為予執侍常勉之進道以
其將歸而徵贈言也因以茲樓喻之子得諸公之賦無
不盡工然無一人嘗至其處徒想像形容之求身臨而
目擊者莫予若也雖不能言庸何傷亦猶吾宗傳心之

妙必親證悟而後言可徵信子歸拜而祖頌之而承顏於罄效叱咤或益而春條而雷電蔚然席變而龍躍則吾亦不能知也雖篇什之多將何以為哉

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近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恭禪老晦堂間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覘荅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為然

題米元章書後

元章多蓄晉人書帖作寶晉齋而其書豪放自成一家所謂善學柳下惠不師其迹者也

題斗極杓公遺訓

臨江靈峯寺自斗極杓公開山至今才七十年而其後數世皆以德望重禪林必其家法嚴肅願力宏深故尔及現遺訓遺偈簡直淳正則信然遠孫極宗玄公機辯過人法才雅瞻而持其祖訓出入必俱奉之惟謹則凡靈峯之後可槩見矣而視它之大方所至如逃亡家豈其祖訓猶力獨不如斗極者乎嘗求之昔有創業之主歲其畊具以示後人思其狃於貴盛使無忘厥初其後則恥而棄毀之至覆敗流亡求為畊夫亦不可得而悔無及矣以是覘之諸方之廢而靈峯獨盛者以能守其家訓也極宗請書于後云

題王荆公尋僧圖

荆公操守學高一世以經濟自任及為相不酌夫時世之異取周官國服為息之意行青苗市易之法如唐相房瑄用春秋車戰而敗也公猶以望重時君相如哲宗溫公莫敢終非之始蔣山元老期公於早歲為能甘澹泊如頭陀棄名利如脫髮故晚年間居若悟其失以應夫外者既慙於用而是非榮辱復何足較不若齊得喪一死生以榮勛于內可窮天地振萬世之為得也乃日尋禪老游有深旨矣後人不能悼其才悲其志廣而用迂復過為詆毀吾故取唐史論瑄事以見其義云

書印土寺記後

予在鄉里數從印土諸耆宿游出方外又與其徒慧滿道高道昭錢唐金陵間交益厚故求予文記之高居龍

河十餘年由記室為首聖禪餘不廢詩文有唐人作者之妙敦節義勵操履若虞揭先輩幹克莊王伯循諸名公皆與交至正元年六月得奇疾二年七月始疾愈行宣政院又檄請主海鹽之天寧寺吳中士夫咸喜其至爭以詩偈來謁賀隨問隨答累牘而書不以病起為因九月廿七日州巨姓數高聖迎請舉揚聽者千人莫歸猶肅客至二鼓假寐早作漱盥足不能立而仆掖之聖語含胡呼謂寺之老與從行義境曰吾住山六旬施利衣物悉歸寺吾母老可以舊所儲五百緡奉湯藥餘以買石刻寺記歸印土境如所教得石太湖鑄之舟載以歸而境為予執侍復請識其後高字獨峯云而記所謂派別為三曰紹祥紹經紹益永康正因慧月法濟志大

道高義制禮中者妙曉之派也而紹祥無弟子曰紹洪
永寧正覺惠滿法喜智聚道東仁寓義境者妙觀之派
也曰紹端永瓚正傳專燈法雲志謙智玉道昭道敏仁
安義珍永則信果者妙隆之派也

題東林寺重刻李邕碑後

廬山之勝甲天下而東林又山之勝處也由遠法師居
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提公易為禪林而寺始大其間
名賢品題不啻千百獨李邕碑以字畫之妙為世所珍
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既新其寺復取李
邕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無今古時有廢興而文以
紀一時之事耳師者宜訓人以道於字畫何取焉而禪
師之言曰道外事乎事外道乎華嚴法界世俗衆藝皆
為道用且吾以興復之勞歆後之繼吾居者皆若遠公
照覺能隆其道以昌吾宗又豈無如邕者而述之於將
來也故吾刻之石庶有勸於後云龍翔法弟大訢聞而
識其說于下

題放魚記後

越之諸暨有湖環其廳治歲取魚鼈之利以助公用宋
政和中有陳尹者禁采捕以舟載魚悉縱之長江中復
語芝園照公使記其事雖惻隱之見於一時亦足以規
其平日之用心矣夫仁及虫魚則惠於其民可知也能
與名僧游則其具正信為法擅度尤可知矣視今汗吏
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漁取吾徒至傾貲以結之飲酒敲
以啖之猶不能免況有澤及鱗介者乎予不能隨時俯

仰動遭譏詬固無芝園之道以化其俗又安得陳尹之
為政使民與物各安其生而吾後可倚為外護者於明
慶宗師以芝園遺墨命題重吾所感云

題趙間書心經後

司馬君實嘗書心經以贈僧復題其後謂韓退之排佛
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要自胸中無滯礙由是觀
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尔跡之弊雖聖人不能
去若惡其跡而棄其本是猶惡焚溺而罪水火惡噎而
罪饗者也雖其好惡取舍之不同猶能明佛之理而交
其後之賢者視今之庸俗隨時趨尚孰有察夫理而別
其後之賢否哉太原白氏世為金國名臣正大年間有
樞密院判諱華者為亡父朝列君資冥福設齋以延三

教之名士時間以趙公書心經遺之以其親之不可見
而靈明不昧者未嘗亡也若經云五蘊十八界四諦十
二緣生皆外物之累於心了無所得雖以之振天地窮
萬世而不變不壞是所謂以道論其親孝之大者也後
趙所書經散落江南樞密君五世孫名瀆字子通為御
史掾得之南閩僧舍及子通仕建康錄判遇知 文皇
于潜邸連升為青塔慶壽集慶三寺營繕司官暇日出
經示子以媿非大顛輩可接退之諸賢而獲交子通子
通明敏進用未已可彊其宗詩曰孝子不匱永錫尔類
白氏有焉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皇像頌有序

天曆元年十有二月 上命以金陵潛宮為大龍翔
集慶寺營之三年寺成以至順辛未十有一月廿有
四日立覺皇像住持臣僧大訢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道悠邈至理可推靡愆于度寒燠四時龍之變化不
可度思時潛時飛雲氣隨之 聖德如天其動猶龍澤
及九有睇焉舊宮舊宮我之神物搗訶祀我覺皇降福
實多惟覺之道有權有經天人異類罔不或承并包百
氏妙合大同匪室而有匪蕩而空道之精微言所不及
疇宣于教而像斯立像立教宣如振于鐸我拜我瞻其
容於錄一善之萌蹶然有作孰鋤其驕悍夫揚若凡今

臣庶有萬其區方之中土壤異俗殊因不由教畏惡遷
善矧是邦人和樂衍：鍾山左顧石城右回如瞻雲旗
輦路透迤爰播仁風八表同春物安其性人合道真金
石可磨我頌何有 天子萬壽與天同久

卷之二

箴

約之箴有序

義興裕上人問字於予、字以約之彼僞者謂孟施
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要也言求於外不若
反求諸身吾興裕學佛者也佛之道多方東漢時法
入中國又四百年而達摩始至以直指之道教人而
人廓然獲所素有今吾興裕又宗達摩者而裕也學
瞻而林博且方盛年予思其溺於文而不知所返玩
華而喪實無乃有負於吾宗耶故因其字而箴之其
箴曰

儲藥于卑岳增川委疾而療之刀圭而愈道之淵博如
江如漢愈涉愈遠心悸目眩不有至人勅其技夢如臨

濟玄如德山鑿裕也多材只益多岐約之約之其必如斯而已

明善箴為陳氏作

天性之善充乎至仁如天元氣與物為春有萬不齊流布無垠大包六合上縣星辰霜烈霆怒陰伏陽信時之禎祥而生鳳麟亦有虺蜮戕于生民椿壽菌彙百卉榛榛土滋羣植海岳潛珍誰其司之變化如神心先天地大哉惟人出入萬有往復如輪由已所業報施相因隨業而異其性則均有印生棄嵩岳濟申繼德弗類動合道真堯舜之聖象朱傲器羊舌履宗若教隕身為彼宿惡化弗柔馴粵若眾萬總之說之不有先覺匪教昌導若虞機括其發千鈞止水有波明鏡忽塵求復于初光

明日新涵養之熟純粹以精猗與陳君信行振、字以明善爰咨爰詢為德弗怠百禄是臻詩以告之無謂謔諛誦而弗替請書諸紳

元履箴為臺郎高君作有序

少師姚公嘗命高氏兄弟十二人之名若字復申其義為之序予所交者曰絢字元履文而賢故獨美之作元履箴

身歆所至履之以足心有所詣馳電速不虞于蹶或蹈之谷周旋以規如較於輻布武于堂四海揖讓詭遇疾馳以得為喪由禮而動惟顏是詔帝惟女歆陟降左右高氏多才履也尤賢有文几、既秩而間爰結其綦載揚其裾坦、周道何天之衢

贊

妙法蓮華經贊有序

三韓桑門心竹游京師市白金以書妙法蓮華經既成寓書吳僧子梅曰吾茲不易以子有高行敬以遺子然江南氣蒸溽必絨諸笥遇庚伏則叢而曝之拂以纖縷毋毀焉梅受之如所誠以歸于肆經之臨安淨應院又思後之人不之秘惜也亦道士張一無求予識其故梅號雪谷嘗夢人有宿讎抉其舌斷之旦起不能言遂瘖禱逾年復語慧辯過人益通梵語予未之識聞一無云一無素謹願其言可信然系之以贊曰

大聖作神龍躍其施博咸乘時善其機勇有為彼慢者

呱弗乳背厥母聖之天冥化權喻以蓮觶尔苗茁者蒙
卒若一軌似之德無疵詔來茲匪金銀堅不磷猗若人子

摩騰竺法蘭贊有序

按周書異記載西方佛生及終之事而列子亦曰西
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
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
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特未廣其教於
天下也至東漢明帝始以夢感因傳教之對遣蔡愔
等使西域求其道而摩騰竺法蘭亦先自天竺來由
此經像大被東土固佛之縣記必時至而機熟然非
騰蘭與此土人有緣契疇克爾耶有以二大士像

示予者謹再拜而為之贊曰

日之方升照有先後或隱或曜非日之咎伊昔吾宗自
西徂東屢出屢沮時之未通在漢永平格于帝心遣使
求之維遵與悟粵若二士作如來使有馬翰如負經以
至如彼旱暵時雨乃作沃我焦壤是刈是穫人道之貴
在於明性百家異說孰不自聖匪小而偏匪蕩而窒不
有大教道幾乎熄去我二士復逾千載龍藏之文浩若
河海匪津匪涯誰與航之豈無緇目孰能張之孰圖二
士顧頰方睟欲挽其袂逝從之游

妙有堂贊有序

三藏大法師居京都聖睟甚焉王公大臣就而論道
者曰以千百以國朝輿地之廣萬方畢臣遣使朝聘

風俗語音之不同其司賓臚傳若古之曰寄曰象曰
譯者視百倍蓰而師悉通之庶事五朝皆授官一品
古澄什蔗以過也而退處一室泊然作堂曰妙有取
諸經所謂假觀者立一切法雖萬象森列一念空寂
而證以不有不空即常絕待即師之禪觀三昧者也
謹為之贊

妙有之堂毘耶之室不假不空非顯非密默而恒照用
而恒寂太虛一塵萬古一息天人來忝華雨如積五竺
之西大荒之北九譯獻琛有萬諸國師發其秘相頤而
失再示之訓充然有得曾是大邦萬生其良于耀有章
鼓鐘于鐸壽我 聖皇邦家之慶作我贊詞無愧斯堂
玄卿贊有序

臨江潘雲谷善造墨至順間携之京師翰林虞伯生
見而奇之先是朱萬初以墨進 文皇勅投奎章閣
直長伯生歆奏潘代朱潘辭以親老願歸養於是
一時名公益奇之作詩文贈者亡慮數十篇潘若榮其
歸因語人曰吾與墨若宿好為之幾四十年而彼窮
於是矣時至山谷擇松之膏馥列炬然之覆以密器
復穴傍以泄烟使傳數器而後烟始清弥日夕忘飢
渴而所取僅銖兩法用金珠貴劑擣和使久益光潤
吾貧無有至鬻他器物購之不靳也故吾墨不多得
庸富人欲高直求售吾不辱吾墨使屈見之吾固不
負墨然吾無它能四方識不識咸以墨知吾名而墨
亦豈負吾哉愚謂潘之於墨能勞以終其身費至於

破產而不二其心蓋游於藝而進乎道者也其承蜩
丈人輪扁之後與世之士君子口誦仁義及臨事則
悖所學與吾徒業稱傳道而志之專守之固求若滿
之誠於其墨皆可媿也於是作玄鄉贊以遺之
陶以世易類也日遷可久可速惟吾周旋丹鉛後來或
屠吾上亦有繪事頃刻萬狀吾傳恣之千里覲面以吾
記事巧歷百萬有文庠之嚴于日星時致雷電蛟鼉夜
驚我匪知玄智出玄下尚忍磨磷齒髮日化

堯鄉御史冠像贊

服以彰其德而服之維稱也冠以著其法而孰于正
也儼乎其若思則如廟如郊而敬也蒿華千尺鏢白日
而烈秋霜也與物同然而海涵春盎也運衆輻於一轂

而納萬象於一鏡也固天將利其器而後以康斯民而
司王命也

王道人贊

壯游江湖晚歸田里仕而知止富不求餘得非蒞利於
鈍而用智以愚與物浮湛隨時卷舒閱今古為夜旦以
天地為蘧廬辟之雲霧不雨物自沾濡璞玉在山草木
光腴故吾嘗愛王彥方馬少游之為人猶未若龐蘊李
通玄之達識而公則廣幾其徒也

趙宗吉御史冠像贊

稼而穡期豐積邦乃足食源之長其流湯之為湖江有
文郁之學以薦之既仕而祿何以告之冠豸之裁其容
有赫思舉其職以蓋王國王國有待維楨維藩克保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任式無爽于言

蒲室集卷之十五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聖教東漸時尚屯僧會始以設利微教傳千年演大乘
音聞孔揚鏗華鯨聞寂覺空妙道凝非言非默非色声
天清地寧歲豐登祈天壽考億萬齡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天寧深公葺其寺大完作鐘以考擊之衆肅如也南
昌大訢為之銘曰

大哉聖教顯幽咸若一音普聞萬類齋作疇克宣之有
声春容警昏啓曠開陽闔陰夙夜有恒與時降升籟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谷龍吟于泓大啓其機怒潮迅霆聞而因覺視此刻
銘

集慶路崇因禪寺鐘銘有序

天曆元年七月 文皇發建業幸江陵臺臣從至新
亭之崇因寺張燕而別明年遣使賜白金于寺又八
年住山正遠葺其寺大完作巨鐘宣教令警幽曠以
無忘羨壙之思焉豫章大訢為之銘曰

龍光有煒新亭燕喜神用相止宜膺大寶高凌言々氣
鬱而宣爰播鴻音上聞于天天聽匪遐顧我下土大定
超然一息萬古永懷 聖德有聞而覺聞寂覺圓萬化
磅礴昂哉皇々而應典方谷虛不盈吾道其有終

板銘

匪朝匪暮兮尔声孔揚更百世兮尔質弥貞吁嗟乎人
之有生

龍河廣智菴鐘銘

龍集丁東菴成鐘在簾訢作銘扣而應器之弘寂弥覺
聞非声

板銘

警急昏惟尔訓誠之至天人應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有序

皇帝南巡時嘗幸潭之開福寺住山志福以遭寵遇
思莫報稱乃曰观音大士由音聞以證圓通而鐘又
音之弘者警昏啓曠為益滋多於是範金為鉅鐘扣
擊以贊鴻釐而宣聖德也使來謁銘々曰

遊矣南服維嶽莫之六龍行天赫然眷之眷之維何緊
我覺皇維皇同德以宅萬方如霆之震百壑斯作大
風何從萬谷若谷微音鴻烈不在金石神人報功願播
無斁乃酌金齊乃擊乃考聲容孔昭亦寓于教萬室夜
送匪警而寤闌幽出冥有萬其趣疇不耳聞而聞以性
六用無偶萬物齊應川后山君不有駿奔何福不降以
開皇元吾宗尚賴昌于世刻銘同久敢告臯氏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定林寺法嵩講主化諸檀越作大鐘龍翔寺住山比丘大訢為作銘

大揚聖教辟暢理彰機之弗齊或翕或張有聞咸作爾
音于鏗如鼓其部啓幽迪揚進脩無住由聞取證常覺

而妙聞亦非性今古無間物我同真非言非默常宣法
音設教如是惟嵩克似勒此訓辭以告臯氏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有序

番易諸山舊多名宿故妄庸者不敢廁其列西竺紹
曇歸住安國寺既以才德之美服其人又能興廢補
弊範金為巨鐘朝夕扣擊以警其徒使來謂銘曰
無象之先同乎一元有生以形如流失源惟覺有訓克
復于本耳聰而聞盡声泯聞性不昧非寂非声空劫
日用非去來今鯨吐雲合香水如谷大定安不起于
榻拯彼沈溺滂九泉長夜忽旦而升于天導師作鐘
其旨如是以如是聞無媿臯氏

廣智菴三小鐘銘

聞而覺、而妙心非佛智非道體之成倫五行扣而鳴
妙與化冥孰謂人有知覺 不如物之無情 笑憇子
作鐘朝夕扣之以警吾徒

二磬銘

聞無聞妙而神兮 靜而應毋不敬兮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有序

番禺克齊忝南屏佛智歸住南淩之崇教廿五年矣
大新其寺復鑄鉅鐘以宣其教使夫人天幽明異類
聞而警悟以證入圓通三昧其施不亦博乎乞銘於
龍河笑憇大訢為之銘曰
扣而應體元靜用則神誠夫性噫惟汝不言之令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有序

番禺正達由金陵崇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爬梳
補苴未一載而罹鬱攸之變達乃益自勵誓圖興復
先有鉅鐘為湖右冠銷鏹漸盡矣始謀更作之非欲
侈舊規所以肅叢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由音聞以
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之完美可計
日成功也寓書求銘為之銘曰

計籌之山禺泉淵、武恭之汗禪宮渠、禪祖是居有
林其徒道傳教宣不煩於言考鐘于縣警贖啓昏聞於
無聞惟覺之元囿千化中或塞而通惟彼祝融作我中
興百煉愈剛其声孔揚鳳躍鯨吐萬礎星羅惟達之勞
蚤夜以同令音無窮有永吾宗

寧國路珩琅禪寺鐘銘

永嘉留一閑住宣城珩琅禪寺繕脩大完復作鉅鐘
寓書求銘為作銘曰

傳道以言、有窮示以寂默或不通資汝考擊開羣聾
警昏榮息善以萌聞於無聞、性字無思無脩超聖功
珩琅削玉青瑛瓏栝渡振錫遺竒跟惟啓似之昌厥宗
欲以萬石苗春容鼓索特奮千夫雄寒潭照空吟老龍
虛谷谷響萬竅風啓之善訓寧無同我為銘之惟汝庸

建昌路福山禪寺鐘銘

鼎山新禪師主盱之福山寺百廢具舉乃範金為巨
鐘使來謁銘、曰
閻楚之文山斷若玦師據其衝過者必閱無當其機久
默斯要假尔令音以宣其教尔虛有容而應不窮十方

無間如風度空霜月夜寒萬籟不作聞非有聞覺亦非
覺嗟尔來學妙乎師承大振厥宗我銘是徵

銘

存之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人之奉身與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人所均有奔軼蕩汨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惑內程蓋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之以完顛沛周旋儼若前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衽席弥綸宇宙匪迹而遐河海流潤莫著乎德鳥飛魚泳怡々慈順維涼國是訓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近思齋銘為楔公遠作

天日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德淵如泉我求而獲衽席之間聽視言動或外誘之川潰于防何以復之萬殊一本萬古一息日用無間燕處飲

食亦有萬卷父子師友載膏尔車言駕周道于王作賓
公侯之孫乃眷環堵爰其高門

敬學齋銘為管元賓作

工試以藝巧力日至賈之於利歲閱月計我治于內日
益日損秀鉏其驕苗冀其本六合之富萬物之有我獻
我爾我納自牖物我無睽而應無方如雲膚寸雨于八
荒不有涸其源濫觴勗哉君子銘以勿忘

魯山銘有序

文皇以孝治天下嚴祀祖考特設太禧院搃之復
置隆祥使司皆以師相領其事其司屬悉選用不輕
授平江善農提舉司其屬也掌承天龍翔崇禧三寺
之田賦高昌岳公魯山實為官長龍翔以文皇潛

宮安奉神御春秋二忌臺臣展祭如生後至元五
年正月岳公來董祀事凡酒醴牲牲餼果體節之薦
視滌之潔禮敬俱至觀者太悅謂公雖貴胄而詩禮
如素習其稱魯山為宜為作銘曰

高昌之裔去魯萬里孰羨魯邦魯多君子魯山維藩岱
岳中起孕靈毓秀天畀厥美魯山之雲為雨崇朝魯山
之石盡為瑤瑤作我國珍生甫及申不于其身以施後
後人

定林佳處銘

金陵王載之讀書于祖瀧贊善精舍扁其室曰定林
佳處笑逸子為作銘曰

定林有泉有蛺蝶靈雨無爽作我豐年定林有石無

以攻玉為主為璋泄我膏沐桓：舒國平生伊周用不
迨志終愧巢由青松華髮逆旅身世歸榮于出佳處在
是勗哉尔後求志乃翁蓄而不施天畜其豐豈無駟馬
來林之下無易其處樂我鐘鼓

頑石銘

荆山有璞和削其足靈壁有貢裕凌之辱我守其頑庶
全太樸傲皴皴于雪霜寄偃蹇于林薄無光潤以媚烟
雲無蘆稜以露鋒鐸尔羊羣牧尔牛礪角苔温夜跌風
清專壑勺一窪於四溟載一卷于五嶽所謂外癯而中
腴配懿德之無作者也

書帶軒銘

鄭同甫名其室為書帶軒取鄭康成居不其山有草

如籛曰書帶云里人大訢為之銘曰

通德之里聖學淵藪道之翕張乾綱坤紐大和薰蒸庶
物蕃膴山有豐草溥露濟：穆如清風沛然時雨厭原
訢：化成鄒魯克縉其緒子鄭同甫言禱其英於焉容
與以束以紉萬卷有序稷執孔碩舜陶不羸尔維似之
以昌而祖

卧雲室銘

燕息之安孰不求遂藉之觀能奉以甘毛毳或惴于心背
若芒刺千金廣居不易吾廬有滄自西其光如濡匪驅
匪疏聊與子娛或以寢處或以寤歌不違衽席孰阻巖
阿其居伊何維德是似庶幾無愧旌以勿替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嘗觀於人有負不世之林鍾蓋代之氣天機矜能神巧
運智位崇謗與名高毀至如焚膏之方炎俄光燭而燼
棄孰若我師之無為若將頽然於一世故太声之遠播
倏颺馳而雷厲萬乘向風安車莫致王公問道跪拜趨
事亦有島夷致書奉弊士女提攜千里委積家祠繪像
教載飲食如嚴君親惕若僕吏公固逃之莫釋重累垂
髮垢衣茅茨不葺澗飲一瓢食粥一器世皆仰公莫識
公志內已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明化率異類特其小
耳道豈在是辯劇連環理貫百氏脫口千言落華萬字
夫豈多能公之游戲濟北正宗凜乎將墜辟之九鼎一

絲是寄敲林麓：黨閥族詈勢奪貨取魔孽方熾如取
大盜官授之位肆行詭隨孰別其偽彼之所榮公之所
愧故於大方却走畏避宗唱之濫眾響同吹口耳授受
相悅狐媚師寧不言豈曰無意誰其嗣之百不一試世
無知公千古長唱遺言見及置我鑪錘豈敢忘之撫膺
喘：正宗是慟胡收我涕

祭鄧善之使君文

惟公學究天人之奧道通性命之原已驗諸死生之際
神完氣正遺濁世之孤騫則我方外之友無牽于愛夫
何戚：於言又歷觀其平生令聞声光駭動一世亦風
厲而霆奔早入成均下帷討論暨領憲細民以不寬乃
鉏其驕此苗而莠乃黜其偽彼鶴而軒至若經筵之召

對示師道之益尊進嘉言於啓沃贊一氣之元：或霜
露以成物或煦育之春溫灑：乎如河漢之無極孰窺
其演迤於崑崙幸名遂而身退猶眷：于寵恩就第賜
金侑之上尊固人生之無憾復垂裕于後昆愧我野衲
往來公門蒲龕夜定貝葉朝翻啓玄機於破的會眾說
而剖藩拯泥塗之墊溺炳炬照於重昏故吾宗之紀述
每增重於輿堵美哉黼黻迄乎崇垣念德音之未遠涕
磨厓之可捫此吾黨所以致哀于一奠而莫能起公于
九原然公之靈何往而不在豈與死而同盡生而獨存
蓋將亘乎終古融諸萬象包六合而溢乾坤則公與我
之無間又何待於三生石上之魂與有聞而擊節庶不
徒薦於蘋蘩

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寂於湖之餘慶
菴越八日訃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思建安自如豫
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奠為文而祭之曰公居里閭
孰非遠游取友四方楚蜀閩甌其友何人孰感于中匪
親匪暱涕之無從不以令德既賢且藝顧頽豐貌天授
之器莫知其它居焉即世無寧多能以速百歲彼昧
者或鼓其喙謂善可怠謂惡可肆我知彼蒼無預公事
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古長喟顏柳楷書洵
常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遺身後光恠設利世可
聞見猶或不墜矧其內者非我能議胡攪于懷蘊藻莫
備公寧有知薦此歎歎庶幾吾徒是訓是勵

祭信南海文

予與兄同侍先師入泐相處固密且久而眾中交游動
成阡陌送死聞訃時若驚憂及事過即忘獨聞兄訃惻
惻不已者追念先師在百丈時眾不滿百常多奇士兄
剛直孤介人以令器期之後聞出世有眾千人大行先
師之道於領海間年五十一而化此其可痛也又臨終
時瑣弟適在側以訃音隨海舶而至舟數四將覆而僅
免若有神護以致兄之言於予也則予之言兄豈有不
聞者耶近時師資不明其上者取古人緒餘口耳授受
而下者以賄勢河附同黨牽援而予與兄幸無此愧故
今設奠于室敢以無愧者為薦冀兄大寢定中聞之有
以契予懷也尚饗

僕後弟知津文

自汝從吾十有三載吾收汝以勞而不能訓汝之道吾有負於汝矣吾以天子賜田欲復其賦役而遺後人以安故遣行宥與汝請命于朝凡三入京往返數萬里使汝負病朝夕號呼行已及境不能信宿而至以見吾面竟客死于維揚汝常晨起誦經夜為鬼神施食力疾危坐念佛不輟而終賴友人買棺闔維累骨而歸嗚呼痛哉汝身頽然吐音如鐘往來朝貴間善致辭令御下有恩而威賞必行司帑庾無毛髮苟取又能諭其黨使皆廉勤故吾每事委汝益勞悴而久受疾于身不以吾告而不知也汝無它儲惟有米百九十石皆吾積年以與汝者汝臨終之言以七十石貸於客戶歲取息給

衆僧之醫藥八十石以奉母及諸弟四十石與受業中竺并吾塔院吾悉如汝言也汝二弟吾教之恤之使省汝父母汝前年沈洲開田六千畝寺之衆賴其食於無窮也吾令沈洲之人祀汝使一飯必祭擇地為窆以葬汝骨旌汝之勞而尉吾思吾固知哀悼之無益而惻不能忘汝者以茲山開創之不易求輔佐之能如汝者無數人焉其誰與謀之手吾常異汝言吾年未甚老而衰憊異常侯侯蠲賦之文下即求退而菴居汝方壯豈無二十年以養吾老然後隨汝之器而授汝之道庶幾甬汝之力而息汝之勞豈謂汝遽舍我而先歿也汝壯猶不可恃況吾衰憊者又豈可逆料哉昔吾祖以栽松道人老囑其倭化再來付以衣法汝能効之則吾當

忍死以待汝，有知乎汝無知乎。

吊鉤忠憲公文

士平居議論無所不至，臨小利害則易其守，孰有委質徇義，殺身成仁者乎？故觀人之道，惟死不容偽。曾子易箦，子路結纓，雖有常有變之不同，而同歸于正。龍逢比干，死於諫，叔壽申生死於父命，前史書之。若中丞鉤公伯宣之死，於其官者也。至元中公為行臺官，居金陵時，江淮省有權貴怙勢不法，公命御史劾之，馳奏語泄，權貴賂宰執，誣公以它事，追逮維揚。公手書付從子自誠，謂臺臣義不受辱，引佩刀自決。天下共痛之，而喆者謂公剛氣不忍死，待辯能自暴白，不必有罪，縱有罪不必死，噫！以公之智之才，豈不能是苟能是正，小人之

僥倖而公所深耻者也。况其時權臣肆威酷吏濟虐，必深文巧詆，鍛鍊成獄，公冒屈膝就訊，偷生免禍，哉！縱身脫虎口而臺細委地，故慷慨就死，使朝廷知臺有直臣而紀綱益振，奸邪膽落，而小人知有所畏矣。公死三十年，御史臺請于朝，謚忠憲，追封彭城公。又二十年，公從子持卿以公遺書示予，伏臨林下於世，無所欣戚，然於公之死，不自知其悲且憤也。可敦薄俗為詞以悼之，其詞曰：山有虎子，水有蛟，敬禦其害。予吾操吾刀，匪力之弗敵。子匪智之弗周，時偶失利，予竟殞身而弗救。肆彼蛟虎子，反起其仇人，不念之兮，忍匿笑而聚尤。終譽顯，兮莫贖其勞，尚賈餘勇兮，神與化游。浮雲駭兮，龍為輶，覽故土兮，尉予憂。予憂兮，昌廖些，悲風兮，大招。

祭穎侍者文

吾宗授受不乳而斂機應氣感克類克肖子有令姿爰啓其要有声春容如樂九奏庶幾吾宗可起其仆寧有鬼神願我弗祐有生芸：萬化一園生之維艱既毓既茂我刈我獲胡剪我秀人猶念之我心孔疚物有不齊將誰歸咎我祭而享矢辭以侑

祭徒弟行宥文

吾德薄多艱累諸徒以勞役而致斃者凡數人而汝最苦痛始吾起廢杭之鳳山汝來佐吾繕脩五年而寺完及遷中竺雁爵攸之變克圖興復汝勞居多天曆之初文皇以潛邸為寺召吾主之始未有稟給薪米鹽醢惟汝措畫元統間上命鬻田于寺蠲其差稅而未得者

部文下使汝請于朝一再往返萬五千里經涉四載風雨渴飢傷汝肌骨吏文深刻甲可乙否勞汝憂思幸賴卿相愍汝之誠憐汝之勤啓奏兩宮文移臺省官免稽逋數積千餘貽後人以安惠及百世觸熱來歸嬰疾未覺予喜汝至露坐通夕吾欲退休命搃庶務汝辭以疾吾固不許豈謂竟死於是耶以汝之能吾愛之至不知速汝于死汝亦忠勤不遂吾志死不辭勞汝在京都奔走官事或終日不食吾書責汝過於儉苦無斷口體而戕其生以貽吾憂孰謂驗於今日也吾住山一無所成而累人以死不能為汝師矣遺恨冥：可勝痛毒吾受命先帝開創茲山歆弘吾祖之道訓迪後人必資於居室食用而所以命汝者為衆也非為已也期於

報先帝而於吾福之道也而今則已矣吾疾日加雖退而未能去譏謗蝟生無寧日矣況復失汝而任吾事者誰歟汝初入都吾與汝金汝思不足罄私橐以行歸不求償而歸其贄幣餘纖介無取又良難也汝忠於師勤於衆為善而不蒙其福人所與而天奪之何如也彼貪無厭竭于貨而覆厥事而壽而康者又何如也而果因施報之說為虛矣或謂業感三世得非嗇於今而豐其報於身後若是固有之而昧之者不得而知也汝力疾危聖念佛而化佛即自性念之不昧無係於身之生滅世之於彼庸置析戚於其間哉然至人不遺情達士不廢禮雖寓一哀何傷焉予以明師資之道盡死生之義我心汝靈洞然今古吾歎吾哭之不慟不可也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公與先師齊驅宋季潛子器之雷動一世後七十年惟公獨在趙州汾陽高出行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榮我駕蹇箴我狂溢我來金陵不阻書誨我眷茲山翠華所屆倚公之重推冠海岱累請于朝待命不至胡以訃聞德音未沫濟北之宗蘋焉孤寄承乏何人化為異類所恃惟公庶幾知畏公復往矣而我何恃如舉九鼎界之孺稚胡力之任不顛以躡孰云潢潦可接巨派孰云焦壤可沃霈：猶不遐遺置我鑪錘有赫其臨光吐虹霓尚聆後訓霆烈飈厲平生幾何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私我涕

祭高獨峯文

高公獨峯長老於至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往赴海鹽天
寧住持於九月廿八日示寂越二十日訃聞十月廿五
日龍翔寺住持大訖設位于東菴披誦華嚴法華妙典
用伸莊嚴仍以湯茗之奠而祭之以文曰師友道喪汗
合黨分子有卓識獨拔其羣始求其師凌霄集雲取友
推何龍河之漬以道淬礪如叢與存潛子器之輔之以
文進琢之妙盡為瓊瑤衆羽翹飛集于鳳鸞庶幾吾徒
以討以論弥年嬰疾尚接笑言列剝之聘歡動于鄰我
惜其去思勞厥身方通安問隨以訃聞居然隔世曾不
逾旬如戎長途出戶推轅雲天萬里飛不盡翰遺物分
寄益感義敦猶懷慈母白頭倚門貽書故園聞者悲辛
念子粹美無媿古人平生已矣徒薦蘋蘩尚享

祭映石室文

前育王石室法第禪師以至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示寂
於吳江受經普向院閣維獲設利齒牙不燼涪葬於受
業祖三藏道法師之塔踰月訃至于山門科徵稅糧
無暇越八月十七日先師晦機和尚遠忌乃具位以配
俸湯茗時羞之奠而哭之以文曰寓形於化衆萬不同
及覩其畫均於一空我痛石室天毓令質道昌于言玩
華咀實四方仰之寢音仲靈載登玉几我祖是承胡病
而寔寒暑莫禦我闔其卧僵起屬語遺物示意佛祖是
貽死生永訣不忘歲規逾月聞訃設利臙臘素之宰堵
如三藏公為位設奠書緩告罪先師諱日期子克配師
友無人我何獨立道喪千載寧忍一泣尚享

祭後弟寶滿文

汝親昆季四人從釋三為吾徒皆能効力汝兄赴都不
返而卒曾不半載汝又繼沒孰不憐汝我痛何極我徒
亦多獨汝溫克彼汝于勞靡間朝夕寒暑渴飢奔走匍
匐速汝于死繫我之愚孰非虛幻有生何益牽于愛思
如焚如溺吾嘗訓汝先聖是則大定如：常用而寂物
我同體今古一息汝惟服：超然自得我何不忘撫念
疇昔汝有遺言散汝遺物吾與汝粟歲貸取息遇夏設
供與衆同食石塔新成樹之松栢期與汝兄同葬汝骨
汝聽吾言庶尉悽咽

祭蔣棣軒提舉文

至元五年九月廿八日方外辱交某謹遣使子收以湯
茗齋羞之奠致祭于棣軒蔣君提舉之靈昔在鳳山有
田陽羨力殫于理射不及貫所賴令子以掖以援入承
教命出叶成美式登公堂和樂衍：爰念先君早即于
竈與公同年公老益健每接公顏惕然深眷令子才敏
馮驩虎奮復忝同甲愧我賤困跡阻方外情均童外我
遷官寺音書靡間遽聞公訃失叫驚惋義有不忘脫驂
舊館亦有挂劍擬各一矚矧接綢繆婆娑歲晏世之所
畏死生之變惟神不乱古今夜旦能鑒余誠千里一瞬
如平生歡泛此灑：尚享 宜與蔣公提舉之喪方外
交某既遣使祭之聞葬有期不克躬與執紼復令兩序

比丘廷俊聖翁特往致奠而寓之以詞曰人之交好有
異而同奚戚疏之足較惟事合而義從始余錢唐之匠
徒寄孤立之微蹤念弗蓄而弗構甘坐棄以罔功賴令
子之相成扶弱植之秋蓬承語言於疇昔陶萬化於春
融悼書疏之契闊語魂夢於音容被懷惠之弗忘而蜡
亦祀于坊庸矧孝施而弗報無介而不通慨死生之夢
幻等聚沫之飄風惟昭々之不昧固將挈天地而騎鴻
濛軼八極以超萬古如循環莫知其終則吾之不遺情
而循禮猶將委順于化中非有得於神會之外夫豈跡
局而情封公來歎只獨鑒予衷

